

語體文選集

第五冊

【

MG
G634.3
43
.5

上海主教惠准

語體文選集
第五冊

王昌社楊晉雄編輯

上海土山灣書館發行

No 653-5

4000 8-40



3 1774 3768 2

ELECTA LINGUÆ SINICÆ ORALIS, VOL. V.
Auctoribus Professoribus Junioratus S. J.
Zi-ka-wei, Shanghai.

Nihil obstat
die 25^a Maii 1940
F.-B. WAONG S. J.

Imprimi potest
die 27^a Maii 1940
Y. HENRY, S. J.
Sup. reg.

IMPRIMATUR
Shanghai, die 27^a Maii 1940
✠ AUG. HAQUISÉE, S. J.
Vic. Apost.

編輯大意

一 本集宗旨，在把辭句優美，思想純正，興趣濃厚的語體文，貢獻於一般讀者。所以本集既可作鑑賞的資料，也可為寫作的模範；如有初級中學採作國文科略讀用書，或語體文教本，也頗適宜。

二 本集共分六冊，由淺入深，由簡及繁，每冊各五十篇，可供初中一學期之用。

三 本集選材，以有文藝風味的文字為限；包括詩歌，劇本，小說，故事，傳記，遊記，雜記，日記，書信，演說，小品文等類。

四 本集每冊，選自公教作家的約三分之一，選自教外作家的約三分之二。又現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四，古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一。選擇標準，但看作品的價值。

五 本集為便利讀者起見，對於入選的文字，稍有剛易變動之處，尚希原作者加以原諒。好在所選各文末尾多註明出處，讀者如果要知原文真相，不妨查閱原書。

六 本集註釋，甚為簡畧，因註釋太多，易使讀者生厭；且原文中無關緊要的難字難句，本集已酌加改換，不需另行加註。

七 本集正文用四號字排印，取其字體較大，筆畫易於辨認。惟有換行太忙，或篇幅過長者，則用五號字排印。

八 凡通行的國文教科書中常見的文字，本集力避重複。

九 本集自某書選出作品，並非就把原書和原著者整個地向讀者介紹。因為有些作家的作品和思想，未必全無疵病，尙希讀者注意爲幸。

十 本集爲上海徐家匯耶穌會文學院所編輯。編者學識有限，且因種種關係，許多材料未能列入，當於再版時力求改善。如蒙大雅指正，不勝感激。

民國廿九年四月編者識

第五册 目錄

一	不用心原因	一
二	丹鄉	九
三	巴黎的聖堂	一六
四	慈母的心	二九
五	鄉村雜景	三七
六	海燕	四三
七	十年之前	四七
八	拜會祖母李太夫人墓	五五
九	父親的病	五八
一〇	杭江之秋	六五
一一	邵冠華詩兩首	七一
一二	夕陽下	七二
一三	貓	七三
一四	淑士國	八〇

目錄

一五	劉老老	八七
一六	李廣	九三
一七	憶兒時——吃蟹	九八
一八	唐人七古二首	一〇一
一九	蘇武	一〇二
二〇	望鄉	一〇〇
二一	黃明江	一〇七
二二	宋詞兩首	一一六
二三	馬相伯先生的雄辯	一二八
二四	西行通訊一	一三〇
二五	西行通訊二	一三五
二六	一個蘇俄反共嫌疑犯的自述	一三九
二七	草船借箭	一四九
二八	游赤壁散曲兩套	一五五

參

二九	誰都這樣	一五九
三〇	一個小農家的暮	一六〇
三一	在恐怖下的蕪湖	一六二
三二	潘先生在難中	一六七
三三	如達斯以寡敵衆	一七三
三四	他們是五百個	一七七
三五	彭恩斯神父被擄自述	一七九
三六	苦幹的意義	一九三
三七	眞幸福	一九八
三八	藝術的分野	一九九
三九	丁在君這個人	二〇一
四〇	小耶穌的賞賜	二〇五
四一	寒夜詩兩首	二一八
四二	白馬湖之冬	二二〇
四三	六十分主義	二二三

四四	首瞻禮六的前晚	二三〇
四五	狄白的愛人如己	二四〇
四六	小小的一個人	二五三
四七	氣候和衣食住	二五八
四八	應酬場中出醜	二六四
四九	賣炭翁	二七五
五〇	眼光遠大	二七六

語體文選集 第五冊

一 不用心的原因 ①

常聞師長或同學輩，向某種學生說：『用心些！發奮勉勵用心些！』或是說：『再不用心，要扣分數。』『你常不用心，該受懲戒。』但是效果呢？大概是等於零。有些學生，當然是因不聽教訓，或聽而不肯實行。但有些學生，很願用心，也會發奮勉勵過的；無如老是成績低劣。

這是怎麼呢？諸君，我敢說：這因未曾推究不用心的原因。縱然苦口規勸，總是隔靴搔癢，摸不着關鍵。怎麼能發生效果？

原來不用心的原因，是很複雜，很微妙；並不如一般人所想的簡單顯明。有在學生自身的，有不在學生自身的，即它方的。自身的原因，大別又可分爲

一 不用心的原因



一

1

生理的與心理的。它方的原因，可分爲教育的與環境的。

(一) 自身生理的原因 在這裏，又可分常久的與暫時的二種。

(甲) 常久的原因，或是身體衰弱，或是神經系頑鈍。身體衰弱，譬如患癆病者，有痼疾者，他們在平時已是面黃肌瘦，弱不勝衣；若用心讀書，勢將虛寒虛熱，咯血失眠。神經系頑鈍，因而耳目不聰，手足拙笨；譬如讀生書，他人不十分鐘而已成熟，頑鈍者苦讀整個小時，仍是佶屈聱牙。再有一種低能兒，給他講解百遍，終是對牛彈琴；不知真相的，便要怪他不用心之極了！

(乙) 暫時的原因，或是疾病，或是疲乏。臥倒在床，不能用心，這是很易見的。但是大病之後，尙未復元，或有了什麼痛癢，譬如牙痛，腹痛，眼睛紅，手指破，雖是小事，却很妨礙工作。疲乏有是神經系的，頭腦脹悶，神志不清。有是筋肉系的。譬如同學中諸足球健將，每次競賽之後，做的課總覺稍遜。卽以我自己而論，午飯後我雖但作壁球戲；然有時興趣太濃，運動太劇，以致一下午上課

時，起初一刻鐘，祇得作爲休息時間！

(二) 自身心理的原因 心理的原因，很覺繁瑣，我且把它概括作四項。

(甲) 稚氣卽孩子脾氣。稚氣的學生，雖身在中學，尙不知求學的重要；考試雖列末名，也不以爲羞。上課時，自修時，所做的——至少所想的，無非是玩耍、談笑、望野眼、吃雜食。整日的心不在窩裏。要他專心一事，卽十分鐘的長久，也做不到。原來他們把讀書看做學生的末務；他們不懂得什麼是用心。爲什麼該用心。

(乙) 懶惰是一般學生不用心的原因中，最普遍，也最堪痛恨的。懶惰學生，並非不知求學的重要，用心的可貴；有時也愧悔自己的懶惰，也想發奮用心。無如日久天長，懶惰的根越扎越深，懶惰的權威越弄越大。但懶惰不止一例。有的自恃聰明，逍遙度日，背書則半生半熟，做課則不加思索，學業能勉強過去，便心滿意足。有的想用便宜手段，獲得學業的進步，用心固可，吃苦則斷

乎不可；結果是時作時輟，一曝十寒，無恒心，不奮勉，懶惰的本色，無可再掩。有的簡直是自暴自棄；身體也好，明悟也有，但是教師的講解，充耳不聞，自修做課，視同寇讐；他們以入校求學爲天下最不幸事！孩子氣的學生，是因爲好嬉戲，故不用心求學。懶惰學生，簡直是不願用心，因去找尋嬉戲；不是更可恥嗎？

(丙)偏情包括各種劇烈而且不正當的情緒。有些學生，很願用心，也絲毫不懶惰，無如終得不到用心的效果。他們自怨自艾，摸不着頭緒。實則某種偏情，佔住了心門。時當青年，思想漸發達，而理智未充足；情感方猛烈，而意志不堅定；很容易爲偏情所包圍，所蠱惑，所宰制！邪淫之念，在外間不知墮落幾多青年者，諸君心地光明，志氣高尚，加以我校的防範周密，訓導有方，隸以爲不必提及。有數種小偏情，——實則妨害學業，貽誤身靈，不得謂小，——同學們每自寬自恕，以爲不妨犯犯。譬如無意識的友交，時時刻刻，狗苟蠅營，找覓私下通信晤面的機會。或則小有齟齬，卽怒氣冲天，睚眦必報，涓埃不忘，忿火燒心，

愁眉不展，又安能靜心用心去求學？或則過事修飾，梳呀，鏡呀，隨身攜帶，開卷未幾，卽手掠其髮，目注其鞋，顧影自憐，翩然自得。不知人正在笑其傻，歎其妄！

(丁) 謬見妨碍用心，很是微而難察。大概怪僻固執，而喜歡讀書的學生，每容易陷於謬見；以致拼命用心，仍是徒勞無益，而且受不用心的責罰。錯謬的成見，我今畧舉數種。有些學生，專注重某科，其他各科，捨置不理。他們不知中學各科，都是常識上所不可少，都是將來專門研究的基礎。此種學生，雖某科成績很好，但以中學生而論，決算不得是用心。有些學生，一心希望學業有成，文憑穩得；但自覺明悟平常，進步不易，因而愛惜光陰，愛惜分數，真如性命一樣。這種不近人情的態度，我也不必講。但是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注重物質的工作，而忽畧理智的悟會，學業上祇得些進步的皮毛罷了。

(三) 它方教育的原因 用心只是一種心理上的準備或態度。須有材料，然後用心方得實現；須有適宜的環境，然後方得完全實現。中學生用心的

主要材料，便是上課，其次便是做課自修。故學生雖很願用心，若教育而不得其當，則用心無從實現。教育方面使學生不用心的原因，可分教材與教法二層。據本不配談此事，但據年來做學生的經驗，敢為諸君解釋幾句。

(甲) 教材太難或太易，不能使學生用心。因為太易則無須用心，太難則不能悟會而無從用心。教材太多或太少，亦不能使學生用心。因為太少則缺乏用心的材料，餘時太多，自然要想嬉戲談笑，養成懶惰的習慣；太多則頭緒紛繁，莫適所從，預備了算學，就遺忘法文，預備了法文，就受責於國文教師。又課本枯燥陳腐，雜亂繁瑣，亦難使學生用心。

(乙) 教法是用心的刺戟物。若教法乾枯，不合心理，不能引起興趣；或教者自教，不能促使聽者注意；或講解含混，或敷衍了事；那麼頑劣學生將視教室為遊戲場，而好學者，轉抱上課為浪費時間之歎。又一校有一校的景况。教師久於其位，自然經驗豐富，教法精明，教師與學生，均可費力少而收益多；故

教師而時常更換，似非爲用心學生的幸福。

(四) 它方環境的原因 環境對於用心，雖祇發生間接的影響，但這影響却不可忽視。環境有係於天氣的，有係於物質的，有係於工具的，有係於社羣的。天氣太熱，則汗流浹背；天氣太冷，則手指凍裂；天氣太濕，則頭昏氣悶；都不利於用心。自修室地位不佳，光線不足，桌椅太高太低，亦很妨礙用心。研究地理，而無精細的地圖；研究國文，而無良好的字典，充分的參考書；工具不全，則用心的效率，也因此減少。社羣方面，小之則上課自修時，同學之戲謔叫囂，大之則家中災患，時局隕阨，皆能擾亂心神，妨礙用心。

不用心的原因，如此複雜，如此微妙，又非人人一例，又能多因並起；無怪拿這『發奮勉勵用心些』一句話，來促使學生用心，是不可能的事了！是故倘若某人不用心，就該推究他所以不用心的原因，然後對症下藥。

自身生理方面：若是有常久的而且重大的原因，簡直沒有讀書的資格；

不必，也不該責他用心。若是暫時的原因，如果有真情實病，也不能無理誅求。但先事預防，却是學生的責任，庶幾少生疾病，不過疲乏。逞口腹而致疾病，好遊戲而荒學業，都是應戒絕的。

自身心理方面，若是因着稚氣，該使他懂悟求學的重要，加以監察鼓勵。若是因着懶惰，該使他自覺可羞可恥，該用嚴厲手段，加重督責，以糾正他懶惰的惡習。若是因着偏情，該指示他的隱病，使他痛自戒絕，庶幾良心清潔，用心自易。若是因着謬見，該使他自認錯誤，改絃更張，則用心得當，而學業有真進步。

至於教育與環境方面，不是我們做學生的所能夠改良變換，所以我不多話了。

選自滙學雜誌第二年第三期

註○這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徐滙公學中學生研究會中的演講稿。本文將原文首尾各畧去一段。

一一 丹鄉

蘇雪林

法國人有避暑的習慣，工作半年之後，一到暑假，各機關的辦事人，學校的教職員，工廠裏的工人，都到鄉村或山水佳勝之處，勾留數星期或二三個月，以恢復工作的疲勞。這時候想尋覓什麼補習教員，原不容易。醒秋們只好請監學馬丹○琴兒代為尋覓。馬丹到里昂各學校探問了一回，都回說沒有相當的人，她只得留下一張字條，作為萬一的希望。

有一天，一位自稱白朗女士的到海外大學來訪馬丹琴兒，自說是雪佛女校的教員，願意來教中國學生。這位女士年約三十餘歲，容貌清瘦，衣冠也極其樸素。法國婦女，無不愛好裝飾，她却是例外。但性情很溫和，教書時講解也極清晰。她對於人，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沒有過得幾時，醒秋便覺有些愛她。

法文補習了一個多月，芳樹到郭霍諾波城大學設的暑期學校轉學去了。醒秋獨自一人跟白朗補習了幾時，炎威漸退，已有初秋氣象，也想找個鄉村去住幾天。白朗便替她介紹了丹鄉。

丹鄉在里昂近郊，乘坐半小時火車可到。白朗的朋友伯克萊女士有所別墅在那裏。每客止取五法郎一天的膳宿費，算是很公道的。而且那邊風景也清幽，和白朗的家相去僅有三公里的路程。白朗說她可以常來教醒秋的法文。有這樣種種便利，所以醒秋一口答允去。

第二天，白朗到海外大學引醒秋赴丹鄉。有一羣女孩，白朗說是她的學生，也到丹鄉去住的。車到後，下車走了兩華里路的光景，便到了伯克萊的別墅。

這別墅的風景，果然清雅絕倫。屋子建築在一座高岡上，遠遠望去好像海上一座孤島。雖係鄉村房舍，藻飾也很美觀。屋前留起一片空地，種滿菩提

樹。綠蔭之下，可以乘涼。可以玩「穀洛克」球戲。空地之外繞着一道鐵欄。外是兩個不相連接的大園，聽說都是女主人的產業。

站在屋前空地上，四面一望，十里內外的風物豁然披露目前。前面是一帶山岡，遮滿綠色的桃林；女主人說桃花盛開時，眼前看不見別的，只見一片粉霞色的光輝。醒秋想可惜今非其時，不然當使人有身入武陵源的感受。岡上附着許多屋舍，那也是人家的別墅。右邊是翠色空濛的寧濛納山，背後映着一天絳霞，景色極其奇麗；醒秋見了不禁想起來夢湖上所見的那座大山。田野間時見歸去的驛牛和綿羊。女主人說：她坐在菩提樹下，天天可以展玩活動的彌耶[⊖]畫幅，她不羨慕人間的藝術了。

醒秋們到時已經是四下鐘，樹下排開几櫈，使新來的客人用點心；有麪包，有牛油，還有朱古律糖，紅葡萄酒。據說除麪包和糖外，都是園中的產物。吃完點心後，大家游玩了幾時，天已昏黑；白朗帶着特到那裏參觀的一個小女

孩作別而去。醒秋那天便和一羣法國女學生留在伯克萊別墅裏。

別墅裏有一個女管家，早晚替醒秋們招呼茶飯。這女管家渾身黑衣，頭上披着一片黑紗，胸前懸掛着一個銀十字架，自稱馬沙女士。醒秋見她服飾，知道她是一位修女，對她頗加禮貌，不敢以尋常女僕相待。這位修女，態度極其端莊彬雅，身體似不大強健，加之以刻苦自持，臉色常是蒼白的。說話的聲音極柔和，謙遜得像無地自容。但她那深黑的，滿含慈祥光輝的眼睛，同時帶有沈毅勇決的氣概；若有為宗教捨身的機會，她定然視生命如鴻毛，一擲而不惜。

醒秋在中國時，和羅瑪教素無機會接近，但平日一聽人提起「天主教」三個字，便不知不覺發生「黑暗」「腐敗」的感想。初到里昂，看見走在街上的神父們衣冠異制，也不免引起憎惡的心思。

及至醒秋為吐血進了醫院，院中執看護之役的都是些修女。據馬丹琴

兒說：這班修女並非爲貧賤無依來此混飯吃的，她們有的是貴家閨秀，有的是擁資數百萬財主的女兒，爲熱心敬愛耶穌，實行博愛主義，才甘心執此賤役。她們的服務，沒有年限，至死爲止，也無薪俸，完全是犧牲性質。醒秋聽了這番話，心裏便有些詫異，再看那班修女，德行果然高尚，伺候病人，異常盡心。醒秋隔壁有一個患肺病的婦人，聽說入院已經兩年，渾身瘦骨稜稜，像一具骷髏，飲食轉側，都須需人，但一時却又不死；她自己受病魔這樣折磨，煩懣已極，常常哭泣，或者毫無理由的發怒。醒秋每走過她的榻前，看見這副慘狀，每不忍正視，又用手巾掩了口鼻，怕傳染了她的病菌。但修女們却還是小心翼翼地服侍她，當她發躁時，便用善言勸慰，教她忍耐痛苦，或者讀聖經給她聽；病人有時也和顏悅色的，顯出得了慰藉的神氣。

這班修女終身與病人爲伍，染病而死的也大有其人；但她們並不把它當做一回事。她們整月整年過着這樣單調的勞苦的生活，不懈不怠，直到咽

最後一口氣時，才卸却這神聖的義務。她們把綺年玉貌，情愛和幸福，完全消磨於藥爐茶鼎之間。她們的工作，沒有報酬；精神的安慰，便是她們最大的報酬。她們的犧牲，不圖世人的讚揚，只圖翕合天主的聖意。

醒秋自出醫院之後，對於宗教，已有些贊成；現在見了這位馬沙女士，只覺得她可敬可親，便不免常常找着她談話。不久她們便成了朋友。

馬沙和醒秋時常談話，醒秋也藉此得了些宗教的智識。到後來馬女士竟想勸醒秋信教了。但醒秋之愛宗教，不過將它當做文學和美術看待，叫她自己去信仰，她無論如何，是不肯的。她常和馬女士辯論。她說她承認宇宙間有一位創造主，但決不承認耶穌是神。馬女士苦口婆心的說了多次，勸她以援救靈魂爲要着。醒秋聽了大笑，說道：

『我是沒有靈魂的，救它做甚麼？』

『什麼？我的親愛的孩子，你說你竟像廚房裏那匹小哈叭狗嗎？』馬女

士很着急的說。

『人同哈叭狗原沒有分別，不過智識有高下而已，有些蠢笨的人，連哈叭狗還不如呢？總而言之，人的靈性不過是物質的運動，物質一消滅，靈性也隨之而消失，猶之乎火焰一熄，即不能發熱和光。我不知什麼叫做靈魂，什麼叫做來世，我只要使我的現世能滿足便設了。』

馬女士勸了她許多話，但總無法覺悟她，只有嘆氣，她每晨到教堂替醒秋祈禱，希冀天主感化她的心。這或者是一切宗教家勸人到言盡計窮時最後的辦法吧。有一回馬女士真忍耐不住了，她再不同醒秋胡扯了，她很莊重的問她說：『我的孩子，你到底怎樣決策呢？假使今晚上得了一個急病，猝然死去，你不怕就此失落了靈魂麼？打算吧，趕快的打算吧，「死」不會等待你的呀！』

她說時一臉虔誠之色，眼中閃射凜然的神光，真像得了神的啓示似的。

醒秋不覺收斂了頑皮的神氣，忍住了笑，說道：「我的朋友，不要這樣的瞧着我。你的眼光真教我害怕呵！讓我把你的話慢慢思索好了。」^①

選自棘心

註

① 法文Madame即太太之意。② Millet 十九世紀法國名畫家，專畫田野風景。

③ 據原書的描寫，醒秋終於爲白朗所感化，改變了思想，信奉了天主教。

三 巴黎的聖堂

止之

一

(上畧)可憐公教的巴黎，不知幾多番遭了仇教者的蹂躪。但你休想巴黎是同上海相仿呀！這座世界第一名美麗的都市中，公教的著名建築物，還是觸目皆是。你想巴黎全市的本堂區，城內有八十四，城外有一百零九；這就

是說，像上海市內洋涇浜徐家匯的大堂，至少有二百座。（實則其中有許多聖堂，高大華麗，斷非上述二堂所得比擬。）再加以本堂區分會六十餘處，男女修院二百餘所，病院老院嬰院一百五十餘所，中等以上男女學校八十餘所，與別的種種公教事業，各有各的聖堂；即公立的學校，監獄，公墓等等，也每有聖堂。那麼，聖堂總數之大，可以想見了。

這幾百座聖堂，雖是大小有差，豐儉不一，却都是獻祭祈禱之所；信友在此，脫離塵世的物累，而全心密契至尊天主；故即是孤壁陋室的小堂，也不容輕視。但單就建築藝術而論，巴黎的幾十座著名大堂，很有研究的價值。并且將我的觀察與感想，約畧陳述於祖國的讀者，當也可激發懷愛公教藝術的情感。但有許多建築與裝飾上的情節，與我國公教的建築物，太覺隔殊，勢必非禿筆所可言喻，故不贅。

十八世紀末年的大革命，把巴黎的古聖堂，摧殘了不知多少。昔時單單

L'île de la Cité 小島上，有十七座珍奇的聖堂；現今止剩三座。但巴黎全市現存的聖堂，還足表現自十一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的宗教藝術。歐西的聖堂建築史，在中古時代，可分羅馬式 Roman 哥底式 Gothique 復興式 Renaissance 三時期；近世時代，則十七、十八、十九世紀，各有各的趨向。我們就照時代的區分，去參調巴黎城的幾座大聖堂。

二

巴黎全城聖堂中的老前輩，要推牧地的聖熱爾孟堂 *St Germain-des-Près*。自第六世紀起，就有聖本篤會修院在這裏；現存的聖堂，乃是十一世紀造的。昔年的牧地，今日成了通衢大道，巨屋連綿；該堂却老態依然，巍巍屹峙。十九世紀中，該堂曾大加修理；但後面二塔，拆卸後未曾重造。昔日人們稱爲三塔堂者，今止剩正面的一塔了。堂爲辣丁十字式。窗牖高而少。堂內壁上，前世紀修理時，曾加以彩繪；但他的古色古香，還令人追想千年前的隱修士歌咏情

形呢！

田野的聖瑪爾定堂 St. Martin-des-Champs 是十二世紀格路尼派 Cluny 隱修士所造的；其建築術已帶有哥底式的傾向。目下該堂與十八世紀所造的修院房屋，都被政府佔據，改充了工藝陳列館。我前去觀看那座古堂，一面感覺到當年格路尼修規的莊嚴，一面眼見那陳列的原始飛機呀，汽車的鼻祖呀；因想這是物質文明的進步呢！還是精神文明的退步呢！陳列工藝原是好事，但何苦糟蹋這珍貴的古堂呢！該堂外面後側，向爲破舊老屋所遮掩；一九〇八年以來，破屋拆除。圓圓的頂，方方的塔，羅馬式的風光，又樸實，又秀雅，頗覺意味雋永。

第三座老聖堂，是致命山上的聖伯多祿堂 St. Pierre-de-Montmartre，卽在聖心大堂的西邊。原來致命山與巴黎城的公教歷史，關係很古很深。巴黎首任主教聖特尼 St. Denis，相傳是在這處致命，故有致命山的稱號。現今尚存留

的聖伯多祿堂，是十二世紀初年，聖本篤會女修院造的。該堂久已失修；前世紀末年，方稍加修葺。該堂較前二堂儉約得多，有些好古家稱譽他爲最古雅可愛，爲十二世紀建築術最純粹的作品。但我終嫌他呆笨湫隘。單是他的年代古老，爲難得而可貴罷！

三

哥底式聖堂的建築，開始於十三世紀；隨即盛行。這世紀也可稱爲法國建造聖堂的黃金時代。現今的巴黎城，受該時代所遺下的著名聖堂，有十五座。其中論年代，論工程，論藝術，自當推聖母大堂 *Notre-Dame* 爲第一。該堂奠基禮，行於一一六三年；至十三世紀中葉，方纔全部告竣。一八四五年，大加修理，費去二百六十五萬金佛郎；該堂因得恢復中古時代的本來面目。堂長一百三十公尺，闊四十八公尺，堂內頂壁高三十五公尺，堂前平頂鐘塔高六十九公尺。該堂位置，在全城中心，塞納河中的小島上。自堂前的廣場，遙望堂的

前面，則線畫整齊，絲毫不苟；然而妙相莊嚴，和諧溫潤；并且雕刻的石像，或成行排列，或環拱門圈，倘要近前去一一賞識，非費幾小時不可。再自塞納河的彼岸，眺望堂的側面及後部，則尖頂直峙，斜弧環拱，花玻璃石，鑲嵌玲瓏，映掩着綠葉紅花，蕩漾於河光水影；可謂於莊嚴和諧之中，備具着綽約嫵媚之態！我恭進大門，瞻仰寶殿。起初很苦光線暗淡，幾乎不辨人物，但覺峻而高，深而杳，肅靜誠敬的念，油然而生。既而定睛細看，覺得該堂，似乎太高，若夾峙的術，太長，若無底的管；全以巨石堆成，似乎太枯寂；處處不外乎直線圓線，似乎太呆板；至於暗昧的神秘性，更覺難合東方人喜歡光明的趣味。但是一年又一年，三四年內，我每次來巴黎，常有朋友邀我去瞻仰該堂；我每次得多認識該堂的勝處，覺得它的莊嚴森寂，它的和諧高雅，令人超拔心神，仰契上主，實是最富有宗教性的建築；何怪它最受法國教友的愛戴了！若夫該堂的石刻，花玻璃窗，以及收儲的祭品，圖畫，都是藝術界馳名的珍品，我却不多述了。

七 (四,五,六,從畧)

十九世紀的巴黎，建築了不少聖堂。初則大革命過後，許多古聖堂，亟須大加修理，或者竟須重造。這時候所造的，大概是仿效聖教古初羅瑪的聖殿，也可算是別成風格。其後浪漫主義派，高唱復古之調，極力推崇哥底式建築，而排斥復興時代以後的藝術。因此一般哥底式古堂，如聖母大堂等等，都費去了鉅款，剝去復興派所加的贅累，而重立石柱，雕石像，恢復中古時代的容貌。這固然是一大功績。當時又造成聖后格老底堂 *Ste. Clotilde*，全仿中古時代的作風，却不免犯了許多疵病，反遭「畫虎類犬」之譏了！

十九世紀中葉而後，浪漫主義日見擴張，復古也愈復愈古。聖堂建築家，越過了中古時代，再向上尋求羅瑪式，皮桑丁式 *Byzantine* 的建築。或者去揣摩意大利的復興式，或者湊合各式各樣，恰足表現當時支配思想界的折衷主義。這時代的新堂，巧小玲瓏者，固佔多數；然壯大華麗者亦不少。聖味增爵堂

St Vincent de Paul 聖奧斯定堂 St Augustin 聖三堂 La Trinité 聖沙勿畧堂 St François-Xavier 等等，皆是偉大的工程，在通衢鬧市，高樓巨屋之間，確能相稱爲天主的宮殿。但十九世紀所造的聖堂中，最偉大，最著名的，自要推致命山上的聖心大堂 Le Sacré-Coeur de Montmartre；并且這大堂，也可說是二十世紀巴黎聖堂建築的先導！

致命山在城中北區，高出塞納河面約一百公尺。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法國大敗，法人喪痛之餘，許願建一大聖堂在致命山上，爲恭敬吾主聖心。一八七三年國民大會中，通過這提案，故該堂稱爲「國願大殿」，祭台上刻有「悔過，虔誠，並感恩的法國，奉獻於耶穌聖心」字樣。但山心空虛，不能載重，因此打基工程，很爲浩大，費時極久。且自仇教派柄政以來，大堂建築費，（前後達四千萬金佛郎），一端賴公教信友的慷慨捐助。歐戰爆發時，該堂猶未完全告竣。直至一九一九年冬季，方得舉行開堂大禮；其聖服所，則去年方纔落

成。這是聖心堂的畧史。

該堂爲皮桑丁式，夾着羅瑪式，內外全用白石砌成。堂中央大圓穹，高八十餘公尺；四角各有小圓穹；後部有鐘塔一座，較大圓穹更高，其中大鐘重十八噸。該堂外觀的雄壯，巴黎的別座聖堂，都比不上；加以地勢崇高，鎮峙全城。我每自街底河畔，遙矚這皎皎白宮，巍立在巨厦之上，浴照着陽光，便想到吾主聖心的多麼愷悌慈祥！堂內正祭台很爲廣大，日夜顯供吾主聖體。祭台上面的半圓頂上，鑲嵌着彩色細石，表現吾主伸開兩臂，男女老幼皆趨赴主前，叨其憐佑；極能激發人怙恃聖心的意念。該堂內部，高大嚴肅，很合莊敬之旨。但就建築術而論，則堂內似乎太暗晦，太重笨；上覆祭台的半圓頂，其壓塞之狀，其彩石之色，與全堂的高敞樸素，似乎不甚配合。總之該堂建築上的成功，外觀勝於內容，遠望更勝於近看。該堂的大圓穹，可由石梯上升，共三百五十級；巴黎全城景色，都在眼前。又該堂前面山坡，原係參差不齊的園地。前年經

市工務局，大加修理，開闢路徑，鋪砌石階，自山下街心直達堂門，更顯該堂的宏壯了。

八

二十世紀的巴黎，尙未建築大聖堂，原來新時代的水泥鋼骨建築術，極易造成巨大的建築。但用新材料新術所造的聖堂，在巴黎只有幾座。其中當推城東郊外的冷西聖母堂（N.-D. de Raincy）（一九二二年落成），總算式樣新奇，有藝術價值。但究竟這新建築術，還未脫嘗試時代；因為聖堂並非同工廠貨棧，或展覽會場一般。怎麼使粗率坦直的水泥鋼骨建築，能與深摯高貴的宗教情感，調和融合？還是聖堂建築家的大問題呢！況且向來建造聖堂，都以圓弧線爲基本，而水泥鋼骨的新材料，要靠木板的模型，而以方塊體爲基本。一般拘泥舊習者，自難賞識新式的美處，也是新建築術發展的障礙。

九

我們如果僅到聖母大堂，聖女瑪達肋納堂等去遊覽，或者將以為聖堂與尋常宮殿，小異大同，莫非是巴黎城的點綴品罷了！這真是誤會，是武斷。不幸的這幾座大聖堂，在今日物質文明的世界，除了晨晚舉行教儀之外，只供那些非信似信的遊客觀覽；日間出入人多，因此熱心教友，反而被阻着來此祈禱了。——但是巴黎的遊客，無論有無宗教信仰，一入聖堂，男的總要脫帽示敬，女的也要顯出端莊模樣，從無大聲呼笑的人。——還是在聲名較次的聖堂，如牧地的聖熱爾孟堂，聖瑟物冷堂等等，我遇見二三十男女善信，在聖體祭台前，虔恭祈禱。若是我們要看熱心的表示，還是往那些無名的聖堂，或著名的朝聖處所去罷！

聖母顯靈聖牌，我想我國教友個個人都佩帶，至少個個人都知道，都在晚課末，念「吁，瑪利亞……」的經。原來聖母顯示這聖牌的處所，就在巴黎仁愛會總院的聖堂。我曾在聖母顯現的祭台上，恭輔彌撒一台。聖堂內六下

半前，端跪着四五百白帽修女；六下半後，則充滿了男女教友；好像都在那裏同聲喊說：『我等奔爾台前，望爾爲我等祈。』多麼感動人呢！

今秋我寄寓在學藝雜誌社，隔街便是聖本篤會女修院。某日傍晚，度過街路，進該院大門，恭向聖堂進去。那時候暗淡蒼老的哥底式堂內，陽光透過着紅藍的花窗，勉強射入。在祭台旁隔着木框的修女們，晚課經將罷，正在咏唱「申爾福，天主聖母。」但聞其聲，不見其人。我同幾個白髮老翁，黑衣命婦，在正宇內端跪恭聽。是「於此涕泣之谷，哀漣歎爾」嗎？抑是忘却塵世煩惱，而瞻仰天后的普頌之子，稱頌她是「寬哉！仁哉！甘哉！」的卒世童貞呀！

路浮王宮的北，巴黎鬧市的南，我們找到十七世紀遺下的一座聖堂，得勝聖母堂 *N.-D. des Victoires*。幾十年前，某本堂司鐸，慨歎教友的冷淡，正在無法可施之際，忽蒙聖母顯示，說若將該堂區奉獻聖母，教友必將回頭熱心。該司鐸遵命做去，聖母的話果然應驗。目下該堂爲巴黎全城中朝拜聖母的聖

地。我記得兩年前來巴黎，曾於清晨步往該堂，恭望彌撒。今番我同友人在午後赴該堂拜聖母，眼見數百男女老幼，或端跪，或莊坐，瞻對着天后挈聖子之像，虔誠默禱，在這茫茫苦海中，趨赴慈母足下，求賜得勝三仇。祭台上正顯供聖體。壁上遍懸着謝恩紀念物。祭台旁十餘架大燭擎上，燃着三四百枝蠟燭。歐西風俗，來堂求恩或謝恩的教友，每獻燭燃點聖像前，以表誠意；燭光閃爍，莫非是一片心花的徵像吧！

（十，從畧）

一九三一年護守天神瞻禮日

節自聖教雜誌第二十二卷一，第二期

四 慈母的心

沈公布

初秋底驕陽還在白雲山底西拗，蹣跚着。千萬道黃金似的光線直射在巫字村裏陸家前場的絲瓜棚上，更從那綠葉底空隙裏，灑佈着無數的金圈。

絲瓜棚下，坐着一個年近五十來歲的婦人，和一個眉目清秀，天真爛漫，年在十五歲左右的童子。他們，靜悄悄地出神着，等候那吹一陣歇一陣的涼風，似乎在依戀着甚麼似地呆望着。有時，一兩句問答的話聲，揭破那絲瓜棚下底寂靜。但這個問答底話聲，總是似斷還續：好像他們所談的問題，是頗費躊躇的。最後那婦人，向着撒嬌撒癡的童子，帶撫帶慰地說：

『兒呀！你是你的父親留下給我的惟一安

慰。你是我在人世間，惟一的珍寶。有了你，我才覺得這八年孤寡的生活，是短促的。有了你，我才覺得我的暮年底境地，是充滿着甜蜜的希望的。兒呀！你是我的心肝，我怎捨得離開你呢？我，一日不見你，就要心痛的；何況半年六個月不能會見麼！但是……兒呀！你也是稍明事理的；做媽的，不應爲了溺愛的緣故，把兒子留在家裏，蹉跎他的求學底光陰，兒呀！去吧！去求學吧！』

童子，只是俯着頭，把一柄鑲邊的蒲葵扇，遮着臉，似乎不願體會那婦人的叮囑。靜了好久後，他才半吞半吐地說：『求學嗎？我已讀了九年書了！高小的畢業文憑，也到手了！

……』

『因爲高小畢業，還是不夠應世；所以該當用功求高深的學問。』婦人攬着繼續說：『我們雖有田地房屋；但「獨善其身」，是卑怯者的行爲。你的父親在世時，不是這樣說麼？我記得他，有一天，指着你，向我說：「我希望我們的寬生，將來能以真才實學，造福社會，光大祖國，發揚聖教！」兒呀！這是你的亡父的期望，你可不勉力進行你的前程嗎！兒呀！我遵守着這愛你者底遺囑，明兒要送你到上海徐匯師範去求學了！……我們陸姓，人丁不旺，我願意你將來在本村做事；因爲做一個良善的教師，也可以完全達到你父親的希望的。』

童子聽得是亡父底遺囑，不敢倔強了。他祇是含着淚說：『那麼，我們要不在一塊兒了！你不是怕要一個人太冷靜麼？』

『只要你肯用心上進，早早畢業，我甚麼都不怕，不冷靜。你畢業之後，我就爲你結婚。那平家村村長的女兒筠秀，便來做我家人。到那時，不是要熱鬧了好多麼？爲得到這個熱鬧，長久的熱鬧，那個很暫的冷靜，當然算不了一回事。你若是裝着女兒態度，不肯去用功求學；反正，我要傷心呢！』那婦人反覆地這樣說着。但潮一般的淚珠，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了。

『母親！莫再傷心！我明兒一定要去的！』去了後，一定要用功求學的！』童子說着，便投在他的母親底懷裏，把自己的衣袖，去揩拭他的母親底眼淚。

他們，母子兩人，都哭泣了，哭泣到話不成聲了。直至女傭端了晚膳，方才各自收淚；但室中的空氣裏，已充滿着淚珠溶化成的悲傷

· 祇有那絲瓜棚上底絡繹，還在摹仿那村婦經布的聲音，奏着一閃熱鬧的音樂。

當晚無事：因為心緒不甯，他們都放棄了納涼底消遣法，逕直地各自進房睡覺了。——悶熱的天氣，已教人不得安眠；何況這別離的情緒，縈繞着他們的腦海，一刻不停地，生出許多煩悶來嗎！

遠處，屛水的歌曲，逐漸地稀少了；稀少至於寂靜了；只剩下忽奏忽止的蛙歌，時時撕破這初秋的清夜……幸而，天雖未明，晨雞却已報曉了。那老婦人就趕快起身，安排她兒子應帶的物件·衣箱，書笥，等等，當然早是預備好的；但路上底一切需要，她還在千思萬想地料理週到，防掛萬漏一哩！

喔喔的雞聲，互相響應地啼着，啼得東方

四 慈母的心

白了。她就到前村去招呼那王伯伯。因為他是老成幹練的，還是熟悉上海情形的；所以請他陪送寬生上學。她原來要自己送去的；因為正在農忙底當兒，家中一個親人也沒有；不是要缺少照應麼？唉！今而後，她只可老住在家裏，一步也不能離開亞字村了！

一切都預備了，王伯伯早飯也吃過了；祇有那寬生還沒起牀。鎮日地坐汽車，乘火車，怕要使寬生疲弱；所以她老等到不能再睡的時候，才去喚醒他。

果然寬生起來了，帶着惶惶的眼兒，胡亂地去洗了臉，看見了行李和王伯伯，淚人兒樣地就要哭了。早飯麼；怎能吃得下呢！

「時候不早了！」她把一包蛋糕，塞入寬生袋裏，一壁說着。「那汽船不待我們的！好男兒是沒有眼淚的！快喝了一杯茶，和王伯伯

動身吧！』

她急忙地背着寬生，去倒了一杯熱茶：教女傭授給寬生，自己却仍是呆呆地釘在那裏。她想着此後的情狀，不禁要掛出淚來；但若爲寬生看見了，不是要教他依戀地不肯去求學嗎？就是勉強地去了，也不是要使他沒心緒用功麼？所以她去倒茶，倒了茶，還是釘着不動。她勉力地壓住感情，把淚收了。

『王伯伯！一切費心了！挑着行李，和寬生去吧！』她帶着嚴正的態度，向王伯伯說罷，便叮嚀寬生道：『兒呀！這是你的亡父的意見，也是我的願望。兒呀！去吧！多用一分工夫讀書，便是早來一刻我們熱鬧的幸福！兒呀！去求學吧！』

寬生低着頭，一言不發地隨着王伯伯走了。她也不由自主跟着他們走了。走到上橋底當

兒，她忽覺得這樣的送行，對於初次出門的兒子，是減少他的勇氣的。她就停着脚步，呆呆地望着；望到那人影兒，被前村的樹蔭遮沒了，方才回去：一個人，掛着淚靜悄悄地，沒意思地回去。

頓時，她覺得可愛的絲瓜棚，客堂，臥房，變成可惡了，寂寞了！長日遲遲的秋陽，老等在毫無雲彩的天空，似乎不願意穿窗，入室，照出她的人影來陪伴她；她愈覺枯寂了！田畝間，農夫底厚水曲，村莊上，犬吠的聲音，以至鄰家的小兒啼哭聲，嘻笑聲，相形之下，都使她承認自己的孤獨，而更加死寂了！

好容易，一日三秋似的四晝夜放着皇恩大赦似地過去了，王伯伯回來了。她雖不見寬生隨他回來；却覺得一種甜蜜的安慰，似乎隨着

他送回來了。她，不待王伯伯發言，便簡直地叩問寬生上學的情形。王伯伯喝着茶回答道：『學堂很好，很舒適；校長也很慈祥；同學們，好多，都很和氣；所以寬生一進了學校，就現出愉快來了，不像那天離家情狀了。我臨走的時候，他還說着這一句話：「這兒很好！我不寂寞。叫母親不要牽記着我！」這樣看來，你一定可以放心了！』

不多時後，王伯伯回去了。她和女傭們說話了好久，把王伯伯的說話，重述了一遍：似乎「這兒很好！我不寂寞。」這八個字底精神，也實現在她的心中了。

兩星期，三星期，好容易地又過去了。雖然她有時見了寬生穿舊的鞋兒，用破的蒲葵扇，總要引起一種悲痛的思念的；但「他很安全

，不寂寞，」這個觀念，立刻把那黑暗的愁思打消。她有時，還狂喜地癡想着：將來，寬生娶親後的熱鬧，筠秀過門後的幸福；反正覺得安慰了，快活了。

一天的午後，一個郵差來了；手裏執着一封快信，說：這是上海來的，要在收條上蓋戳的。這時，她手脚都軟化了，就胡亂地蓋上了一個戳兒，把收條交給郵差去了。

「快信麼？不是一個朕兆呢！」她接過了信，一壁拆，一壁想着：『莫非是寬生病了！』信上說：

『我可愛的母親：

這兒很好，我不寂寞！請你不要牽記着我！』

『原來，沒有甚麼事故！他爲什麼要大驚小怪地打着快信寄來？寬生呀！險些兒把你的

母親嚇死呢！但是，這或者是你熱烈的愛火底表示！」

『開課後，不到一星期，我們就做了一個避靜，避靜底三天裏，竟鎮日夜地下了傾盆大雨。因為我們的學校，距離大堂，尚有一三百步；所以我的衣服鞋襪，都被大雨淋得濕透了。可是天主的聖寵，也把你可愛的兒子底靈魂浸濕了。我在第三天拜苦路的當兒，彷彿聽得吾主耶穌底呼喚：他叫我離棄世界上的一切，跟從他背那犧牲底十字架。』

所以，可愛的母親呀！我特地寫信給你；請你降福我的意願！請你許我：許我！……

你的愛子寬生在出靜日寫。

『世界原來是虛的！』她想。『十字架是

人人應當背負的！我不但願意降福你的意願，反正要鼓勵你有這恆心。這一帶的兒童，正待着你來犧牲你的小學教師的精神呢！……怎樣！下面還有一封呢？』她驚異地說着，往下看。

『我可愛的慈親，

你是，在世界上，我的唯一的可愛者！同時，我是你的唯一的安慰！因為愛你我，你一定時常牽記着我。呵！我是你的憂苦底根源！我恨不得把這身子，割成百千萬塊，貼住在你的左右，使你減省着毫厘的思念！但是亡父的遺囑，是要奉行的；他要你，犧牲我的侍奉，要我，犧牲你的照顧；他要我們為着天主而犧牲一切。現在我已懂得他的意願了：我願隨着耶穌的招呼，去專務救

靈的工作了！母親呀！你准許我的祈求吧！因爲我要……」

「只要你不因記念我而荒廢功課；爲甚麼寂寞，都要忍受的！」她念到這裏，這樣的想着。「何況這兒四圍的村莊，都是外教；你這救靈的志願，當然是我完全贊許的。何用要請我准許？……啊呀！這或者就是他思家的表現麼？怎麼三翻四覆，寫個不了！寫來寫去，總在那裏呢！」

「因爲我怕你一個人太寂寞；所以我已寫信給筠秀女士，求她做我的親妹子，代我陪伴，奉養你。我也求她許我解除我們的婚約；因爲我覺得救靈的犧牲工作，是應當解除一切世俗底羈絆的。我可愛的母親呀！請你准許我這個自以爲週到的施設吧！因爲，我要……」

「陪伴我麼？這還可使得！」她想。「解除婚約麼？這是萬萬試不得的！筠秀是一個賢淑的女子，是我很稱意的媳婦。……啊呀！莫非是他到上海去，變了心跡麼？」

「因爲你是大量地愛慕天主的。母親呀！請你效法那古教裏，亞巴郎底祭獻那依撒格吧！吾主耶穌要我做他的徒弟，要你將我完全獻給他。我可愛的母親呀！請你把我殺了，放置在乾柴上面，把我犧牲樣地祭獻給天地大主吧！因爲我要……我要棄俗修道了！」

她本性的情感，似乎要不許這個要求。因爲他，寬生，是她的丈夫留下的惟一的安慰；他，寬生，是她的惟一的暮年底希望。許了他修道，不是要教陸姓的後裔斷絕麼？許了他修道，不是要把她丈夫遺下來的家產，送給血脈

不關的陌路人麼？她不願允許的；她不敢允許的；她沒有這勇氣允許的！……但是她的高尚的心胸，知道：世界上的一切，榮譽，富貴，福壽，都是虛而又虛的；迎合天主底聖意，是人們的本分。何況修道，是最純美的犧牲！她的眼淚奪眶而出了！她熱愛天主的神火，把她的臉兒燒紅了！她把信吻了！她看見信尾最末一行，寫着：

『在祈禱中，時時記念着你的；我是你奉獻給天主的獨一愛子寬生。

這是避靜後一星期裏寫的。因我不敢說出修道兩字，使你傷心；所以直等到現在，方始完全寄上。可愛的母親呀！請你允許我吧！』

她看完以後，顫抖地握了筆，寫了三四句，回覆他的兒子：

『我的心肝，寬生。

你是天主賞給我的；天主現在要你，我就把你還給天主吧！我允許你修道。我希望你成就，並願在祈求及一切中，贊助你的成就。

你的慈母洪氏·無原罪瞻禮日。』

選自聖教雜誌第十八卷第一期

五 鄉村雜景

茅盾

人到了鄉下便像壓緊的彈簧驟然放鬆了似的。

從矮小的窗洞望出去，天是好像大了許多，鬆噴噴的白雲在深藍色的天幕上輕輕飄著；大地伸展著無邊的「夏綠」，好像更加平坦；遠處有一簇樹，矮矮地蹲在綠野中，却並不顯得孤獨；小河反射着太陽光，靠着那些樹旁邊彎彎地去了。有一座小石橋，橋下泊着一條「赤膊船」。

綠油油的田野中間又有發亮的鐵軌，從東方天邊來，筆直的向西去，遠得很，遠得很；就好像是巨靈神在綠野裏劃的一條墨線。每天早晚兩次，機關車拖着一長列的車廂，像爬蟲似的在這裏走過。說像爬蟲，可一點也不過分。冤枉了這傢伙。你在大都市車站的月臺上，聽得「啞——」的一聲，立刻滿月臺的人像鬼迷了似的亂推亂撞，而於是，在隆隆的震響中，「這傢伙」喘

着大氣衝來了，那時你覺得它是快得很，又莽撞得很，可不是然而寥闊的田野中，凭着短窗遠遠地看去，它就像爬蟲，怪嫵媚的爬着，爬着，直到天邊看不見，混失在綠野中。

晚間，這傢伙按着鐘點經過時，在夏夜的薄光下，就像是一條身上有燐光的黑蟲，爬得更慢了，你會代替它心焦。

還有那天空的「鐵鳥」一天也有一次飛過，像一個尖嘴姑娘似的，還沒見她的身影兒就聽得她那吵鬧的騷音。飛的不很高，翅膀和尾巴看去都分明。它來的時候總在上午，鄉下人的平屋頂剛裊起了白色的炊烟。戴着大箬笠穿了鐵甲似的「蒲包衣」（鄉下人夏天落田，都穿這特別的蒲包衣，猶之雨天穿蓑衣或樓衣，）在田裏工作的鄉下人偶然也翹頭望一會兒，一點表情都沒有。他們當然不會領受那「鐵鳥」的好處，而且他們現在也還沒喫這「鐵鳥」的虧。⊖他們對於牠淡漠得很，正像他們對於那「爬

蟲。」

他們憎恨的，倒是那小河裏的實在可憐相的小火輪。每天經過這小河的，有燒煤的小火輪，也有柴油輪——鄉下人叫做「洋油輪船」。相隔二、三小時，常聽得那小石橋邊有吱吱的汽管叫聲。這小火輪的一家門，放在大都市的碼頭上，誰也看它們不起。可是在鄉下，它們就是惡霸。它們軋軋地經過那條小河的時候，總要捲起兩道浪頭，潑辣辣地沖打那兩岸的泥土。這所謂「浪頭」，自然么小可憐，不過半尺許高而已。可是它們一天幾次沖打那泥岸，已夠使岸那邊的稻田感受威脅。大水的年頭兒，河水快與岸平，小火輪一過，河水就會灌進田裏。就在這一點，鄉下人和小火輪及其堂兄弟柴油輪，成了對頭。

小石橋迤西的河道更加窄些，輪船到石橋口就要叫一聲，彷彿官府喝道似的。而且你站在那石橋上，就會看見小輪屁股後那兩道白浪泛到齊岸

半寸。要是那小輪是燒煤的，它沿路還要撒下許多黑屎，把河牀一點一點填高淤塞，逢到大水大旱年，就要這一帶的鄉下人的命。鄉下人憎恨小火輪，不是盲目的沒有理由的。

沿着鐵軌來的「爬蟲」，怎樣像蚊子的尖針似的嘴巴吮吸了農村的血，鄉下人是理解不到的；天空的「鐵鳥」目前和鄉村是無害亦無利；剩下來，只有小火輪一家門直接害了鄉下人，就好比橫行鄉里的土豪劣紳。他們也知道對付那水裏的「土劣」的方法是開濬河道；但開河要抽捐，納捐是老百姓的本分，河的開不開却是官府的事。

剛才我不是說小石橋西首的河身特別窄麼？在內地，往往隔開一個山頭或是一條河，就另是一個世界。這裏的河身那麼一窄，情形也就不同了。那邊出產着「土強盜」。這也是非常可憐相的「土強盜」，沒有槍，只有鋤頭和菜刀。可是他們却有一個「軍師」。這「軍師」又不是活人，而是一尊小

小的泥菩薩。

這些「土強盜」不過十來人一幫。他們每逢要「開市」，大家就圍住了這位泥菩薩軍師磕頭膜拜，嘴裏唸着他們的「經」，有時還敲「法器」，跟和尚的「法器」一樣。末了，「土強盜」夥裏的一位，——他是那泥菩薩軍師的「代言人」，——就宣言「今晚上到東南方有利」。於是大家就到東南方。「代言人」負了那泥菩薩到一家鄉下人的門前，說「是了」。他的同伴們就動手。這份被光顧的人家，照例是什麼值錢的東西也不會有。「土強盜」自然也知道；他們的目的，是綁票。住在都市裏的人一聽說「綁票」，就會想到那是一輛汽車，車裏跳下四五人，都有手槍，疾風似的攔住了目的物，就閃電似的走了。可是我們這裏所講的鄉下「土」綁票，却完全不同。他們從容得很。他們還有「儀式」。他們一進了「泥菩薩軍師」所指定的人家，那位負着泥菩薩的「代言人」就站在門角裏，臉對着牆，立刻把菩薩

解下來供在牆角，一面念佛，一面拜，不敢有半分鐘的停頓。直到同伴們已經綁得了人，然後他再把泥菩薩負在背上，仍然一路念佛跟着回去。

第二天，假使被綁的人家籌得了兩塊錢，就可以把肉票贖回。

據說這一宗派的「土」綁匪發源於溫台，可是現在似乎到處都有了。而他們也有他們的「哲學」。他們說偷一條牛還不如綁一個人便當。牛使牛性的時候，怎地鞭打也不肯走；人却不會那麼頑強抵抗。

真是多麼可憐相，然而嫵媚的綁匪呵？

選自速寫與隨筆

註 ○鐵鳥是飛機的綽號，此文作於八一三戰事之前，作者又是浙人，所以說鄉下人沒有吃過鐵鳥的虧。

六 海燕

鄭振鐸

烏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積伶積俐，加上一雙剪刀似的尾巴，一對勁俊輕快的翅膀，湊成了那樣可愛的活潑的一隻小燕子。當春間二三月，輕風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細雨無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條萬條的柔柳，齊舒了他們的黃綠的眼，紅的白的黃的花，綠的草，綠的樹葉，皆如趕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來，形成了爛熳無比的春天時，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愛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飛來，加入了這個雋妙無比的春景的圖畫中，爲春光平添了許多的生趣。小燕子帶了牠的雙剪似的尾，在微風細雨中，或在陽光滿地時，斜飛於曠亮無比的天空之上，啣的一聲，已由這裏稻田上，飛到了那邊的高柳之下了。再幾隻却雋逸的在潑潑如縠紋的湖面橫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圓暈便一圈一圈的蕩漾了開去。那邊還有飛倦了

的幾對，閑散的憩息於纖細的電線上，——嫩藍的春天，幾支木桿，幾痕細線連於桿與桿間，線上是停着幾個粗而有致的小黑點，那便是燕子，是多末有趣的一幅圖畫呀！還有一家家的快樂家庭，他們還特為我們的小燕子備了一個兩個小巢，放在廳梁的最高處，假如這家有了一個匾額，那匾後便是小燕子最好的安巢之所。第一年，小燕子來住了。第二年，我們的小燕子，就是去年的一對，他們還要來住。

「燕子歸來尋舊壘。」

還是去年的主，還是去年的賓，他們賓主間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幾家，小燕子却不來光顧，那便很使主人憂戚；他們邀召不到那末雋逸的嘉賓，每以為自己運命的蹇劣呢。

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的活潑的小燕子，曾使幾多的孩子們歡呼着，注意着，沈醉着，曾使幾多的農人們市民們憂戚着，或舒懷的指點着；

且曾平添了幾多的春色，幾多的生趣於我們的春天的小燕子！

如今，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托身於浮宅之上，奔馳於萬頃海濤之間，不料却見着我們的小燕子。

這小燕子，便是我們故鄉的那一對，兩對麼？便是我們今春在故鄉所見的那一對，兩對麼？

見了他們，遊子們能不引起了，至少是輕煙似的，一縷兩縷的鄉愁麼？海水是皎潔無比的蔚藍色，海波是平穩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樣。偶有微風，只吹起了絕細絕細的千萬個潏潏的小縐紋。這更使照晒於初夏之太陽光之下的，金光爛燦的水面，顯得溫秀可喜。我沒有見過那末美的海！天上也是皎潔無比的蔚藍色，只有幾片薄紗似的輕雲，平貼於空中，就如一個女郎，穿了絕美的藍色夏衣，而頸間却圍繞了一段絕細絕輕的白紗巾。我沒有見過那末美的天空！我們倚在青色的船欄上，默默的望着這絕美的海天；我們

一點雜念也沒有，我們是被沈醉了，我們是被帶入晶天中了。

就在這時，我們的小燕子，二隻，三隻，四隻，在海上出現了。他們仍是雋逸的從容的在海面上斜掠着，如在小湖面上一樣；海水被他的似剪的尾與翼尖一打，也仍是連漾了好幾圈圓暈。小小的燕子，浩莽的大海，飛着飛着，不會覺得倦麼？不會遇着暴風疾雨麼？我們真替他們擔心呢！

小燕子却從容的憩着了。他們展開了雙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了，雙翼如浮圈似的支持着體重，活是一隻烏黑的小水禽，在隨波上下的浮着，又安閑，又舒適。海是他們那末安好的家，我們真是想不到。

在故鄉，我們還會想像得到我們的小燕子是這樣的一個海上英雄麼？海水仍是平貼無波，許多絕小絕小的海魚，爲我們的船所驚動，群向遠處竄去；隨了他們飛竄着，水面起了一條條的長痕，正如我們當孩子時之用瓦片打水鏢在水面所劃起的長痕。這小魚是我們小燕子的糧食麼？

小燕子在海面上斜掠着，浮憩着。他們果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麼？
啊，鄉愁呀，如輕煙似的鄉愁呀！

選自海燕

七 十年之前

點 櫻

燈已熄了，學生們都已上床了，蘭獨自一個還躡手躡腳的在那深大的宿舍內，在兩隻慘淡的暗電燈下，拖長縮宿短他的影子。

秋初，他奉到了長命，來監這個宿舍。母校的一切景象，喚醒了他腦海裏十年之前的舊夢。在那個水盤上，他曾趁監學不留心時，向別的同学灑射過水；在那個窗盤上，他趁監學睡後，爬起來乘過涼，看過繁星，聽過蛙聲；在那個壁角裏，他曾約過幾個同學，吃過夜點心；在這邊……在那邊……他曾做過

這個，做過那個。種種思潮，在他腦海裏一陣一陣的起沒，好如鏡樣的湖面上，從湖底裏繼續起了幾個水泡，湖面上頓時起了皺紋，一圈一圈的蕩漾開去。忽然他回憶的湖面上，起了一個絕大的皺紋，好似盛夏晚霽後，清平的水面上，穿上一條泥鰍，翻了一個身。那水紋蕩漾的速度，有小孩們拋了一塊石頭在湖心裏一般的猛烈。他站住了，他受不住這一班震動；因為他回憶起了十年之前的一回事。

一個初秋的清晨，正是開學的一天。父親因為廠中起了工潮，歇了業，所以有暇親自來送他上學。母親原勸他吃過午飯再動身。但他，因為要早早和他久別的同學們相會，決意要午前走。而且午前到校，把行李書籍安置後，午後還能整個半天的逛遊。老坐在家裏有什麼趣味？不巧又要同妹妹噪嘴。而且兩月暑假以來，兩人噪得也夠了。他已不似初次離家上學時的捨不開妹妹了。父親終於說乘早涼快些，而贊同了他的意見。

付過了學費，打發開了挑行李的脚夫。父親便替他張鋪床帳。他却拿了書箱立刻下樓，去找自修室內新坐位去；並對他父親說，他放過了書，立刻就上來。

自修室內已有好幾個同學在整理他們的東西，見了蘭來，便互相招呼了。他的新坐位，正靠着南窗，窗外便是大操場，綠草一碧，涼風習習，而且入冬，還可曬太陽。他對於新坐位，覺得非常滿意。他一面和同學搭訕着，一面把書箱內的書，傾入台板內。平日隱修院似的自修室，今日能得大家拍手喊笑，豈非一個樂境。書大致都塞進台板裏去了，於是大家坐在他的週圍，開始談天起來。大家談到名勝古蹟，談到鳴蟬螭；有的也談到了暑假中看過什麼戲；幾個斯文的，便談到了看過什麼書。

談到書，他忽然想起暑假中買過一本新小說超人，他極口讚美作者的純潔的思想，和秀麗的字句。正坐在他對面書桌上的陸光，最性急不過，人家

都叫他做「霹靂火」，立刻問他要借來看。他也答允了，但是台板翻了身，却還找不到超人來。他弄了一頭汗。人家都說他撒謊。他發急了，猛然想起這本書原放在衣箱內，於是立刻蹭蹬蹭蹬的復上臥室。

一到宿舍，只見父親靜靜地坐在他床上，帳子被褥安置得好好的，正在等着他。噫！他因着同了幾個同學胡調，却把父親丟下忘了。但是父親却一點也不責怪他，只是問他怎麼理書理得這般長久。他只低着頭不響。父親站了起來，從袋裏摸出皮夾來，拿了兩張鈔票授給他說：『我要回家了；否則也許你的母親要不放心。這半年的零用，我想十元錢總夠了罷。你該知道你爹爹今已失了業。你該早晚求聖母，賜你爹爹能早早謀到一個職司。好了，我去讀書用心些！』

他把兩張鈔票接到手，看了看，似乎要說不夠；但一想今年用不到買多少東西，而且就是化盡了，再寫信去要也不為遲，於是把已到喉頭的不夠兩

個字，重復嚇了下去。他的父親見他不響，就說：『你這半年，無用的少買些才是。』待爹爹找到了生意，你要錢時，我再替你寄來。』他就把鈔票塞進口袋裏，在衣箱裏找了超人便對父親說：『爹爹就是了。錢不夠時我再寫信來罷。』現在下面有人等着我，你就回去罷。』說着，轉身向宿舍西首的梯子下去了。

公學那年，正逢開創後七十週紀念，校中預定在十一月中旬放假三天，大開游藝及成績展覽會。

蘭的天性，頗近於繪畫方面；年年這科獎賞，總是他得。十月初，圖畫教員就叫他畫幾張極大的水彩風景畫。他當然非常高興。因為所有的顏料不是十二分好，畫出來也許要不鮮明，所以他決意要買一盒最好的。但他父親給他的十元錢，早已化去了一大部分，那裏再有錢去買上好的顏料呢？於是立刻寫信到家裏去要。

三日後，他接到他母親的回信。

『蘭兒知悉。接來稟，知汝零用將完，校中將開成績展覽會，汝要買一盒上好顏料，爲能在同學中表示汝之特長。此志頗好。但余念暑假時汝已買過一盒，尙未用去。用之可耳。何必另行再買。須知讀書在實學，不在虛榮。且汝父親現正失業，家中開支既不能少。歇業時期，當此人多職少之時，甚難預卜其何時完止。當家者自該未雨綢繆，先爲限制，以防不測。是以緊要用費固不能吝惜，但一切花費殊可不必。余深知自大的你，決不肯在同學前任何方面有所退讓。但自古聖賢孰非從貧苦中做來，余將於下星期四來校望汝。汝父日來心神不寧，望汝日爲汝父求主，賜能早早得一本分。於汝讀書方面，亦方便多多也。母示』

星期四午後，母親果然來了，授給他五元錢，教他可省時便省下，並對他說：『你的爹爹因爲一時找不到生意，心裏時常納悶。他又剛強，不肯出運動費。這樣等下去，你下學期的學費便要成爲問題了。但你放心，書是終要給你

讀的。上次開學的一天，不知你什麼地方得罪下他。他近來一百個說你不孝，說你將來會把父母忘掉。這次你寫信來要錢，他又很生氣。因為東鄰李其義，——他不是和你同級的嗎？——他開學時，他的媽媽只給他五元錢，他還沒有用完。你却十塊錢都化盡了。所以你父親不肯再給你錢，說你在外浪用，將來終生是個家庭的分利者。這五元錢是我私下給你的。你拿去好好用着，可省則省。讀書要用心。你已是十五歲了。到你廿五歲時，你的父親可不必再東投西奔的去冒風霜，尋生意，吃閑氣了。……」

他聽着母親的話，只是咬着嘴唇一句也不響，心想：父親實在太嚴了，上次開學日我又何嘗得罪了他，他便說我會把爹娘忘掉；這次向他要幾塊錢，他便罵我是個終生家庭的分利者。看着罷，看我將來是不是一個家庭的分利者。

成績會開了，他的畫品占了全校四分之一，博得同學教員和來賓們的

嘉獎。但是父親那幾天，正上蕪湖去尋生意，所以沒有來；母親也沒有來。

一剎那，十年已過了，他已是廿五歲了。但是父親依舊在外面奔波着。他雖已自學生的地位爬上了教師的地位；但是一切衣着零用，依舊仰給於父母，做了家庭的分利者。

他想到這裏，在慘淡的燈光下，站住不能前進，眼眶裏包滿着晶瑩的淚珠。

這時小學生們已鼾鼾入睡；屋外蛙聲滿野，像在對閃眼的繁星哈哈狂笑。

二〇，四，二一。

八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

黃遵憲

鬱鬱山上松，呀呀林中烏；松有蔭孫枝，烏非反哺雛。

我生墮地時，太婆七十五。明年阿弟生，弟兄日爭乳。太婆向母懷，伸手抱兒去；從此不離開，一日百摩撫。親手裁綾羅，爲兒製衣裳；糖霜和麪雪，爲兒作餛飩；髮亂爲梳頭，脚膩爲暖湯；東市買脂粉，饋面日生香；頭上盤雲髻，耳後明月璫；紅裙絳羅繡，事事女兒妝。牙牙初學語，教誦月光光；一讀一背誦，清如新炙簧。三歲甫學步，送兒上學堂；知兒故畏怯，戒師莫嚴莊。將出牽衣送，未歸倚閭望；問訊日百回，赤足足奔忙。

春秋多佳日，親戚盡團聚，雙手擎掌珠，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渠父。因裙便惜帶，將縑難比素；老人性偏愛，不畏人笑侮。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像貌，豔豔如蓮花。』諸母背我罵：『

八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

五五

健犢行破車。上樹不停腳，偷芋信手爬；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嚙血噴滿壁，盤礪畫龍蛇。』兄妹呢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爺娘附我語，『勸婆要加餐。』金盤膾鯉魚，果爲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圖老人歡。

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劍兒大父傍，一語三摩抄：『此兒生屬猴，聰明較猴多。雛雞比老雞，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耄，情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見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年上我墓，相攜著宮袍，前行張羅繖，後行鳴鼓簫，豬雞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燒，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語。子孫共羅拜，焚香向人告：『兒今幸勝貴，頗如母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

大父回顧兒：『此言兒熟記！』一年記一事，兒齒加長矣。兒是孩提心，那知太婆事？但就兒所見，依稀見一二；太婆每出入，籠束挂一杖，後來杖挂壁，時

見垂帷帳。夜夜攜兒眠，呼娘搔背蟬，展轉千搥腰，殷殷春雷響。佛前燈尙明，窗隙見月上，大父搥簾來，歡笑時鼓掌；瑣屑及鄉鄰，譏訶到官長；每將野人語，眩作鬼魅狀。太婆悄不謔，便知婆欲睡；戶樞徐徐關，移踵車輪曳。明朝阿娘來，奉匱^⑤爲盥洗。欲飯爺捧盤，欲羹娘進匕。^⑥大父出迎醫，覩縷講脈理，咀嚙分嘗藥，斟酌共量水。自兒有知識，日日見此事。幾年舉場忙，幾年絕域使，忽忽三十年，光陰迅彈指！今日來拜墓，兒已鬚滿嘴。

兒今年四十，大父七十九，所喜頗聰強，容顏類如舊。週山看松柏，不要攜杖走，跪拜不須扶，未覺躬偃僂；挂珠碧霞犀，猶是母所授；繡補炆錦雞，新自粵西購。一手拳頰髭，一手振袍袖，打鼓唱迎神，紅氈齊泥首。上頭熬紅香，中間酌黃酒，青箬苞黍粽，紫絲絡蓮藕。大父在前跪，諸孫跪在後，森森排竹筍，依依楊柳。新婦外曾孫，是婆定昏媾。阿端年始冠，昨年已取婦；隨兄擊腰扇，阿和也十五。長樛次當孫，此皆我兒女。青青秀才衣，兩弟名誰某，少者新簪花，捧觴前

拜手。次第別後先，提抱集賤幼，一家盡偕來，只恨不見母！

母在婆最憐，刻不離左右；今日母魂靈，得依太婆否！樹靜風不停，草長春不留！世人盡癡心，乞年拜北斗。百年那可求，所願得中壽！謂兒報婆恩，此事難開口；求母如婆年，兒也奉養久。兒今便有孫，不得母愛憐；愛憐尚不得，那論賢不賢！上羨大父福，下傷吾母年，吁嗟無母人，悠悠者蒼天！

註① 饑饉是乾的糖漿 ②音悔，洗面也 ③音移，古盥器 ④古食器，狀如今之

羹匙。

九 父親的病

魯迅

大約十多年前罷，S城中曾經盛傳過一個名醫的故事——
他出診原來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

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來請他了。因為他其時已經鬧得不耐煩，便非一百元不去。他們只得都依他。待去時，却只是草草的一看，說道：『不要緊的』，開一張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錢，第二天又來請了。他一到門，只見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藥，好得多了，所以再請你來覆診一回。』仍舊引到房裏，老媽子便將病人的手拉出帳外來。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沒有脈，於是點點頭道：『唔，這病我明白了。』從從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藥方紙，提筆寫道：『憑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畫押。

『先生，這病看來很不輕了。用藥怕還得重一點罷。』主人在背後說。『可以！』他說，於是另開了一張方：『憑票付英洋貳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畫押。

這樣，主人就收了藥方，很客氣地送他出來了。

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的父親的病。

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但還不至于鬧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却已經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可是那時的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眾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姜」兩片，竹葉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蘆根，去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後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

據輿論說，神妙就在這地方。先前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待到遇見了什麼葉天士^①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醫者，意也。」其時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氣。其先百藥不投，今以秋氣動之，以氣感氣，所以……我雖然並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靈藥，一定是很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還要拚了性命，跑進深山裏去採呢。

這樣有兩年，漸漸地熟識，幾乎是朋友了。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利害，將要不能起床；我對於經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漸失了信仰，採辦藥引似乎再沒有先前一般踴躍了。正在這時候，他有一天來診，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說：『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里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轎。進來時，看見父親的臉色很異樣，和大家談論，大意是說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的了；他因為看了兩年，毫無效驗，臉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難以爲情，所以等到危急時候，便薦一個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脫了干係。但另外有什麼法子呢？本城的名醫，除他之外，實在也只有一個陳蓮河了。明天就請陳蓮河。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他却長

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這一回却是一個人有些辦不妥帖了；因爲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卽本在一窠中者。』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爲難，走進百草園，^⑤十對也容易得，將牠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一「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纔記起了那遠房的叔祖，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稱爲「老佛大」。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

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尅伏他。清朝的剛毅^④，因為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虎神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離我家就有五里。但這却不像平地木那樣，必須暗中摸索了；陳蓮河先生開方之後，就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說明。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我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出「冤愆」來，自然，單喫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於躺在床上喘氣了。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却從口角上回了出來。

從此我便不再和陳蓮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時看見他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裏飛一般擡過，聽說他現在還康健，一面行醫，一面還做什麼中醫學報。

選自朝華夕拾

註

①中醫處方，於正式藥物（一方約有十二種左右）之外，另加一二種非藥物，與藥

同煎。此種非藥物即名「藥引子」。②薑俗寫姜。③清之名醫，吳縣人。

④研藥爲末，搓成小圓形之顆粒，曰丸；以乳鉢研藥成粉屑者曰散。⑤魯迅先

生之家園。⑥旗人，拳匪之亂的禍首之一。

一〇 杭江之秋

傅東華

風景本是靜物，坐在火車上看就變動的了。步行的風景遊覽家，無論怎樣把自己當做一具搖頭影器，他的視域能有多闊呢？又無論怎樣健步，無論觀察點移得怎樣多，他目前的景象總不過有限幾套。若在火車上看，那風景就會移步換形，供給你一套連續不斷的不同景象，使你在數小時之內就能獲得數百里風景的輪廓。

「火車風景」（如果許我鑄造一個名詞的話）就是活動的影片，就是一部以自然美做題材的小說，它是有情節的，有布局的——有開場，有頂點，也有大團圓的。

新開的杭江鐵路從去年春天通車到蘭溪，我們的自然文壇就又新出版了一部這樣的小說。批評家的讚美聲早已傳到我耳朵裏，但我直

到秋天纔有功夫去讀它。然而秋天是多麼幸運的一個日子啊！我竟於無意之中得見杭江風景最美的表現。

「火車風景」是有個性的。津浦路上多黃沙，滬杭路上多殞屋。京滬路只北端稍覺雄健，其餘部分也和滬杭路一樣平凡。總之，這幾條路給我們一個共同的印象——就是單調。它們都是差不多一個圖案貫徹到底的。你在這段看是這樣，換了一段看也仍是這樣——一律是平疇，平疇之外就是地平綫了。偶然也有一兩塊山替那平疇做背景，但都單調得多麼寒儉啊！

秋是老的了，天又下着濛濛雨，正是讀好

書的時節。

從江邊開行以後，我就意志凝神的準備着——準備着盡情賞鑑一番，準備着一幅幅的畫——連續映照在兩邊玻璃窗上。

蕭山站過去了，臨浦站過去了，這樣差不多一個多鐘頭，只偶然瞥見一兩點遙遠的山影，大部分還是滬杭路上那種緊接地平綫的平疇，我便開始有點覺得失望。於是到了尖山站，你瞧，來了——山來了。

山來了，平疇突然被山吞下去了。我們夾進了山的行列，山做我們前面的儀仗了。那是重疊的山，「自然」號裏加料特製的山。你決不會感着單薄，你決不會疑心製造時減料偷工。

有時你伸出手去，差不多就可摸着山壁，但是大部分地方山的傾斜都極大。你雖在兩面

山腳的縫裏走，離開山的本峯仍舊還很遠，因而使你有相當的角度可以窺見山的全形。但是那一塊山肯把她的全形給你看呢？那一塊山都和她的同伴們或者並肩，或者交臂，或者摟抱，或者疊股，有的從她伙伴們的肩膊縫裏露出半個罩着面幕的容顏，有的從她姊妹行的雲鬢邊透出一彎輕掃淡妝的眉黛；濃妝的居於前列，隨着你行程的灣曲獻媚呈妍；淡妝的躲在後邊，目送你忍心奔駛而前，有若依依不捨的態度。

這樣使我們左顧右盼的應接不暇了二三十分鐘，這纔又像日月蝕後恢復期間的狀態，平疇慢慢的吐出來了。但是地平綫終於不能恢復。那逐漸開展的平疇隨處都有山影作鑲緞；山影的濃淡就和平疇的闊狹成了反比例。有幾處的平疇似乎是一望無際的，但仍有飽蘸着水的

花青筆在它的邊緣上輕輕一抹。

於是過了涓池，便又換了一幕。突然間，我們車上的光綫失掉均衡了。突然間，有一道黑影闖入我們的右側。急忙擡頭看時，原來是一列重疊的山嶂從煙霧迷漫中慢慢地遮上前來。這一系列山嶂和前段看見的那些對峙的山巒又不同。它們是朦朧的，分不出它們的層疊，看不清它們的輪廓，上面和天空渾無界綫，下面和平地不辨根基，只如大理石裏隱約透露的青紋，究不知起自何方，也難辨迄於何處。

那時我們的左側本是一片平曠，但不知怎麼一轉，山嶂忽然移到左側來，平曠忽然搬到右側去。如是交互着搬動了數回，便又左右都有山嶂，只不如從前那麼夾緊，而左右各有一段平曠做緩衝了。

這時最奇的景象，就是左右兩側山容明暗

之不一。你向左看時，山的輪廓很曖昧；向右看時，却如幾何圖畫一般的分明。你以為這當然是「秋雨隔田塍」的現象所致。但是走過幾分鐘之後，曖昧和分明的方向忽然互換了；而我們却是明明按直綫走的，誰能解釋這種神秘呢？

到直埠了。從此神祕劇就告結束，而濃藍的中古浪漫劇開幕了。幕開之後，就見兩旁豎着不斷的圍屏，地上鋪着一條廣漠的厚毯。圍屏是一律濃綠色的，地毯前由黃，紅，綠三種彩色構成。黃的是未割的晚稻，紅的是蕎麥，綠的是菜蔬。可是誰管它什麼是什麼呢？我們目不暇接了。這三種彩色構成了平面幾何的一切圖形，織成了波斯毯，荷蘭毯，繡成綢，雲霞緞……上一切人類所能想像的花樣。且因我

們自己如飛的奔馳，那三種基本色素就起了三色板的作用，在向後飛馳的過程中化成一切可能的彩色。濃艷極了，富麗極了；我們領略着文藝復興期的荷蘭的畫圖，我們身入了天方夜譚的蘇丹的宮殿。

這樣使我們的口胃膩得化不開了一回，於是突然又變了。那是在過了諸暨脾頭站之後。以前，山勢雖然重疊，雖然複雜，但只能見其深，見其遠，而未嘗見其奇，見其險。以前，山容無論曖昧，無論分明，總都載着厚厚一層肉。至此，山纔挺出嶙嶙的瘦骨來；山勢也漸突兀了，不像以前那樣均勻了。有的額頭上怒挺出鐵色的巉巖，有的半腰裏橫撐出駭人的刀戟。我們從它旁邊擦過去，頭頂的懸崖威脅着要壓碎我們。就是離開稍遠的山巖，也像鐵羅漢般踞坐着對我們怒視。如此，我們方離了肉

感的奢華，便進入幽人的絕域。

但是調劑又來了。熱一陣，冷一陣，鬧一陣，靜一陣，終於又到不熱亦不冷，不鬧亦不靜的鄭家塢了。山還是那麼突兀，但是山頭偶有幾株蒼翠欲滴的古松，將山骨完全遮沒，獍獍之勢也因而減殺。於是我們於剛勁肅殺中復得領略柔和的秀氣。那樣的秀，那樣的翠，我生平只在宋人的古畫裏看見過。從前見古人畫中用石綠，往往疑心自然界沒有這種顏色，這番看見鄭家塢的松，纔相信古人著色並非杜撰。

而且水也出來了。一路來我們也曾見過許多水，但都不是構成風景的因素。過了鄭家塢之後，纔見有曲折澄瑩的山澗，山溪，隨山勢的紆迴共同構成了旋律。杭江路的風景到鄭家塢而後山水備。

於是我們轉了一個彎，就要和杭江秋景最精彩的部分對面了——要達到我們的頂點了。

蘇溪！——就是這個名字也像具有幾分的魅惑，但已不屬西施的諸暨境了。我們那個彎一轉過來，眼前便見燒野火般的一陣紅，——滿山滿塢的紅，滿坑滿谷的紅。這不是楓葉的紅，乃是柏子葉的紅。柏子葉的隙中，又有蕎麥的連篇紅稈彌補着。於是一切都被一襲紅錦製成的無縫天衣罩着了。

但若這幅紅錦是四方形的，長方形的，菱形的，等邊三角形的，不等邊三角形的，圓形的，橢圓形的，或任何其他幾何圖形的，那就不算奇，也就不能這般有趣。因為既有定形，就有盡處，有盡處就單調了。即使你的活動的視角可使那幅紅錦忽而方，忽而圓，忽而三角

忽而菱形，那也總不過那麼幾套，變盡也就盡了。不，這地方的奇不在這樣的變，而在你覺得它變，却又不知它怎樣變。這叫我怎麼形容呢？總之，你站在這個地方，你是要對幾何學本身也發生懷疑的。你如果嘗試說：在某一個瞬間，我前面有一條路，左手有一座山，右手有一條水。不，不對；決沒有這樣整齊。事實上，你前面是沒有路的，最多也不過幾碼的路，就又被山擋住，然而你的火車仍可開過去，路自然出來了。你說山在左手，也許它實在在你的背後；你說水在右手，也許它實在在你的面前。因為一切幾何學的圖形都被打破了。這一瞬間是在這樣畸形的一個圈子裏；過了一瞬間就換了一個圈子，仍舊是畸形的，却已完全不同了。這樣，你的火車不知直綫呢或是曲綫地走了數十分鐘，你的意識裏面始終不會抓

住那些山，水，溪灘的部位，就只覺紅，紅，紅，無間斷的紅，不成形的紅，使得你迷離恍惚，連自己立腳的地點也要發生疑惑。

尋常，風景是由山水兩種要素構成的，平疇不是風景的因素。所以山水畫者大都由水畔起山，山腳帶水，斷沒有把一片平疇畫入山水之間的。在這一帶，有山，有水，有溪灘，却也有平疇，但都布置得那麼錯落，支配得那麼調和，並不因有平疇而被壞了山水自然的結構，這又是這最精采部分的風景的一個特色。

此後將近義烏縣城一帶，自然的美就不得不讓步給人類更平凡的需要了，山水退爲田疇了，紅葉也漸稀疏了。再下去就可以「自鄞無議」^①。不過我們這部小說現在尙未完成，其餘三分之一的回目，不知究竟怎樣，將來的大

團圓只好聽下回分解了。^②

眞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造鐵路計畫，何曾有把風景作參考的呢？然而杭江路居然成了風景的傑作！

選自東方雜誌

註

① 回教國君主之稱。② 鄞一作

檜。春秋時吳季札觀樂於魯，魯爲歌雅頌及各國之詩，季札各有評論，自檜以下無譏焉，事見左傳。鄞乃小國，後滅於鄭。今凡言降而愈下，至不屑評論者，謂之自鄞以下。③ 本文作時，杭江路尙未全段完成，故云。

一一 邵冠華詩兩首

旅程

雨聲裏

雨點把孔雀尾巴似的稻桿壓死，

雨點洒落在馱着夕陽的鴉背上了。

雨聲像螻蛄爬向牆，

雨聲像蛾蟲在撲撲地振翼。

雨裏的思潮是靜默的——

如破裂的磨石下的流水。

簾外的星光墮向屋頂，

幾個旅客在緊趕行程，

玲瓏的馬鞭忽地漏失，

池裏的浪花籠罩夜的紫影。

衰頹的老馬灑下老淚幾點，

葉片的墮地有如雨聲。

鞍上的旅客已經入夢，

池裏的月影移向街心。

選自小說月報

一一一 夕陽下

戴望舒

晚雲在暮天上散錦，
溪水在殘日裏流金；
我瘦長的影子飄在地上，
像山間古樹底寂寞的幽靈。

荒塚裏流出幽古的芬芳，
在老樹枝頭把蝙蝠迷上，
牠們纏綿瑣細的私語
在晚烟中低低地迴蕩。

遠山啼哭得紫了，
哀悼着白日底長終；
落葉却飛舞歡迎
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風。

幽夜偷偷地從天末歸來，
我獨自還戀戀地徘徊；
在這寂寞的心間，我是
消隱了憂愁，消隱了歡快。

一三三 貓

鄭振鐸

我家養了好幾次的貓，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歡貓的，她常在課後回家時，逗着貓玩。有一次從隔壁要了一隻新生的貓來。花白的毛，很活潑，常如帶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陽光裏滾來滾去。三妹常常取了一條紅帶，或一根繩子，在牠面前來回的拖着搖着，牠便撲過來搶，又撲過去搶。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們，可以微笑着消耗過一二小時的光陰。那時太陽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鮮與快樂。後來這貓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東西，光澤的毛也污澀了，終日躺在廳上的椅下，不肯出來。三妹想着種種方法去逗牠，牠都不理會。我們都很替牠憂鬱。三妹特地買了一個很小很小的銅鈴，用紅綾帶穿了，掛在牠頸下，但只顯得不相稱。牠只是毫無生意的、懶惰的、鬱悶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從編譯所回來，三妹很難過的

說道：『哥哥，小貓死了！』

我心裏也感着一縷的酸辛，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當時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緊，我再向別處要一隻來給你。』

隔了幾天，二妹從虹口舅舅家裏回來；她道，舅舅那裏有三四隻小貓，很有趣，正要送給人家。三妹便慫恿她去拿一隻來。星期日，母親回來了，帶了一隻渾身黃色的小貓回來。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這隻黃色小貓吸引去了。這隻小貓比第一隻更有趣，更活潑。牠在園中亂跑，又會爬樹，有時蝴蝶安詳地飛過時，牠也會撲過去捉。牠似乎太活潑了，一點也不怕生人，有時由樹上躍到牆上，又跑到街上，在那裏曬太陽。我們都很爲牠提心弔膽，一天都要『小貓呢？小貓呢？』的查問好幾次，每次總要尋找了一回方才尋到。三妹常指着牠笑罵道：『你這小貓呀，給叫化的捉去，才不亂跑呢！』我回家吃中飯，總看見牠坐在鐵門外邊，一見我進門，便飛也似的跑進去了。飯後的娛樂，

是看牠爬樹，隱身在陽光隱約的綠葉中，好像等着要捕捉什麼似的。把牠捉了下來，牠又極快的爬上去了。過了二三個月，牠會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隻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間便不再聽見討厭的吱吱聲了。

有一天清早，我起床來，披衣下樓，沒有看見小貓；在小園裏找了一遍也不見。心裏便有些失亡的預警。

『三妹，小貓呢？』

她慌忙的跑下樓來，答道：『我剛才也尋了一遍，沒有看見。』

家裏的人都忙亂的尋找，但終於不見。

李媽道：『我一早起來開門，還見牠在廳上。燒飯才不見牠。』

大家都不高興，好像亡失了一個親愛的同伴；連向來不大喜歡貓的張媽也說：『可惜！可惜！這樣好的一隻小貓。』

我心裏還有一線希望，以爲牠偶然跑到遠處去，也許會認得歸途的。

午飯時，張媽訴說道：『剛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頭，她說早上看見我家的小貓在門外，被一個過路的人捉去了。』

於是這個亡失是證實了。三妹不高興，咕嚕着道：『他們看見了，爲什麼不出來阻止？他們明曉得牠是我家的！』

我也悵然地，憤恨地，咒罵那個不知名的奪去我們所愛的東西的人。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

冬天的早晨，門口蜷伏着一隻很可憐的小貓，毛色是花白，但並不好看，又很瘦。牠伏着不去。我們如不留養下來，至少也要爲冬寒和飢餓所殺。張媽將牠拾了進來，每天給牠飯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歡牠。牠不活潑，也不像別的小貓那樣喜歡玩耍。牠好像是具有天生的憂鬱性的，連三妹那樣愛貓的人，對於牠也不很注意。如此的過了幾個月，牠在我家仍是一隻若有若無的動物。牠漸漸肥胖了，但仍不活潑。大家在廊前曬太陽閒談着時，牠也常來蜷伏

在母親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時也逗着牠玩，但並沒有對於前幾隻小貓那樣感興趣。有一天，牠因夜裏冷，鑽到火爐底下去，毛被燒脫了好幾塊，更覺得難看了。

春天來了，牠成了一隻壯貓了，却仍不改牠的愛鬱性，也不去捉鼠，終日懶情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這時妻買了一對黃色的芙蓉鳥來，掛在廊前，叫得很好聽。妻常常吩咐張媽換水，加鳥糧，洗刷籠子。那隻花白貓對於這一對黃鳥，似乎也特別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對鳥籠凝望。

妻道：『張媽，當心貓！牠會吃鳥呢。』

張媽便跑來把貓捉了去。隔一會，牠又跳上桌子對鳥籠凝望了。

一天，我剛要從樓上下來，忽聽見張媽嚷道：『啊呀！鳥死了一隻了，給咬去了一條腿，籠板上都是血呢！什麼該死東西咬牠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只見一堆斷毛零羽之中，一隻滿身血污的死鳥躺在那裏，好像牠死前曾和敵人掙扎了許久。

我很憤怒的嚷道：『一定是貓！一定是貓！』便立刻去找尋這凶手。

妻聽見了也慌忙跑下樓來，看見死鳥，心中很是難過，便道：『不是貓咬死的，還有誰？牠常對鳥籠望着，我早就叫張媽當心了。張媽，你幹嗎不當心！』

張媽默默無言，不能有什麼話來辯護。

於是貓的罪狀證實了。大家都去找這可厭的貓，想給牠一頓懲戒。找了半天，却沒找到。真是「畏罪潛逃」了，我心裏忖。

三妹在樓上叫道：『貓在這裏了。』

牠躺在露臺板上曬太陽，態度很是安詳，嘴裏好像還在那裏吃什麼。我想，牠一定還在吃那鳥腿，一時不由得怒氣衝天，拿起門樓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過去打了一下。牠很悲楚的叫了一聲「咪嗚！」就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裏仍舊憤憤的，以爲懲戒得還沒有快意。

隔了幾天，李媽在樓下叫道：『貓，貓！又拿鳥去了。』同時我看見一隻黑貓飛快的逃過露臺，嘴裏啣着那贖下來的一隻黃鳥，却並不是我們的貓。我於是頓覺自己的錯誤了。

我心裏十分難過，真的，我的良心受傷了。我沒有判斷明白，便妄下斷語，冤苦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想到牠的無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當初的暴怒，我當初的虐待，都成爲刺痛我良心的針了！

我想補救我過失，但牠是不懂說話的，我將怎樣對牠表白我的誤解呢？兩個月後，我們的貓忽然死在鄰家屋脊上。我對於他的亡失，比以前兩隻貓的亡失更要難過得多。

採自家庭的故事

一四 淑士國

李汝珍

多九公、唐敖、林之洋三人進了酒樓，就在樓下檢個桌兒坐了。旁邊走過一個酒保，也是儒巾素服，面上戴着眼鏡，手中拿着摺扇，斯斯文文走來，向着三人打躬陪笑道：『三位先生光顧者，莫非飲酒乎？抑用茶乎？敢請明以教我。』林之洋道：『你是酒保！你臉上戴着眼鏡，已是不配，你還滿嘴通文，這是甚意？剛纔俺同那些生童講話，倒不見他有甚通文，誰知酒保倒通起文來，真是「整瓶不搖半瓶搖」！你可曉得俺最喉急，耐不慣同你通文，有酒有茶，只管快快拿來！』酒保陪笑道：『請教先生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茶要一碟乎？兩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麼乎不乎的？你只管取來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給你一拳！』嚇得酒保連忙說道：『小子不敢！小子改過！』隨即走去取了一壺酒，兩碟下酒之物——一碟青梅，一碟蠶菜——三個酒

杯，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退了下去。

林之洋素日以酒爲命，見了酒心花都開，望着二人說聲「請了」，舉起杯來一飲而盡；那酒方纔下咽，不覺緊皺雙眉，口水直流，捧着下巴喊道：「酒保錯了！把醋拏來了！」只見旁邊座兒有個駝背老者，身穿儒服，面戴眼鏡，手中拏着剔牙杖，坐在那裏斯斯文文，自斟自飲，一面搖着身子，一面口中吟哦，所吟無非之乎者也之類，正吟哦得高興，忽聽林之洋說酒保拏醋來，慌忙住了吟哦，連連搖手道：「吾兄旣已飲矣，豈可言乎？你若言者，累及我也！我甚怕哉！故爾懇焉！兄耶！兄耶！切莫語之！」唐多二人聽見這幾個虛字，不覺渾身發麻，暗暗笑個不了。林之洋道：「又是一位通文的，俺埋怨酒保拏醋算酒，與你何干？爲甚累你倒要請教！」老者聽罷，隨將右手食指、中指，放在鼻孔上擦了一兩擦道：

「先生聽者！今以酒醋論之，酒價賤之，醋價貴之。因何賤之爲甚，貴之其

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爾賤之；醋味厚之，所以貴之。人皆買之，誰不知之？他今錯之，必無心之；先生得之，樂何如之！第既飲之，不該言之。不獨言之，而謂誤之；他若聞之，豈無語之？苟如語之，價必增之；先生增之，乃自討之。你自增之，誰來管之？但你飲之，即我飲之；我既類之，增應同之；向你討之，必我討之。你既增之，我安免之；苟亦增之，豈非累之？既要累之，你替與之。你不與之，他安肯之？既不肯之，必尋我之。我縱辯之，他豈聽之？他不聽之，勢必鬧之。倘鬧急之，我惟跑之。跑之跑之，看你怎麼了之！」

唐多二人聽了，惟有發笑。林之洋道：「你這幾個「之」字，盡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隨你講去，俺也不懂，但俺口中這股酸氣，如何是好！」桌上望了一望，只有兩碟青梅、蠶菜，看罷口內更覺發酸，因大聲叫道：「酒保！快把下酒茶多掣兩樣來！」酒保答應，又取三個碟子放在桌上。一碟鹽豆，一碟青豆芽，一碟豆瓣。林之洋道：「這幾樣俺喫不慣，再添幾樣

來！』酒保答應，又添四樣：一碟豆腐乾，一碟豆腐皮，一碟醬豆腐，一碟糟豆腐。林之洋道：『俺們並不喫素，爲甚只管拏這素菜？還有甚麼？快去取來！』酒保陪笑道：『此數肴也，以先生視之，固不堪入目矣！然以敝地論之，雖王公之尊，其所享者，亦不過如斯數樣耳！先生鄙之，無乃過乎？止此而已，豈有他哉？』多九公道：『下酒茶業已夠了，可有甚麼好酒？』酒保道：『是酒也，非一類也，而有三等之分焉！上等者其味醲，次等者其味淡，下等者又其淡也！先生問之，得無喜其淡者乎？』唐敖道：『我們量窄，喫不慣醲的，你把淡的換一壺來！』酒保登時把酒換了。三人嘗了一嘗，雖覺微酸，還可喫得。林之洋道：『怪不得有人評論酒味，都說酸爲上，苦次之，原來這話出在淑士國的……』

只見外面走進一個老者，儒巾淡服，舉止大雅，也在樓下檢座兒坐下道：『酒保！取半壺淡酒，一碟鹽豆來！』唐敖見他器宇不俗，向前拱手道：『老丈請了！請教上姓？』老者還禮道：『小弟姓儒。還未請教尊姓！』當時多林二人

也過來，彼此見禮，各通姓名，把來意說了。老者道：『原來三位都是天朝老先生，失敬！失敬！』唐敖道：『老丈既來飲酒，與其獨酌，何不屈尊過去，奉敬一杯，一同談談呢？』老者道：『雖承雅愛，但初次見面，如何就要叨擾！』多九公道：『也罷！我們「移樽就教」罷！』隨命酒保把酒菜取了過來，三人讓老者上坐，老者因是地主，再三不肯，分賓主坐了。彼此敬了兩杯，喫些下酒之物。唐敖道：『請教老丈，貴處爲何無論士農工商，都是儒者打扮，並且官長也是如此。難道貴賤不分麼？』老者道：『敝處向例，自王公以至庶民，衣冠服制，雖皆一樣，但有布帛顏色之不同；其色以黃爲尊，紅紫次之，藍又次之，青色爲卑。至於農工商賈，亦穿儒服。因本國向有定例，凡庶民素未考試的謂之「游民」。此等人身充賤役，不列四民之中，卽有一二或以農工爲業，人皆恥笑，以爲游民不執常業，莫不遠而避之。因此本處人自幼莫不讀書，雖不能身穿藍衫，名列膠庠，只要博得一領青衫，戴個頭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內；從此讀書

上進固妙如或不能，或農或工，亦可各安事業了。」唐敖道：「據老丈之言，貴處庶民，莫不從考試出來。第舉國之大，何能個個能文呢？」老者道：「試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啓，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歷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只要精通其一，就可取得一頂頭巾，一領青衫。若要上進，却非能文不可！至於藍衫，亦非能文不可得！所以做處國王，當日創業之始，曾於國門寫一對聯，下句是「要好兒孫必讀書」，就是勉人上進之意。」

多九公道：「請教老丈，貴處各家門首所立金字匾額，想是其人賢聲素著，國王賜匾表彰，使人效法之意；內有一二黑匾，如「改過自新」之類，是何寓意？」老者道：「這是其人雖在名教中，偶然失於檢點，作了違法之事，並無大罪，事後國王命豎此匾，以爲「改過自新」之意；此等人如再犯法，就要加等治罪，倘痛改前非，衆善奉行，或鄉鄰代具公呈，或官長訪知其事，都可奏明

將匾除去；此後或另有善行，賢聲著於鄉黨，仍可啓奏另豎金字匾額；至豎過金字匾額之人，如有違法，不但將匾除去，亦是加等治罪，卽「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這總是國主勉人向善，諄諄勸戒之意；幸而讀書者甚多，書能變化氣質，遵着聖賢之教，那爲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四人閒談，不知不覺，連飲數壺。老者也問問天朝光景，嘖嘖讚美，又說許多閒話。老者酒已夠了，意欲先走一步。唐敖見天色不早，算還酒帳，一同起身。老者立起，從身上取下一塊汗巾，鋪在桌上，把碟內所剩鹽豆之類，盡數包了，揣在懷中道：「老先生錢已給過，這些殘肴，與其白教酒保取去，莫若小弟順便帶回，明日倘來沽飲，就可再叨餘惠了。」一面說着，又拏起一把酒壺，揭開壺蓋，望了一望，裏面還有兩杯酒，因遞給酒保道：「此酒寄在你處，明日飲時，倘少一杯，要罰十杯哩！」

一五 劉老老

曹雪芹

却說榮國府內有一個大花園，名叫大觀園，園中樓閣亭臺，山林花草，以及村舍茅屋，荷池稻田，無不具備。所有榮府下一輩的姊妹，及一位公子名喚寶玉的，都分住在園內。當時平兒等來到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美人一般的丫鬚；在那裏搥腿。鳳姐站着正說笑

。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前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太太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娘子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怕生，不知問候。賈母向劉老老問長問短，又留他住一兩天再去。那搥腿的丫鬚，名

喚鴛鴦，是賈母貼身服侍有體面的大丫頭，見賈母留劉老老住下，忙命老婆子帶去洗了澡，挑了兩件隨常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樣場面，忙換了衣裳出來，再在賈母榻前，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都在這裏坐着，也都聽得津津有味。說了一會，大家也就散了。

次日，賈母因見園中菊花盛開，叫了寶玉等姊妹們來，商議在園中擺席賞菊。一夕無話。次日天氣清明，賈母帶領衆人來到園內。劉老老也隨了來。只見一個丫鬚，捧着一個大盤子，裏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檢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回頭笑向劉老老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

：「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個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說話間，已到了一處，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地下蒼苔佈滿，中間一條石子砌的路，劉老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却走土地。衆人拉他道：「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這是我們走熟的路。」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脚下果踏滑了，拍蹠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自己也笑着道：「纔說嘴，就打嘴。」賈母對劉老老道：「這是我外孫女兒林黛玉的屋子。這裏叫做瀟湘館。」說着走出瀟湘館，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着大食盒走來。鳳姐忙問早飯擺在那裏。賈母道

：「擺在那邊秋爽齋就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隨後就來。」

鳳姐聽說，便同了鴛鴦等帶着端飯的人，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我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有一個湊趣兒的，拏他取笑兒。我們今日也得一個女清客了。」鳳姐會意，兩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撮弄劉老老。正商議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大家入座。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了。」調停已畢，然後歸坐。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桌，鴛鴦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

那劉老老入了坐，拏起箸來，覺沈甸甸的

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拏一隻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個叉把子，比我那裏鐵叉還重，那裏拏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等到上菜之時，鳳姐特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撐頭！」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大家有噴了茶的，有吐出飯的。林黛玉笑的岔了氣。寶玉笑得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話都說不出來。侍候的媳婦丫兒們，無一個不笑的彎腰屈背。獨是鳳姐鴛鴦二人，還只管讓劉老老。

劉老老拏起箸來，只覺不便，又道：「這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俊的。我且吃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

賈母笑的眼淚都出來了，只忍不住，叫人在後搵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那裏夾得起來，滿碗裏鬧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頸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拾，早有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他取笑。

賈母帶領衆人，各處閒逛了一會。賈母吩咐將席擺在園中綴錦閣下。大家走來入席，吃了一會酒，行了一會令，劉老老又鬧出許多笑話來。

一時席散，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別處逛了一會。賈母倦了，鳳姐等圍隨着歇息去了。這裏寶玉姊妹及衆丫鬚，都要帶着劉老老逛，隨着取笑。一時來至一個牌坊底下，牌坊上嵌着『省親別墅』四個字。劉老老道：『阿呀！這裏還有大廟呢！』說着，便爬下叩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坊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麼？』衆人笑的拍手鼓掌，還要擊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

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及許多油膩飲食，又多吃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來。瀉完走出，酒被風吹，只覺得頭暈眼花，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尋不着門。再走過去，忽見一帶竹籬。順着路走去，得了一個月洞門。跨進門內，只見迎面一帶水池，沿池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彎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子，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

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甚疼。細看那女孩兒，原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走進門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金彩珠光，眼都看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剛從屏後得了一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着你進來的？』又見他帶着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的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見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想畢

，伸手一摸，再細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機括，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進去；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他此刻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扭身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料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這牀上了。

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尋不着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毛廁裏了？』因命兩個婆子去尋，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寶玉房中一個大丫頭名叫襲人說道：『一定他醉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

後院子裏去了。我且去看來。』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玩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就聽見霹靂聲如雷；忙進房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腳的仰臥牀上，襲人一驚不小，慌忙趕上來，將他沒死沒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污了牀！』襲人恐驚動人，被寶玉曉得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點上許多香。所喜不曾嘔吐，就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出去就說醉倒在山石子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

？我就像到了天宮裏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

吃罷晚飯，劉老老帶著板兒，到賈母及鳳姐兩處告辭，就在賈母這邊過了一夜。次日劉老老帶了板兒，由角門出來上車回去了。

一六 李廣

范文瀾

李廣，隴西成紀人。廣家世學射爲將。廣長身猿臂，善射出於天性，就是他家裏人，也沒有及得他的。漢文帝時做武騎常侍。文帝說：『像李廣的材氣，要是生在高祖時候，萬戶侯何足道哉！』景帝時做上郡太守。帝遣中貴人（卽太監）從廣習戰在軍中，中貴人將數十騎縱轡馳騁，遇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從騎被殺略盡。中貴人害怕，跑去見廣。廣說：『你們一定遇見匈奴射鵬人了。』率百騎自往，射殺二人，生縛一人。正要上馬回來，望見匈奴有數千騎。匈奴也望見漢兵，以爲是誘敵的，急上山列陣。廣從騎大恐，想疾馳逃去。廣說：『我們離大軍數十里，如果奔逃，定被匈奴追上殺盡。不如留在此地；他們疑是誘兵，決不敢擊我。』因下令前進，不到匈奴陣二里許，下令止步，都下馬解鞍。有騎白馬敵將出陣巡視。廣突上馬與十餘騎奔前把他射死，轉來解

鞍放馬安臥。匈奴疑怪，終不敢擊。一直到半夜，匈奴怕被伏兵暗襲，引兵散走。第二天早晨，廣才回來。

武帝元光六年，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㊸擊匈奴，匈奴兵多，大破廣軍。單于久聞廣聲名，下令必生擒李廣。廣受傷被執，匈奴於兩馬間作繩絡，臥廣絡上。廣假死，行十餘里，偷眼看近旁有一幼童騎良馬，蹀騰上推墮幼童，奪弓矢鞭馬南馳數十里。匈奴追騎數百，廣一面走，一面射，路上遇部下敗兵，竟得脫身。過了些時，武帝拜廣右北平^㊹太守，匈奴稱他爲漢飛將軍，好幾年不敢入界掠奪。有一次廣在冥山^㊺打獵，望見臥虎，一箭就把虎射死。取髑髏做枕頭，誇示自己的威猛。過了些時在冥山又見虎伏亂草間，急忙射去，近看乃是一塊臥石，箭已深入石中。再試發矢，竟不能入。揚雄^㊻批評這件事說：『至誠則金石爲開。』的確，要成就任何事業，沒有誠心，是不會有有效的。元狩^㊼二年，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分路出發。廣行幾百里，遇匈奴

左賢王四萬騎。匈奴縱兵圍廣，全軍恐慌。廣令第三子李敢前去衝鋒，敢率數十騎直陷敵陣，左右馳騁，如入無人之境，回來報告李廣說：「這羣奴虜好對付得很。」軍士才膽壯起來。廣列圓陣，面向外，匈奴自恃人多，死命攻擊，飛箭似暑天暴雨。漢兵死傷過半，箭也快要用完。廣下令全軍張弓注矢，肅靜毋嘩。自取大弓出陣前射敵將，弦聲勁急，連殺數人，沒有空放一箭。匈奴大驚，不覺失氣。這時候日落天黑，匈奴收兵，漢士卒才喘轉一口氣來，却都嚇得面無人色。廣巡視部伍，整理行陣，像沒有事一樣。全軍都佩服他的勇氣。第二天又與匈奴力戰，幸虧張騫軍趕到，左賢王引兵退走。廣軍受攻，幾乎全滅。武帝原諒他，以少敵衆，援兵遲到，沒有加罰。

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大出兵擊匈奴。廣屢次請求從軍；武帝嫌他年老，不肯允許。後來勉強派他做前將軍。衛青出塞，探知單于所在，自率精兵追去，令廣與右將軍合軍，走東路。廣不願意，對青說：「敝部號稱

前將軍；大將軍却教走東路！我二十歲就和匈奴打仗，好容易這回遇着單于；我願意作先鋒，同單于拚死命。」廣堅求做先鋒，衛青總是不聽。到後來，衛青聽得不耐煩，教長史^④封一道命令給廣的幕府，說快回部照命令做去。廣不能再說，祇好領兵合右將軍軍出東路。恰巧迷失了路，直等到大將軍戰勝回來，路上才遇見廣。廣已謁見大將軍，回到本軍，大將軍派長史送乾飯濁酒給廣，詢問迷路情形，並說大將軍要上奏章報告兩將軍不來接應的原因。長史不等廣回話，厲色叫廣的幕府快上文書來。廣說：「諸僚佐無罪。是我走錯了路，我現在自己上文書去。」廣走到幕府，對部下說：「我從二十歲起和匈奴打了七十多次仗。這回好容易跟大將軍出兵，可以親戰單于。大將軍一定要我走東路。路迂遠，偏偏又走錯了，這不是天意嗎！我年紀已經六十多，還有臉去對刀筆小吏辨是非麼？」說着，拔刀刎頸自殺。

廣做官前後四十餘年，歷任七郡太守，才能聲望地位比他差得太遠的

人，因軍功封侯做大官的不下數十人，他自己却總是失意無聊，廣歷官所得賞賜，都分給部下，與士卒同甘苦，家裏沒有積蓄，終身不談生產事。廣性寬緩簡便，不喜歡文書瑣碎。行軍不立部曲行陣，遇好水草，就止息，人人自便，不擊刁斗^④自衛。到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他不近水；士卒不盡餐，他不嘗食。因此部下愛戴，都願意出死力。他對敵發箭，必在數十步以內；不中不發，發必應弦倒地。但亦因此屢被敵兵窘迫至敗。廣同輩名將程不識批評他說：『李將軍治軍極簡便，得士卒心；但如果猝然遇敵，却恐怕抵當不住。』

李廣死的時候，不論相識的和不相識的，都爲他流淚痛惜！

節大丈夫

註

①在今陝西綏遠境內。

②關名，在今山西境。

③在今熱河境。

④在河南信陽

縣東南。

⑤西漢末年人。

⑥漢武帝年號。

⑦長史，官名。

⑧刁斗是古時

行軍用具，夜鳴之以警衆報時者。

一七 憶兒時——吃蟹

豐子愷

我的父親中了舉人以後，科舉就廢。他無事在家，每天吃酒，看書。他不要吃羊牛豬肉，而歡喜魚蝦之類。對於蟹，尤其歡喜。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親平日的晚酌，規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裏買來的開鍋熱豆腐干。他的晚酌，時間總在黃昏。八仙桌上，一盞洋油燈，一把紫砂酒壺，一只盛熱豆腐干的碎蓋碗，一把水烟筒，一本書，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貓；這印象在我腦中非常深，到現在還可以清楚地浮現出來。我在旁邊看，有時他給我一只蟹腳，或半塊豆腐干。然我歡喜蟹腳。蟹的味道真好，我們五六個姊妹兄弟，都歡喜吃，也是爲了父親歡喜吃的原故。只有母親與我們相反，歡喜吃肉，而不歡喜，又不曾吃蟹；吃的時候，常常被蟹螯上刺刺開手指出血，而且抉剔得很不乾淨。父親常常說她是外行。父親說：吃蟹是風雅的事，吃法也要內行才懂得。先

折蟹腳，後開蟹斗……腳上的拳頭（卽關節）裏的肉怎樣可以吃乾淨。臍裏的肉怎樣可以剔出……腳爪可以當作剔肉的針……螯上的骨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的蝴蝶……父親吃蟹真是內行，吃得非常乾淨。所以陳媽媽說：「老爺吃下來的蟹殼，真是蟹殼。」

蟹的儲藏所，就在天井角裏的缸裏。經常總養着五六只。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陽等節候上，缸裏的蟹就滿了。那時我們都有得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興致更濃。在深黃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場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得人靜，明月底下只有我們一家的人，恰好圍成一桌。此外只有一個供差使的紅英坐在旁邊談笑看月。他們——父親和諸姊——直到月落時光，我則半途睡去，與父親和諸姊不分而散。

這原是爲了父親嗜蟹，以吃蟹爲中心而舉行的。故這種夜宴，不僅限於中秋，有蟹的節季裏的月夜，無端也要舉行數次。不過不是良辰佳節，我們少

吃一點，有時兩人分吃一只。我們都學父親，剝得很精細，剝出來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積在蟹斗裏。剝完之後，放一點薑醋，拌一拌，就作爲下飯的菜。此外沒有別的菜了。因爲父親吃菜是很省的；並且他說蟹是至味，吃蟹時混吃別的菜肴，是乏味的。我們也學他。半蟹斗的蟹肉，過兩碗飯還有餘，就可得父親的稱讚，又可以白口吃下餘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勵節省。現在回想那時候，半條蟹腿肉要過兩大口飯。這滋味真是好！自父親死了以後，我不會再嘗這種好滋味。現在，我已經自己做父親，況且已茹素，當然永遠不會再嘗這滋味了。唉！兒時歡樂，何等使我神往！

一八 唐人七古二首

岑參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臺^①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②西見煙塵飛。
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
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
幕中草檄硯水凝。
虜騎聞之應胆懾，料知短兵不敢接，
軍師西門佇獻捷。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角，^③輪臺城北旄頭^④落。
羽書^⑤昨夜過渠黎，^⑥單于已
在金山西。戊樓西望烟塵黑，
漢兵屯在輪臺北。
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
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
三軍大呼陰山^⑦動。
虜塞兵氣連雲屯，
戰場白骨纏草

根。劍河^①風急雲片闊，沙口^②石凍馬蹄脫。亞相^③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註

①在今新疆省。

②即阿爾泰山。

③號角，軍中吹器。

④旄頭是星名。

⑤羽

書以木簡爲書，長一尺二寸，有急事加以鳥羽爲徵兵所用。

⑥地名，在今新疆。

⑦⑧⑨均在古西北塞外，
⑩次于宰相，指封大夫。

一九 蘇武

范文瀾

武帝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攻破西域大宛國，斬大宛王毋寡頭，威震四夷。武帝想乘勢滅絕匈奴。這時候匈奴且鞮侯單于新立，怕漢兵來攻，故意說：『我是小孩，那敢敵對漢天子；漢天子是我的老前輩。』把漢使臣拘留在匈奴的都送回來。武帝嘉獎他懂得道理，天漢^①二年，派中郎將蘇武持節

送還匈奴使臣留在漢朝的，另賜單于一份厚禮，答謝他的善意。武同副使張勝及隨員常惠等，上一百多人出塞，到匈奴，見單于。使事完了，正預備回國，恰巧有漢降將衛律的部下虞常等數十人，想趁單于出去打獵，劫單于的母親歸漢，並謀殺衛律。虞常和張勝是老朋友，他們暗中商量辦法，却不讓蘇武知道。後來虞常事敗，單于派衛律審辦這件案子，張勝怕連累，將事情告訴蘇武。武說：『事已如此，一定要牽引到我身上；如果被匈奴戮辱，一發無臉對國家了。』拔刀想自殺。張勝常惠救護他沒有死。虞常果然供出張勝來，單于忿怒，叫衛律去傳蘇武。武對常惠等說：『這樣不體面的事，偷活着，還有什麼臉回到朝廷去。』用刀死勁自刺。衛律大驚，趕緊抱住他，立刻飛騎去請醫生。醫生來時，武早已氣絕死了。醫生掘地成穴，裏面蓄微火，伏武在穴上，背上用腳踐踏，使瘀血流出，足有半天功夫，才慢慢轉過氣息。常惠等大哭，抬武歸寢帳，將養。單于尊重他的氣節，朝夜叫人來問候。

蘇武創傷好了些，單于通知武去觀審虞常，想乘機勸他降服。斬虞常訖，衛律說：『漢副使張勝，謀殺單于親近的大臣，該死。不過單于說過，祇要投降，就得免罪。』說着舉劍對張勝要砍下去，勝害怕求降。律又對蘇武說：『副使有罪，你得連坐。』武說：『我並不知道他們的密謀，又不是親屬，什麼叫連坐。』衛律舉起劍刺去，武安坐不動，顏色如常。衛律說：『蘇君！我棄漢歸匈奴，蒙單于大恩，封我做王，部下幾萬人，馬牛滿山谷，富貴到如此。蘇君今天投降，明天就同我一樣。白白把命喪了，誰知道你呢！』蘇武不理他。衛律又說：『蘇君聽我的話，我們就結拜做兄弟。如果不聽，將來要見我的面，怕不容易罷。』蘇武罵律道：『你做朝廷的臣子，背義忘恩，不顧羞恥，在蠻夷做降奴。我爲什麼要見你的面？』衛律知道要他降服是不可能的，回去報告單于。

單于聽了更加愛重，想法子要他轉心，把他放在大地窖裏。天下大雪，武飢寒交迫，蜷臥着，取雪和氈毛咀嚼吞下去。過了幾天，居然不死。匈奴以爲有

鬼神保護轉送他到極北邊境人跡不見的北海①。上叫他牧羊告訴他說『等公羊產了小羊，你才得回去。』他的部屬常惠等都被分離開住着，不得通消息。武到北海上，匈奴不給與食物，只好掘野鼠儲藏在洞裏的草根充飢。他無論在什麼時候，手裏總拿着出使時朝廷所賜的節；②一直五六年，節上的毛羽全脫落了。單于的兄弟於靛王射獵海上，因為蘇武能結魚網和修理弓弩，很喜歡他，送給他牲畜、盛酪壺、小氈帳等器物。蘇武生活因此比較優裕些。過了三年多，於靛王病死，部衆遷徙。衛律暗中教人去搶奪蘇武的牛羊。有一次，衛律教人用大皮袍緊緊細住蘇武，在暑天烈日下，曬了三天，想逼他降服。但是蘇武始終不屈。

李廣的長孫李陵，天漢二年將步兵五千人出塞，孤軍深入三十日到浚稽山③。單于自將三萬騎圍攻陵軍，被陵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增兵八萬餘人，血搏一晝夜。到底寡不克衆，客不鬪主，步不敵騎，遠不勝近。李陵矢盡兵

殲，不得已投降了。單于很尊重他，把自己的女兒給他做妻子，立爲右校王。

陵在漢朝和蘇武是朋友。武出使的第二年，陵降匈奴，心裏覺得慚愧，不敢去訪問蘇武。後來單于派陵到北海上去遊說蘇武，預備酒席音樂請武宴會，並對武說：「單于真心期望足下回心轉意。他知道我和子卿交情很深，教我來勸。足下終究不得歸漢，枉在這入跡不到的地方喫苦。誰知道足下的忠義呢？令兄長君做奉車都尉，跟天子到械陽宮，扶車下階，車轅觸柱折壞；被劾大不敬，自殺謝罪。令弟孺卿，奉命追捕罪人，沒有捉住，怕得罪，喫毒藥死了。我來時，太夫人已經去世，我親自去送葬。尊夫人年青，聽說改嫁了。那時候尊府上剩兩位令妹，兩個女孩，一個男孩，現在又隔了十多年，生死不可料。人命好似朝晨的露水，何苦如此呢！我剛投降的時候，心裏荒荒忽忽，像發狂一樣，覺得太對不起國家。加以老母被拘在牢獄，更不卜吉凶。我那種爲難痛苦的情形，比子卿格外嚴重些。而且天子年老，隨意造出法令，大臣無罪被滅族的有

幾十家，生命毫無保障。子卿這樣忠義，誰能真心賞識呢？請子卿聽我的話，不必再遲疑。」蘇武答陵道：「我家父子並沒有什麼功德，蒙天子特別成就，我父親官做將軍，位封侯爵；我兄弟都做天子左右的親近官。我立志要肝腦塗地，殺身報效，什麼刀斬火燒，沒有不甘心樂受的。臣子事君，等於兒子事父。兒子替父親死，有什麼怨恨！請你不要再說這些話罷！」李陵陪他喫了幾天酒，又對他說：「請子卿聽聽我的話。」蘇武不等說第二句，就接口道：「我其實早就算是死過的人了。大王一定要我投降，請從今天起，斷絕我們的私交，讓我死在大王面前。」李陵看他那番鐵石般的至誠心，不由得熱淚滿臉滾下來，衣襟都溼透了，長聲嘆道：「咳！義士！我李陵同衛律叛國的罪惡，真是上通到天了！」李陵不忍再說話，辭別回去，用他妻子的名義，送武牛羊幾十頭。過了些時，陵又到北海告訴蘇武說：「匈奴邊境捕得漢雲中郡^⑤人，說太守以下官吏都穿白衣服，聽說皇帝崩逝了。」蘇武聽了，口裏突然吐出狂血來，面

向南方大哭不止；朝夜行禮號哭，好幾個月沒有間斷。

昭帝即位後數年，匈奴同漢朝講和。漢朝要求放蘇武等回來。匈奴詐說蘇武早已死去；漢使信以爲真，也就不提了。後來漢使又到匈奴。常惠想法子夜裏見漢使，教他對單于說：漢天子在花園射雁，雁足上拴有帛書，說武現在北海某地。漢使大喜，照常惠所說質問單于。單于瞠目顧視左右侍臣，現出驚奇的樣子，對漢使抱歉說：『武等實在活着沒有死。』李陵知道蘇武快要歸漢，特備筵席給武賀喜，說道：『現在足下可以回朝了。足下在匈奴傳了大名，在漢朝立了大功。從古以來忠臣義士，史冊上所載的，圖畫上所記的，誰能及得子卿來。我李陵雖然怯懦不中用，那時候天子如果寬恕我些，保全我老母的殘命，我一定要找機會報答漢朝大恩。無奈天子聽信謠言，族滅我全家老幼；士大夫提到我隴西李氏，都嗤笑以爲污辱不足道。我對故國還有什麼顧戀呢！罷了！罷了！我不過要子卿曉得我的心就是了！異國的人，這一別永遠斷

絕了！李陵立起來舞蹈作歌道

『經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
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舞畢，陵已涕淚滂沱，嗚咽不能成聲，因遂與蘇武訣別。

單于召集蘇武舊部屬，除了投降匈奴及死了的，祇有九個人跟武歸國。
始元^①六年春，武等到京師，昭帝令武奉太牢^②拜謁武帝陵廟。因爲他在外
國長久，有大名，拜爲典屬國^③，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住宅一所。常惠徐聖趙
終根三人都拜爲中郎，各賜帛二百匹。其餘六人年老願回家，各賜錢十萬，終
身免納租稅。蘇武將所得賞賜分給兄弟朋友，家裏不存多餘的錢財。他回國
的第二年，兒子蘇元因與聞燕王謀反事被誅，武受連累免官。過了幾年，宣帝
卽位，說武是苦節老臣，又拜爲典屬國，封關內侯，特別尊寵他。武年老無子，宣
帝問左右：蘇武在匈奴多年，生有兒子沒有？武託人奏明：武從匈奴回漢的時

候，胡婦剛產生一個男孩，名叫通國，後來也會通過信息，想帶金帛去贖回來。
宣帝答應他的請求，通國不久歸漢。

蘇武四十歲出使匈奴，被留十九年，歸來鬚髮全白了。宣帝神爵二年，武
年八十餘病卒。

選自大丈夫

註

①漢武帝年號。

②即今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

③符節，古使臣執以示信之物。

④在今外蒙古境。

⑤在今山西綏遠境。

⑥漢昭帝年號。

⑦牛羊豕三牲具，謂

之太牢。

⑧官名，掌蠻夷降者。

二〇 望 鄉

(生上)

(引)凝望眼，極目關山遙遠。思想君親腸斷。怎消忠孝怨回首羝羊。散亂與
兩個野人爲伴。試把節毛來一看，表我君親面！

海水無邊無際；沙場無極無垠。無親無眷又無鄰，况又無家可奔！日裏無衣無食，夜間無被無衾。又無曆日記時辰：不知春夏來，那識秋冬盡！

（武斌令）我只得告天，天苦憐！望天，天與人做個方便！怎把我英雄來困倒！不如那楚屈原，他抱忠魂，葬魚腹，也落得個話傳！喲，喲，喲，吓，我又差了！那楚屈原因諫楚懷王不從，自投汨羅江而死，我蘇武受漢朝三世厚恩，言聽計從，沒來由，比他則甚！且住。前日有一漁父來說，有漢將李陵爲我而來，也被胡人拿住；後來單于又招他爲婿。未知真否？唉，豈有此理！那李將軍爲人最賢，怎肯與外國爲姻眷？我想，這節事非爲別

人之故，吓，多因是衛律那逆賊哄他爲不善！且住。若是李陵在此，也該來看我纔是，爲何不來呢？是了，是了，莫不是害羞漸，爲降胡，難相見，因此上不來到海邊。

（丙喊介）

（沉醉東風）我聽見一簇人馬鬧喧，吓，是了，莫不是衛律又來相勸。他若來時，呵，我拚一命喪黃泉，誓無他怨！早難道意回心轉，爲君守節，爲親保全，何曾爲一身上苟延！

二〇

望鄉

一一一

(四小軍投小生上)

(前腔) 蘇子卿別來數年，受盡了艱辛萬千。遙望草廬邊，見一人寒賤，免不得上前相見。(合) 爲君守節，爲親保全，何曾爲一身上苟延！

迴避了。(衆下)。(小生) 哥哥在那裏？(生) 兄弟在那裏？

(哭相思) 怎知今日重相見，這冤苦向誰分辨！

(生) 兄弟，你這般打扮，莫非走差了路頭麼？(小生) 哥哥，一言難盡！(生) 坐了講。(小生) 哥哥聽稟！(生) 啞。(小生)

(園林好) 從別後朝廷與兵五千……(生) 與你五千人馬做什麼？(小生) 到沙漠與哥哥報冤。(生) 生受你。(小生) 不想道一身落殿。(生) 如此說，你輸了吓？

(小生) 羞慚臉，怎生言說將起，淚漣漣！

(生) 那單于怎麼樣待你？(小生)

(前腔) 那單于惜才重賢……(生) 惜才重賢，敢是封了你什麼官職了？(小生) 賜咱官委託將權。(生) 看待如何？(小生) 每日裏開筵設宴。(生) 聞得招你爲婿，

可有此事否？（小生）將花豔女縮良緣；因此上被利名牽。

（生）呀呀，你在此享榮華，受富貴，竟不想朝廷了麼？（小生）哥哥吓！

（江兒水）不想朝廷怒，將咱祖家遷。（生）你的兒女也不顧了？（小生）滿門兒女遭刑憲。（生）你竟不想回去了麼？（小生）望巴巴有眼無由見，哭啼啼血淚空如霰。（生）哭也無用。（小生）教我如何回轉？（生）你平昔孝義忠心那裏去了？（小生）把孝義忠心，因此上將刀割斷！

（生）今日到此何幹？（小生）

（前腔）聞說哥哥在，李陵常挂牽。（生）既然牽挂，何不早來見我？（小生）幾回要見無由見。（生）要見何難？（小生）雁門關阻隔平生願。（生）今日來做什麼？（小生）請哥哥到望鄉臺聊叙別離歎。（生）去做什麼？（小生）到那裏暢飲，何妨消遣。（生）我不去。（小生）休得推辭，看李陵平昔交情之面！

（生）這是我斷然不去的。（小生）

(川撥掉) 休執戀，請前行，莫久延！論興衰貴賤由天，論興衰貴賤由天，歎滄海與桑田幾番變遷，把離愁且放寬！(生) 這離愁怎放寬？我身似秋霜難苟延；我的忠心鐵石樣堅。(小生) 請哥哥放下節旄！(生) 李陵，若要我折節延年，若要我折節延年，也罷，拚一命，死在眼前！(合)(小生) 把離愁且放寬！(生) 這離愁怎放寬？

(尾聲) (生) 形孤影隻誰爲伴，忍餓就飢北海邊。(小生) 誰與我兄解倒懸？

哥哥，小弟此來非爲別事，只爲受降城^①外新築一臺，名曰望鄉臺，請哥哥到彼望南一拜，以表哥哥忠臣孝子之心。(生) 既然如此，何不早說！若教我幹別的事，我斷然不去；若教我拜望家鄉，怎麼不去！(小生) 如此，哥哥請！(生) 客邸思鄉切，家鄉未得歸。(小生)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臺。看酒。(丑持酒上)。(小生)

(畫眉序) 同上望鄉臺，翠幙高張玳筵開。幸相逢知己，共倒金壘。臺下列履珠瑤簪；座間擁妓娥粉黛。(合) 這杯滿飲休辭醉，何妨暫展愁眉。

(前腔) (生) 鰕生^②愧不才，歷盡艱辛受狼狽；對樽前歡笑，自覺含哀。吓，李陵，尔斗我拜家望鄉，但不知在那一帶？(小生) 望南一帶就是。(生) 吓，望南一帶就是麼？

(小生)正是。(生)呀，你看雲山滿目，煙樹模糊，這一帶就是我的家鄉了！阿呀，我那聖上吓！念聖主……丑，李陵，你在那裏做什麼？(小生)隨哥哥拜望家鄉。(生)吓，你既降順在此，那一搭就不是你的家鄉了！誰要你拜！……我那聖上吓，念聖主聞闖^㉔憂懷[!]阿啲，我那親娘吓，歎慈母倚門凝待[!](合)這杯滿飲休辭醉，何妨暫展愁眉……

(小生)哥哥，小弟有言告稟。(生)講。(小生)懷忠守節，雖義士之綱常；應變隨機，乃達人之權度。哥哥何必膠柱鼓瑟？^㉕(生)背義忘恩，實人臣之共恥；去順效逆，豈義士之所爲！我蘇武受漢朝三世厚恩，豈肯食胡地一粒之粟！我甯甘餓死，決不貪生！(小生)陵聞臣與君以義合，子與親以孝先。漢天子春秋^㉖高邁，臣或無罪而見殺。太夫人光景暮矣，卿婦必易志而他歸。獨汝弟，存亡未可審也。今哥哥空死窮荒之地，朝廷怎知義士之心？請自思之，無遺後悔！(生)朝廷未通音信，老母未知生死，忠孝實難全忘！(小生)哥哥，此非小弟之故，單于聞陵與哥哥交厚，故使來說，不想哥哥，

(鑾銜兒)受盡了千磨百減，一點丹心似鐵！我欲待勸哥哥降順，教我有口難說！思量起，恁忠潔，好一似嚴霜皓月！這等看來，李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不可容也！

我自歎嗟，徒意切；這羞慚滿面，悄悄地偷彈淚血！

(前腔)(生)李陵，爲人臣子，當爲君親守節。我若是見義忘恩，肯與那盜賊無別！李陵，你教我去順他邦，我寧甘殞絕！我的意已決，和你從此別！李陵，我和你相交半世，不曉得我的性兒麼？我若貪圖榮貴，怎肯餐毡嚼雪！

(小生)小弟告別了，哥哥請自保重！你鐵石心腸不改移，含悲洒淚枉嗟吁！(生)一片赤心難盡說，空中惟有上天知！李陵，你今後休來看我！(生下)。(小生)唉，羞死我也！(下)

選自牧羊記

- 羝羊就是公羊。 ◎ 在今緞遠境。 ⊖ 漢書注：「鰕生，小人也。」後多用爲自謙之詞， ⊕ 閭闔是天門，故宮門之正門，亦稱閭闔。 ⊕ 瑟是古代的一種樂器，柱是瑟上的雁足，可以自由移易，以調絃之緩急者，「膠柱鼓瑟」喻拘泥不能變通。
- ⊕ 春秋卽一個人的年紀，春秋高邁是老了的意思。

一一一 黃明江

胡山源

閻典史應元[○]在江陰縣署大堂之上，將一切守城事務分派停妥之後，才向地上拾起那張小弩來，仔細觀看。它們是方才鳴鼓歡迎他時，從鼓裏跌出來的。

「誠意伯劉基造」，每一張弩上，都刻着這幾個字。

「這真是天助我的成功了，」閻典史掀着鬚髯說。一面他就叫過家丁王進忠來，對他說：「你作速往青陽去，請弩王黃明江來，說是奉我的命，須立刻就來。」王進忠答應了一聲，就向青陽出發。

閻典史沒有解任之先，早就認識黃明江，極其佩服黃明江所製的弩，色色精良，因此便稱黃明江爲「弩王」。黃明江因閻典史是個英

雄，所以也極其崇拜閻典史。他本來住在城裏的，後來閻典史解職住到砂山去，他就回到了青陽家裏。現在，閻典史重新入城，而且負起了守城的大任，本來就要差人去叫黃明江來，當不得鼓裏跌出那些小弩來，益發打動了他的心，所以立刻就派王進忠往青陽去。

傍晚的時光，黃明江帶着十幾個徒弟，和王進忠一同到了城裏。王進忠領他們一直到縣署裏，去見閻典史。

閻典史一看見黃明江，來不及說別的話，就將手中的小弩，遞給了黃明江說：「你看這種弩怎樣？」

黃明江拿在手端詳了一下，見是一尺多長的小弩，便說：「這種弩很好，不費工料而

極有用場。配上五寸長的小箭，射到百步之外，可以命中如意。」

「好罷，」閻典史說：「你就去找王華，傳我的命，叫他給你們地方和材料，趕造這種弩箭。」

王華爲他們找定馬明王廟，作爲製造弩箭之所。黃明江和他的徒弟們便連夜開工，趕緊製造。一連十幾天，造成了小弩千張，小箭十萬枝。

他們的工作，真是奮力，簡直日夜的製造。他們倦極了，至多打個盹。他們不用別人去督促，除了需要材料從速送來以外，並不需要什麼別的。黃明江尤爲精神旺盛。他的手不停的工作，他的嘴也不停的說着話，唱着曲，因爲他本來也是善於彈唱的。而且他所說的都是笑話，所唱的都是諧曲，使人聽了格外樂而忘

倦。他更能卽景生情，隨口說出，隨口唱出。

他們所造的弩箭，果然很爲得用。射手經過了黃明江的指點，射出去更能百發百中。一射中清兵的面目，清兵便要號叫而死。有一次，一個清兵在城外捧着一扇板門，擋着箭，向城邊走來，城上一個射手，便一連兩箭，將清兵的手釘在板門上，使他進退不得。

不過這究竟是小型的弩箭，射得稍爲遠些，就不能立刻致人於死命。這個情形，後來給閻典史聽見了，那天便問墜下的兵將，有什麼補救的辦法。

「可以用藥敷在箭頭，」北門衝鋒營的先鋒李從孝說。

「你會配合麼？」閻典史問。

「會的；用了我配合的藥，敷在箭頭，射到韃子^㊸的身上，不問射得多少深淺，可以見

血立死，』季從孝說。

『好，你就去找王華，給你準備一切罷，

』閻典史命着。

這樣一來，弩箭的效用便格外大了。

黃明江又和他的徒弟們，製造了一些大的弩箭，弩長四尺，箭長一尺五寸，以便及遠，去取清將的性命。

江陰守備陳瑞之，在江陰人民起義之初，想逃出城去，被人民捉了回來，下在獄中。後來恐怕他要爲內應，就將他連他的妻子僕役，一概在獄中殺死。他的長子叩頭說：他能够造軍器，死了未免可惜。大家就饒了他，仍舊關他在獄中。現在，閻典史來了，軍器果然十分需要，就將這個陳瑞之的兒子，放了出來，叫他到馬明王廟的間壁火神廟裏去製造軍器。他所製造的，是火磚和木銃，火磚闊三四寸，一

着到人身上便會燒起來；木銃和銀鞘差不多，長三尺五寸，闊二三寸，用木做成，中藏火藥，敵人到城下時，從城上投下去，觸動機關，木頭就會裂開來，鐵菱角四面飛出，人身一觸到便要死。

此外，閻典史自己又造了撻弩。這用鐵一塊，四週裝上鐵鉤，繫上棉繩而成。從城上將它擲下去，着到了敵人的身上，敵人就不能逃脫，便要被弔進城來殺死。至於火球，火箭之類，閻典史也一一命令人按照舊制仿造，無不曲盡其妙。清兵雖多，一時竟沒有辦法可以攻進城去，因此還不敢攻到靠近城牆的地方。不過斗大孤城，外面沒有救兵，裏面的糧草和軍器，無論如何儲積得多，久而久之，也自然要消耗完，而防守日趨於衰弱的。何況清兵又陸續從南京鎮江等地，運到了許多大礮，

日夜向城垣攻打着。

到了八月二十一日，江陰城就被打開了。

清兵一進城，逢人便殺，足足殺了三日三夜，方才封刀，出榜安民。可是城中的百姓，原來有十來萬人，打了八十多天的仗，又加這最後三天的屠殺，現在只剩下了大小五十三個人。他們躲在寺觀裏，寶塔上，和其他隱僻處，勉強保全了性命。其中一個，便是黃明江。

黃明江在清兵進城的那一天，沒有和他的徒弟們一樣，四散逃走。他只抓了一把小箭，一張小弩，爬到了馬明王的神櫃中坐椅的底下伏着。他準備誰向神櫃來搜，就發箭射他死。明知逃出去也是死，倒不如伏在這裏，等什麼人來和他同死，這就是他當時的決心。

奇妙得很，清兵到馬明王廟裏來搜尋的，三天之內，也有好幾個，却沒有往神櫃裏去搜

尋的。過了三天，聽聽外面已經沒有喊殺之聲，他斷定危險的時間已經過去。因為他知道，清兵的常例，破了城總要大殺三天，三天之後，人已殺盡，才算封刀休息，出榜安民。這時他便走下了神櫃，躊躇着打主意。

他無意之間，頭一迴過來，看見了壁上掛着的一把胡琴。這是他到了此地之後，自己製造的。在大家工作得最困憊的時候，他曾用它鼓勵過好幾次精神；在中秋節的晚上，他也曾用它來和過許用所作的五更轉曲子，打動了許多人的心絃。他有了主意了，便放下了弩箭，走過去取了下來。他又到厨下找了一些吃的東西，果了腹，將胡琴抱在懷中，出了廟門。他知道馬明王廟最近東門，便往東門走去。他面容憔悴，衣服破碎，路上雖然也遇着一二個清兵，並不引起清兵的注意，并且他一見

清兵，就裝着笑臉，躬起了背，讓在道左。他自己對自己說，明知他是惡狗，何必去惹他呢？

沒有多少時候，他就到了城門邊。

守城的約有十來個人，都是橫眉豎目，氣勢汹汹的樣子。他想，要出這個城門，必須要另外用些心思罷。他遠遠地就將懷中的胡琴取出來，和好了絃，一面走，一面輕輕地唱着。

「哇！幹麼？」一個滿面殺氣的守城的，看他走近時，向他喝着。

他拉着胡琴，打着悠揚的聲調唱着說：

『我往城外去。』

『幹麼要往城外去？』

他又唱着說：

『城裏不能住。』

同時，他見一時不能走出去，就立下來。

『幹麼城裏不能住？』

『吃的住的都沒有，我只好走我的清

秋路。』

守城的人，看他瘋不瘋，癩不癩，滑稽可笑，倒一時兇不起來。其中有個年輕的，本來覺得守着城門很無聊，就起了一個開玩笑的念頭，故意裝着一派正經的神氣說：「嚇，這小子靠不住，是個好細！非得盤問他一下不可！——嚇，小子，你姓什麼？」

黃明江老走江湖，還有什麼不明白他的心事的道理，便故意咳嗽兩聲，清清喉嚨，又將絃調了一調，換個調門，隨口唱着說：

『我姓黃。』

『叫什麼？』

『叫明江。』

『家住那裏？』

『我沒有家鄉。』

『滾蛋！人那裏會沒有家鄉！你養在什麼

地方的？』

『青陽；可憐現在已成一片荒場！』

『你有沒有父母？』

『有；可憐已不曉得流落在何方！』

『弟兄呢？』

『有的祭了礮火，有的餓了刀槍！』

『姊妹呢？』

『益發使人斷腸；有的投井懸樑，有

的剪刀抹了頸項，有的尖刀刺入了胸膛！』

他唱到這裏，故意裝着滑稽的悲態，用破

袖子揩揩他的眼皮。

『妻子呢？』

『音信渺茫！不死呢，羞辱難當，死

了，啊，此生不能再成鴛鴦！』

『好小子，還想成鴛鴦哩！兒女呢？』

『悲傷！死的死，亡的亡，總算都做

了國殤！』

『怪討厭的，唱了這些苦經。——你現在

要往那裏去呢？』

『我不知道我將何往。我只有到處徬

徨，到處流浪。』

他不等那個年輕成卒開口，拉了個過門。

『你算什麼過活呢？』那成卒在他過門拉

完之後又問。

『賣唱。』

『喲，你賣唱！——你唱了這一會，還該

給你錢呢，是不是？』

『那有這種妄想？——老爺們就算我

是個男孟姜。』

『什麼男孟姜？』

『孟姜女尋夫萬喜良，唱得關官把關門放。老爺們如果讓我出城去，我就謝了老爺們的賞。』

『這小子倒比得不差，』說着笑了起來。其他的人也有笑的。

『搜他一搜！』那個兇相的人說；不過說這話的意思，分明是許他出城去了。

『幾根窮骨頭，一身破衣裳；髒，髒，髒！不要污了老爺們的手掌。』

『得了，得了，』一個似乎頭目的人說；又向他叱着說：『滾！』

『喏，借光借光。』

黃明江將胡琴一聲收住，仍向懷中一抱，然後聳起了雙肩，顛起了脚跟，踉蹌地走出了城門。

他走了一會，覺得方才串了一會戲，當了

一下小丑，現在總算脫離龍潭虎穴了。但茫茫天壤間，不知道那裏是他的託足之所。

他方才所唱的，一半是為他人舉哀，一半也確是為自己寫照。他先回到青陽家中去看看，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一個人也不見，房子只是一堆瓦礫而已。從此他果然只好四處流浪，以製賣胡琴，並唱小曲為生。

他以為他是不見得會受到清兵的注意的；所以誰問他姓名，他並不隱瞞。不料貝勒博洛是個有心的人，進了江陰城之後，就留意訪問一些守城的重要人物；為了清兵死於弩箭的人很多，所以份外要訪問這造弩箭的人。到後來，他終於知道了黃明江，並且知道黃明江沒有死，已經逃出城去；就懸賞五百兩，要活捉他。過了一些日子，黃明江終於被帶到了博洛的面前。

黃明江想，這一次他總要被千刀萬剮的了，因為他那樣的傷害了清兵，不料博洛一見他，態度却很和平，對他說，『你以前做的事情，我都知道。那時各爲其主，也不必說了。以後你給我用，幫我辦事，一定有好處給你。』

這倒出於黃明江的意外。然而他並沒有如博洛的願，他只搖搖頭，不開口。

博洛看見他不答應，也不殺他，就將他監禁起來。

過了幾天，博洛動身北上，也給黃明江騎着馬，另外叫兩個騎卒，一前一後監視着他，和大隊同行。他對這兩個騎卒，表示着固有的愉快態度，一路上和他們說笑着。他們倆都是北方的老實人，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會說會話的人，所以差不多忘記了他是什麼人，和他很要好，並不十分拘束他。他要走，他們就走，

他要歇，他們就歇。而且他們知道博洛很重視他，所以更不敢得罪他。

黃明江是有意的，他和那兩個騎卒，走走歇歇，歇歇走走，漸漸地落到了大隊的後面，而且離得很遠。等到他們發覺這個事實時，黃明江便在一條岔路口對他們說，『由這條南面的小路，可以省去十里路，抄到前面的大路。』他們相信他，就三個人走上了小路。

他們走了好久，遇到了一條大河，河上面只有一條小木橋。他們看不能騎着馬過去，只好大家在橋邊下了馬。

黃明江說：『三八三騎一同走過去，恐怕這橋吃不起罷。』

有一個騎卒說，『那只好分三次走了。』他說了，就叫另一個騎卒先牽着馬過去。

那一個騎卒在牽着馬過橋時，黃明江便信

口開河地瞎談着，使這一個騎卒不注意，漸漸地移到了這一個騎卒的身旁。

『現在你可以過去了，』這一個騎卒對黃明江說。

『是，』黃明江答應着，但忽然又裝着失驚的樣子，指着這一個騎卒的馬的左後腳說，『呀，牠的蹄鐵落下了。』

這一個騎卒聽了他的話，就俯下身去，審視他的馬的左後腳。黃明江覷得真切，便用閃電一般的迅疾動作，將這騎卒腰間所掛的刀，從鞘中抽了出來，並且就此在他的後腰上，用力札了下去，來不及拔出那把刀，就立刻飛身上馬，向東南的岔路奔去。

那過了河的騎卒，眼看對河發生了這件意外事，一時不能回過河來，也只好目送着黃明江的後影，在滾滾的飛塵中消逝着。

過了幾年，天下太平了，黃明江年紀也老了，對於已往的事情，大家都沒有顧忌了；他將上述的一切經過，在酒酣耳熱，興會淋漓時，都向他的後輩講了出來。

他曾參加保衛江陰城的偉大工作，他曾被擄，他曾殺了押他的騎卒逃命，後來又經過了許多風險，他居然能够安靜地老死廬下。這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預先料到罷。

選自江陰義民別傳

註

○閻應元在明末任江陰典史。後遷廣東英德縣主簿，以母病未行。適值明亡，新典史陳明選乃迎應元合作，守江陰以抗清兵。○王華是他們的糧餉管理員。○稱滿兵之辭。○曲詞，不外是勗勵江陰人保衛祖國的話。○頁勒是滿州語部長之意。

宋詞二首

六州歌頭

張孝祥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
殆天數，非人力，洙泗^①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氈鄉，^②落日牛羊下，區脫^③縱橫。
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
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④千羽^⑤方懷遠，靜烽燧，^⑥且休兵。冠蓋
使，紛馳騫，^⑦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⑧使行人到此，忠憤氣
填膺，有淚如傾。

水調歌頭

陳亮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①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註

①傷感貌。

②指金人入寇事。

③二水名，在山東曲阜。

④孔子常設教于洙泗之上。

⑤謂敵人帳幕。時孝祥在金陵，隔江卽爲金兵所在。

⑥區讀與甌同。區脫是

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

⑦神京謂京師。

⑧干盾與羽翟，皆所以供樂舞之用。

者。此處借喻當時之和議也。

⑨烽燧所以舉火告警者也，此句意謂撤去防禦物。

⑩此二句謂議和使者往來不絕。

⑪翠羽所製之葆蓋，與繡有雲霓之旌旗，皆天子所用。此喻王師也。

⑫古人稱敵國曰虜，此指金人也。

⑬穹廬，氈帳也，匈奴所住。

⑭在漢長安城內，漢代諸侯來朝，爲設邸于藁街以居之。

⑮壤是土地，

封是疆域。此句意謂中原之地。

⑯廣大充塞之狀。

一三一 馬相伯先生的雄辯

張若谷

馬老先生有一副雄辯的口才。自從他在東京公使館參贊任內，爲了發表一篇外交演說，獲得了「中國第一大演說家」的別稱以後，他就到處被人家聘請演講。他上台演講時，事先從不預備底稿，大半是隨機應變，觸景取材。因爲他有豐富的中外學識，做根底，不憂沒有資料。每一開口，不但有聲有色，而且像舞台上的藝員一般，能夠抓住羣衆的心理。他實在是一個具有大政治家風度的雄辯家。

記得辛亥年武昌起義[○]後，沒有好久，江蘇的革命黨員聯合新軍，把盤據南京的張勳趕跑了。江蘇巡撫程雪樓丟了紗帽，做了本省的第一任都督。但是當初因爲革命黨員新軍中的下級將領，都榮升了高級將官，趾高氣揚，都督是不容易做。有一次，忽然聚集了一百幾十個革命軍官，帽兒上都高高

插上了白雞毛帚兒，在都督府裏叫罵喧吵，互相爭奪功勞，鬧得一塌糊塗，甚至幾乎揮拳要打起架來。程都督嚇得想逃之夭夭，他們拉住了他不准跑。那時相老正做南京的府尹，便挺身而出，代表都督，從中排解。

馬老先生，一眼看見那百幾十個雞毛帚兒正在聲勢洶洶，大鬧都督府，知道不是好惹他們的。他一踱到高台上，先來一個開場白道：

『諸位都是爲革命而志願犧牲的革命軍人。我要說一個故事比方給諸位聽：一個老媽子看護小主人日夜吃苦，須得要報酬。但是皇太后扶養皇帝，皇后扶養太子，她們的功勞比老媽子大，但是皇太后和皇后，却不會要過報酬，要工錢。諸位都是中華民國的皇太后，皇后，而不是中華民國僱來的老媽子；功勞雖然大，但都是分所當然！』

這一個妙喻，他們聽了又快活，又難過；但是那種不可一世的氣燄，確被他老人家這一盆冷水澆沒了。接着，他又發揮他一番大道理出來，最後還把

這一般不學無術的將官們，罵得狗血噴頭，弄得個個啞口無言。一場風波，給他安然敷衍過去了。

選自馬相伯先生年譜附錄

二四 西行通訊 一

朱自清

我們八月廿二日由北平動身，廿四日到哈爾濱。這至少是個有趣的地方，請聽我說哈爾濱的印象。

這裏分道裏道外南崗馬家溝四部分。馬家溝是新闢的市區，姑不論南崗是住宅區，據說建築別有風味；可惜我們去時，在沒月亮的晚上。道外是中國式的市街，我們只走過十分鐘。我所知的哈爾濱，是哈爾濱的道裏，我們住的地方。

道裏純粹不是中國味兒。街上滿眼是俄國人，走着的，坐着的。女人比那兒似乎都要多些。據說道裏俄國人也祇十幾萬，中國人有三十幾萬；但俄國人大約喜歡出街，所以便覺滿街都是了。你黃昏後在「中國大街」上走，或在南崗秋林洋行前面走，瞧那擁擁擠擠的熱鬧勁兒。上海大馬路等處入夜也鬧攘攘的，但亂七八糟地各有目的。這兒却幾乎滿是逛街的。這種忙裏閒的光景，別處是沒有的。

但這裏雖有很高的文明，却沒有文化可言。住一兩個禮拜，甚至一個月，大致不會教你膩味，再多可就要看什麼人了。這裏沒有一身像樣的書店。中國書外國書都很稀罕；有些大洋行的窗戶裏雖放着幾本俄文書，想來也只是給商人們消閒的小說罷。最離奇的是這裏市招上的中文，如「你吉達」、「民娘九爾」、「阿立古爾如次」等譯音，不知出於何人之手。也難怪，中等教育還在幼稚時期的，已是這裏的最高教育了！

這裏雖是歐化的都會，但閒的處所竟有甚於北平的。大商店上午九點開到十二點；一點到三點休息；三點再開，五點便上門了。晚上呢，自然照例開電燈，讓炫眼的窗飾點綴坦蕩蕩的街市。穿梭般的男女比白天多得多。俄國人，至少在哈爾濱的，像是與街有不解緣。在巴黎倫敦最熱鬧的路上，晚上逛街的似乎也只如此罷了。街兩旁很多休息的長椅，並沒有樹蔭遮着；許多俄人就這麼四無依傍地坐在那兒。有些竟是爲了消遣來的。閒一些的街中間還有小花園，圍以短短的柵欄，裏面來回散步的不少。——你從此定可以想到，一個廣大的公園，在哈爾濱是決少不了的。

這個現在叫做「特市公園」，大小彷彿北平的中山公園，但布置自然兩樣。裏面有許多花壇，用各色的花拼成種種對稱的圖案；最有趣思的是一處入口的兩個草獅子。是蹲伏着的，滿身碧油油的嫩草，比常見的獅子大些，神氣自然極了。園內有小山，有曲水，有亭有橋；橋是外國式，以玲瓏勝。水中可

以划船，也還有些彎可轉。這樣便耐人尋味。又有茶座、電影場、電氣馬（上海大世界等處有）等。這裏電影不分場，從某時至某時老是演着。我們去的那天，正演西遊記；不知別處會演些好片子嗎。

這裏有一樣便宜的東西，便是俄國茶。我們第一天在天津館喫麵，以爲便宜些；那知第二天喫俄國午餐，竟比天津館好而便宜得多。去年暑假在上海，有人請喫「俄國大茶」，似乎那時很流行，大約也因為價廉物美吧。俄國茶分量多，便於點茶分食；比喫別國茶自由些；且油重，合於我們的口味。我們在街上見俄國女人的脛癭肥的多，後來在西比利亞各站所見也如此；我們常說，這怕是茶裏的油太重了吧。

最後我要說松花江，道裏道外都在江南，那邊叫江北。江中有一太陽島，夏天人很多，往往有帶了一家人去整日在上面的。島上最好的玩意自然是游泳，其次許就算划船。我不大喜歡這地方，因為毫不整潔，走着不舒服。我們

想下水洗浴，因未帶衣服而罷。島上有一個臨時照相人，我們坐在小船上讓他照一個相。岸邊穿着游泳衣的俄國孩子共四五人，跳跳跑跑地硬擠到我們船邊，有的浸在水裏，有的爬在船上，一同照在那張相裏。這種天真瀾漫，倒也有些教人感着溫暖的。臨時照相人，哈爾濱甚多，中國別的大都市裏，似未見過。照得不會好，當時可取，足爲紀念而已。從太陽島划了小船上道外去。我是剛起手划船，在北平三海來過幾回；最痛快是這回了。船夫管着方向，他的兩槳老是伺候着我的。槳是洋式，長而勻稱，支在小鐵叉上，又穩，又靈活；槳片是薄薄的，彎彎的。江上又有什麼萍藻，顯得寬暢之至。這樣不喫力而得討好，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第二天我們一伙兒便離開哈爾濱了。

此信八月卅一日在西比利亞車中動手寫，直就攔到今日纔寫畢。在時間上，不在篇幅上，要算得是一通太長的信了。一切請原諒罷！

二十年十月八日倫敦。

一五 西行通訊 二

朱自清

這一回說給你：我們過西比利亞的情形。

平常想到西比利亞，眼前便髣髴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陽照着，或者凜冽的北風吹着，或者連天的冰雪蓋着。相信這個印象一半從勸勒歌來，一半從翻譯的小說來。我們火車中所見，却並不如此驚心動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緣故罷。荒涼誠然不錯，但沿路沒有童山；幾千里的青綠，倒將西比利亞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處點綴着木屋，是向所未見。我們在西比利亞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細雨中，這些微微發亮的木屋是有一種特別的調子的。

頭兩天是晴天，第一天的落日真好看；只有那時候我們承認西比利亞的偉大。平原漸漸蒼茫起來，它的邊際不像白天分明，似乎伸展到無窮盡的

樣子。只有西方一大片深深淺淺的金光，像是一個海。我們指點着，這些是島嶼，那些是船隻，還在微風中動搖着呢。金光炫爛極了。這地上是沒有的。勉強打個比喻，也許像熊熊的火焰吧。但火焰究竟太平凡了。那深深淺淺的調子，倒有些像名油畫家的畫板，濃一塊淡一塊的；雖不經意，而每一點一堆都可見他的精神，他的姿態。那時我們說起「霞」這個名字，覺得聲調很響亮，恰是充滿了光明似的。又說到「晚霞」，「晚」的聲調帶一些冥沒的意味，便令人有「已近黃昏」之感。L君說英文中無與「霞」相當的字，只能叫做「落日」；若真如此，我們未免要爲英國人悵惘了。

第二天傍晚過貝加爾湖；這是一個大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記起郭沫若君的詩裏說過蘇武在貝加爾湖畔牧羊，真是美麗而悲涼的想像。在黯淡的暮色中過這個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懷古起來了。晚餐前我們忽見窗外很遠的一片水；大家猜，別是貝加爾湖吧？晚餐完時，車已沿着湖邊走了。

向北望去，只見渺渺一白，想不出那邊還有地方。這湖單調極了。似乎每一點都同樣地平靜，沒有一個帆影，也沒有一個鳥影。夜來了，這該是「死之國」吧？但我還是坐在窗前呆看。東邊從何處起，我們沒留意；現在也像西邊一樣，是無窮的白水。車行兩點餘鐘，貝加爾湖依然在窗外；天是黑透了，我走進屋內，到底不知什麼時候完的。

在歐亞兩洲交界處，有一段路頗有些中國意境。綿延不斷的青山與悠然流着的河水，在幾里路中只隨意曲了幾曲。山高而峻，不見多少峯巒，如削成的一座大圍屏。車在山下沿着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從山頂到河面，是整整齊齊的兩疊；除曲了那幾曲外，這幾里路中都是整齊的。整齊雖已是西方的好處，但那高深却還近乎中國的山水詩或山水畫。河中見一狹狹的小舟，一個人坐着緩緩地划槳，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顏色；這纔真是中國畫了。

本該下午兩點到莫斯科；誤了五點鐘，到時天已全黑了。去波蘭的車就要開；滿心想看看莫斯科，却只見一片黑夜。我只得帶着最大的失望，上車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蘭換車上巴黎去。晚上到飯車喫飯，侍者穿着小禮服，鞠着躬和客人說話；客人也都換上整齊的衣服，端端正正坐着，與俄國飯車空氣大不相同。我漸漸有些拘束起來了。

十一月十五日倫敦。

節自歐游雜記

註

○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

見牛羊。」

二六 一個蘇俄反共嫌疑犯的自述

若 水

被補的經過

鏽鏽……牆上的鐘已經打過五點，隨後就是一陣哨笛聲，意思是報告下班的時候到了，我就把正在進行的工作，潦草的整理了一下，提起公事包，順手從衣袋裏摸出一枝紙烟，一面吸着，一面走出了公事房的大門。

這正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街上的風，還含着一些冷意。十分鐘的努力邁進，就走近住宅。可是向外的屋門，不知怎的開了；同時像似見有兩個兵的影子，在屋裏活動。於是我的心便緊張起來，以為不是失盜，便是出了命案，前途絕對不許樂觀的。

果然在走進屋門的時候，就有兩個武裝的

兵士圍上前來。一個身體粗大，面似兇神的兵，問我的姓名；隨後拿出來一張證據，為證明他是奉命檢查逮捕我的。「逮捕？但是我犯了什麼案子？」這是我不由的，由恐怖而說出來一句詰問。「廢話！——那位兵答應了——我們是奉命的職員，我們就遵命行事；你被捕的原因，到了官廳當然是要宣布的。」他們就開始檢驗我的衣服。在被檢驗的時候，我發現屋內的一切業已檢驗過，一切都失掉原來的秩序：鄰近書櫥的地板上，已經很紊亂的堆滿了一些書籍，牆上的照像，也不知何時從框子裏掉出來；棹子上有一捆已經打成包裹的書信和照像。最奇異的是我的照像機，也在那裏，大概也是要帶走的！

『好罷！無論如何，你是要同我們到官廳去的。』一個兵士發言了，他便出門去找汽車。那時候留在屋裏的那位大兵，倒還客氣，他准許我找條被子，同幾件更換的衣服。這算得是一種特別優待了，因為按習慣是不允許攜帶任何雜物的。兩個兵護送我到街上的時候，街的一邊，停着一輛林肯牌的汽車，就是要送我到法官那裏去的。

跨上了高大的石階，走進局長的屋裏，先胡亂問了幾句，隨後便又是檢驗。他們把我的衣服脫下來，衣服上的口袋，衣服的夾裏，都拆開檢驗；連皮夾裏面的名片，信件，日記，證券，也都成了禁品。隨着就有人領我到一間小屋去候審。

它是在二層樓，裏面有一架鐵牀，一張鐵

棹子，和一把鐵椅子，都牢牢的固定在牆上。牆的四面，是刷的綠色。南面有一個小窗戶，同屋頂一樣高，外邊還遮着一塊窗板；所以屋裏是非常的黑暗。

每天早起，有人從門上的方孔裏，遞進一片黑麵包和一杯清水。午飯是同樣的開法，不過多一杯米粥。晚飯是在六點，和午飯相同；這就是我的飯食。我一進到這裏，似乎我的個性也改變了。從前我好像害了胃病，無論什麼珍貴食品，都難引起我的食慾；現在呢，一片粗黑的麵包，和一碗淡泊的水，就足以使我時時戀念着。吃過早飯，就盼望午飯，吃過午飯，又盼望晚餐；老嫌時間太長，食品太少。肚裏飢餓的痛苦，實在難以描寫。

這樣的生活，度過了數月，才有同審判官

見面的機會。我這次初審的時間，很長很疲。他們強迫我承認我從來所沒有犯過的案子。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和他們的討論。他們問案子的技術，實在高明。有時在黑夜裏把我喚醒，一氣審問幾小時的工夫。又有一夜，審問九次。但是每一次的問案，都是生死的關頭；因為偶一粗心，在言語中犯了禁令，就有槍斃的危險！

我被補了五個月以後，他們對這件案子才算有了眉目。審問的次數也不像以前那樣殷勤了。一天，有人從候審的單人房間裏，領我到一個公共房間裏去了。這裏面的生活更是可怕。它是一個能容二十個人的屋子，可是實際上早有了百三十幾個人生活在裏面。床位占滿了全地，一條走路都沒有。空氣十二分污濁。並且人聲喧嘩，令人實在不耐煩。屋門時常開

閉，是公差提罪犯問案去的。至於判決的罪案，大多數是處三年至十年的徒刑。所有的犯人，大部分是些青年，是違犯了刑法第五十八條，第十及第十一節的條文；換句話說，就是認為他們有反對共產主義的行為或嫌疑。

那裏面的生活是苦悶的，尤其是在未曾判決以先，不知道將來要到什麼地方去；這確是一件絞心的事！

某一天的早晨，我又被提到審判官的面前了。這是我最末的一次審判。結果：宣佈我犯了刑法的五十八條第十及第十一節，判決五年徒刑。

出發及沿途的感想

我們這羣犯人是預備到白海，及波羅的海沿岸，修運河去的。這是一個極幸福的消息。

因爲那裏離彼得格勒不遠，並且那裏的監獄（即集中營），是俄國較好的一個。

起程的時候到了。每人領了一公斤的麵包，和一條鹹魚；這就是兩天旅行的飯食。露天的汽車，把我們運到尼格拉車站。站上早有預備妥了的鐵甲車，在鐵軌上靜候着我們。平常容六個人的房間，現在要裝載十五或十七個人。雖然正是六月酷熱的天氣，可是車裏連一面小窗戶都緊緊的封閉着。裏面的空氣，都是一些臭氣汗氣，簡直沒法呼吸。至於水，是一天送兩次，每間一桶。因爲氣候的關係，平常不到十分鐘，早就喝得盡淨；格外是吃了那樣的鹹魚，實在是令人渴死。像這樣，我們旅行了四個晝夜。結果，有許多人因爲饑渴失去了知覺，而死去了。

許多次，護送的兵士，用極嚴厲的聲調對

待犯人，有時因爲犯人要求水喝，便遭遇着頓棒打。最悽慘的，有些犯人是被他們在途中槍斃了的，他們還妄說是「要潛逃」。

過了茲納門葛站以後，在鐵路的兩傍，就遇見一些軍帳，和木棚，外面排列着一些軍器。各路口有警察把守，同時也有哨兵在不住的巡查，大有軍營的威風。在營的裏面，看見鋸木掘土的人，都是黃瘦面皮，蓬頭垢面，簡直沒有一點活人氣象；身上穿着綠色的軍服，但是已經破的可憐。這就是徒刑的犯人。他們就很明顯的指示了我自己前途的悲哀。

在我們起程後的第四天，到了東谷。這是白海及波羅的海沿岸監獄第六分獄。我們就此下車，同時按名單點名。以後就自己背着行裝，向監獄進發。大約走了四公里路，到了監獄

·又點一次名，緊接着就是一番搜查。一個肥胖的武人，——聽說是本監獄的管獄員，——聲明在未進監獄之先，是必要經過一種衛生手續，就是人要洗澡，衣要消毒。洗澡消毒，本來是極正大光明的美事，當然受人們的歡迎。那時候，我心中，對於監獄的組織，也發生了一點好感，所以便敬候着洗澡消毒了。

但是這個號令發出以後，直等了三點鐘的工夫，才聽人說洗澡消毒的地方，離此地還有五公里的路程。於是我們背起行裝，又是一次開發。所謂衛生手續：最先是剪髮，以後每人領一個牌子，算是准許入澡池的證據。洗澡的規矩，是一切都要在十分鐘內辦理清楚。在洗澡的時候，有人將我所帶的一切拿去消毒。講到消毒，更是滑稽。他們把衣服浸在一種污濁的阿摩尼亞水裏。在我洗完澡的時候，衣服還

不住的流污水；一陣陣的臭氣，直透進我的鼻孔。并且，雖然肚子裏忍不住的喊餓，可是也祇得忍着饑，鼓着勇氣，一步一步的走回監獄來。

一天過去了，一粒米也未曾入口。到了黑夜，我們就被拘留在一個木棚裏。潮濕的土地上，連一架床，一塊地板也沒有。睡覺時是直接與土地接觸。夜裏兩點睡覺；及到六點，已經是起身的時間。每人分領一塊麵包和一碗米粥。隨後，犯人便分作二十五或三十人一組，去伐木掘土。這就是我的監獄生活的開始。

徒刑監獄（卽集中營）

監獄中的生活實在可怕。雖然在冰冷的天氣，穿着半袒的破衣，身上凍得發抖，還得每天要作十一或十二小時的露天工作！我初次來

到監獄的時候，看見對待罪犯的手段，嚇的我好些天睡不了覺。每天總有幾個被領到法場執行槍斃。或是因為沒有做完他的工作，以致被領到一面空場裏，在零下三十度的冷天，還要往他身上潑冷水；結果，一個活活的人，變成一個堅硬的冰塊而死！就是努力工作的人，有時也受同樣的待遇哩。

監獄的章程，凡有人拿獲一個私逃的犯人，能得二十五盧布的獎金。所以時常發生犯人被警察槍決的案子；這樣，警察不但能用「私逃未遂」的名詞來掩過，還許能得到獎金呢！

至於我的工作，上面已經提過，是掘白海的運河。這條運河是從白海，通到粵乃葛湖。這件大工程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動工，一九三三年夏季掘成，一個二百五十公里的運河工程

，原來是浩大的，困難的；偏偏這條運河經過許多山地，鑿石工作又增加困難不少。并且要築建大小五十三處水閘，一百一十二條堤，和二百五十公里的鐵路。在那裏前後工作的犯人約二十萬名；可是一年半的工夫，已經死去五萬餘人！

白海監獄的生活是最痛苦的。饑餓就是一個很難容忍的苦刑。每人按工作多少去領飯。凡能完成預定工作的人，每天才能得八公兩的麵包。沒有完成的工人，決得不到充足的麵包吃。若沒有完成預定工作的半數，每天就祇有三公兩的麵包吃。「祇可不吃，不可不作。」所以雖然飯食不充足，工作却依然每天十一個小時。

在白海監獄的工作定數是這樣分配的：掘土工，每天掘十立方尺的土，同時要用小

車推運到三十或四十公尺以外的地方去。

鑿石工，每天鑿四立方公尺，但是這種工作都是用人力去作，並沒有任何機械的扶助。

一天的工作，總沒有星期，沒有新年，沒有慶日。總而言之，是永久沒有休息的時候。

白海運河是最艱苦的一段工程。因為這種工程，沒有用一點科學方法去解決人工困難。並且不論冬夏冷熱，雖然在零下三十度的冷天，身上常是穿着不齊全的衣服，仍該在風霜裏掙扎，在冰雪裏工作。火是絕對禁止的；所以總沒有引火取暖的希望。饑寒而死，就成了普通的死法。往往見着冰硬的死屍癱臥在地上，手裏還握着他工作所用的鐵銼或鐵錘。人們叫那樣慘死的人是一「提前解放的」，是一「脫逃冰雪地獄的人」。在這名詞裏，已充分的表顯着

無數的悲哀。那裏的人，不祇凍死；尚有染瘧瘦而死，在礦內遇險而死。但是這些死亡，在蘇俄政界人物的眼中，並沒有什麼重要。他們惟一的主義，是一「急極工作主義」。因此死在那裏的人，實在難以給他們一個正確的數目。祇是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的冬季，已有十五萬人死去了！

爲使運河能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按期竣工，政府特別頒行了一種法律，使監獄的長官能任意槍斃不努力工作的犯人。此法律一施行，二十名工程師槍斃了，理由祇是一「怠工」！

這就是蘇俄強迫工作制度的大概。現在還有五百萬人過着這種生活，並且這種人數是一年年的增加。到現在，強迫工作竟然跳出工業的範圍，走進農業裏面去。強迫工作，幾乎要

變成蘇俄惟一的工作階級。

我在過這種生活的時候，屢屢的發生私逃的意思，但是總沒有得到一個相當的機會。因為監獄的組織極其細密，到處有偵探哨兵的令跡。「逃遁」幾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即便逃的妥，國內是不能安身的。國外呢，因為沒有國家的護照，是必要被他國拒絕入境。此外，同處工作的犯人，都有互相看守的責任；如果一人逃走，同他結伴工作的人，就得延長徒刑的期限。

以上便是蘇俄監獄的寫真。如此生活，我居然過了一年半。慶幸天賦給我一副強健的身體，所以才能當得起這種勞苦。如果我是一個病弱的人，我早已同他人一樣的死去了！

我的私逃

一四六

度過了和暖的春天，就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天，也就是運河工程告竣的時期了。自春末以來，就預備往別處開發。大批的貨車，把罪犯載運到巴葛而至亞慕而鐵路，或屋而葛至莫斯科運河。

個個人都希望開發，因為至少旅行的時候能休息幾天！每天晚上交工以後，許多有旅行經驗的人，用木板作成小盒，裏面裝滿平日積餘下的麵包；因為他們領略過旅行中饑餓的痛苦。我也希望早日出發，並且我拿定主意，要在這次旅行私逃。這顆逃走的心，本來在白海工作的時候就早已發生了。不過何處逃走？在四週的一百公里儘是些森林水澤，不能穿過。至於能通行的路途，都有層層的哨兵把守；就

是遇見平民，也要查視通行證。因此我才決意在旅行的時候逃走。

秋天到了，我起程的日期也到了。我們這次開發，共有四十三輛貨車，一千五百犯人。此外另有兩輛客車，是爲護送兵的。開發前洗澡消毒的手續，和進獄的時候相同。隨後，每人發給了一星期的飯食。可是旅行是有兩星期之久。因爲我們是要到西伯利亞東部去的；自白海到那裏至少要有六千公里。我們登了火車，車門就封鎖了，窗的外面釘着鐵欄，車頂的板上坐着一個哨兵。在最初的幾天，絲毫沒有逃走的机会。停車的地方很少；即便停了車，也只准幾個人下車取水，同時還要有兵監視。可是三四天以後，護送的兵同犯人熟識了，嚴厲的程度就減低了許多；有時也允許在車行走的時間，開幾小時的門，換一換空氣。

二六 一個蘇俄反共嫌疑犯的自述

一個晚上，查驗了以後，車慢慢的串過一個小車站。在他們不注意的時候，我就從車上跳下來。我藏在一個溝渠裏，眼望着火車在上面慢慢的過去。在黑暗裏藏匿了幾個小時以後，我便走上車站。這車站似乎建設在曠野，遊人那樣稀少。貼在牆上的行車時刻表告訴我，在二刻鐘以後，將有到彼得格勒的車由此經過。最可慶幸的，是我身邊還有買票的錢，好實行我的計畫。

我是一個在逃的犯人，獨自在車站上徘徊，自己覺得有犯嫌疑的地方；另外在如此小的車站，一個陌生的人是特別引人注意的。所以我重新找一個黑暗地方去避嫌疑。

車要到站了，站上的旅人漸漸由四方集上來。於是我大着膽子走到售票的窗前，買一張

一四七

彼得格勒的三等車票，登車向彼得格勒進發。這一路是非常的順利，沒有查票及檢驗行人的事情。下車後便一直向芬蘭車站走去，再買票往色羅列茲克進發。這是離彼得格勒廿八公里遠的一個小城，是惟一出入俄境不查護照的關口。

到了色羅列茲克，我先走到了一個國界附近的花園；後面有一週帶刺的鐵絲網，並有一個牌子寫着：「邊界重地，禁止通行」。我詳細的考查了一下，計畫逃走的地點和方法。

天黑了，我越過了鐵網，後面是一些荒地，生滿了小樹和荆棘。我一面走，一面心跳，老是怕我的腳踏響了樹枝，引起了邊界上守兵的注意。不久，又遇見了第二道鐵網，後面有一條二十來步寬的河流。我就從水裏走過去；水的深度達到我的胸部。以後又過了第三道和

第四道鐵網，地也漸漸平坦了。走到天色黎明時候，偶然看見一個白色物，我拾起來，乃是一只空烟盒，上面印着芬蘭文字。這時我才由迷夢中驚醒，方知道我已到了芬蘭國，已恢復了我的自由。

選自北辰第六十五期

一七 草船借箭

羅貫中

周瑜偽造降書，爲蔣幹竊去後，聽得曹操斬了蔡瑁張允，二人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旣剿除，吾無憂矣。』便謂魯肅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那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說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今蔡張兩人旣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子禁○爲水軍都督，在這兩個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

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妬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

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卽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操軍卽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

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却來回報。』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爲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肅允諾，却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

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

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前進，果然是好大霧！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于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

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手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

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却不甚便。』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爲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

是要殺我；我命係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小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

節三國演義

註

○二人原屬荊州刺史劉表的部下，管領水軍，曹操取荊州後，降曹操。時蔣幹爲曹操來說周瑜，周瑜卽僞造二人文書，利用蔣幹，行反間計，曹操中計，把二人斬了。

●魯肅字子敬。是東吳謀臣，這時佐周瑜管軍事。③周瑜字公瑾，諸葛亮字孔明。

④⑤都是曹操的部將。⑥奇門遁甲是古代術數之事，不可信。

一八 游赤壁 散曲兩套

前游赤壁

(點絳脣) 萬里長江，半空虛浪；驚濤響，東去茫茫，遠水天一樣。

(混江龍) 壬戌秋七月既望，泛舟屬客落何方？過黃泥之坡，游赤壁之旁。銀漢無聲秋氣爽，水波不動晚風涼。誦明月之句，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東山上；紫微貫斗，白露橫江。

(油葫蘆) 四顧山光接水光，天一方，山川相互鬱蒼蒼。風流千古人惆悵，崔嵬一帶山雄壯。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沿江殺氣三千丈；此非是曹孟德困周郎。

(天下樂) 隱隱雲開見漢陽。荆也麼襄，幾戰場。下江水流金鼓響。旌旗一片遮，舳艫千里長。只落得漁樵做話講。

(那吒令)橫槩賦詩^④是皇家棟梁；臨江釀酒，是將軍虎狼；修文偃武，是朝廷紀綱。如今安在哉？一代英雄壯，空留下水國魚邦。

(鵲踏枝)水茫茫，樹蒼蒼；大火^⑤西流，烏鵲南翔；浩浩乎不知所往，飄飄乎似覺飛揚。

(寄生草)渺滄海如一粟，哀吾生能幾場；舉匏樽^⑥痛飲偏豪放，挾飛仙羽化真舒暢。歎流光易逝多惆悵，當年不爲小喬^⑦羞，只今唯有長江浪。

(賺煞)休把洞簫吹，再把新詞唱。蘇^⑧子正中坐，掀髯鼓掌。洗盞重新更舉觴。眼縱橫，醉倚蓬窗；怕疏狂，錯亂了宮商。^⑨餽饌盤空夜未央，^⑩酒入醉鄉，枕藉舟上，不覺的朗然紅日出東方。

後游赤壁

(中呂粉蝶兒) 十月之初，步雪堂孟冬時序，有臨皋二客從余，過黃泥，木葉脫，滿天霜露，人影模糊。向青天仰觀蟾兔。^①

(醉春風) 願樂以行歌。相酬還嘆取：『今夜有佳賓，無酒更無肴，真個是苦！苦！月朗風清，好天良夜，怎生虛負！』

(紅繡鞋) 有客語：『停舟薄暮，柳陰中網得游魚，細鱗巨口狀如鱸。』山妻藏斗酒，專以待供需。因此上赤壁游重弔古。

(普天樂) 雪山傾，洪濤怒。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江流半夜聲，斷岸十餘處。日月攏梭飛鳥兔，^②玩江山不可重復。踞虎狼險窟，登虬龍禹廟，攀鵬鷗巢居。
(耍孩兒) 劃然長嘯潯陽路。草木動，山鳴應谷，悄而悲恐凜而呼。放中流烟水糝糊，半江洶湧波濤怒，四顧寂寥人影孤。見孤鶴橫江，朱衣如玄縞，翅若

輪車。

(么篇)長鳴兩三聲，高飛一里餘。須臾一夢神仙遇，臨臬之下揖而語：「赤壁之游樂矣乎？」問名字，留不止，俛而不答。「噫嘆嗚乎！」

(煞尾)「疇昔之夜終，飛鳴過我居。」道士顧笑予驚悟，開戶視之不知處。

註

- ①紫微，斗，都是星名。
- ②崔嵬，山高峻貌。
- ③方長的船。一說船尾曰舳，船首曰艫。
- ④橫槊賦詩，是曹操赤壁之戰時的事。
- ⑤大火，星名。
- ⑥匏就是葫蘆，可以做酒器，叫做匏樽。
- ⑦小喬是周瑜之妻。
- ⑧謂蘇軾也。按此二套散曲係衍蘇軾之前後赤壁賦意而成。
- ⑨宮商講樂曲之音調也。
- ⑩夜未央謂夜未半也。
- ⑪蟾兔謂月也。
- ⑫擲，擲也。梭是做布用的梭子。日月攬梭謂光陰之快。烏兔就是日月。因傳說日中有鳥，月中有兔也。

一一九 誰都這樣

沈公布

誰都這樣——起身——

穿着露水濕透的衣裳；

望旭日……笑迎……

天還未明——

暗中摸索地開步，

誰都這樣——趕路——

向着東方將白的去路；

烈日當午——

聽前途……雞鳴……

力行奮鬥地不停，

冒一天的風波雨陣；

誰都這樣——前進——

唱着……「得過且過」……

晨光明淨——

自然優游地徜徉，

誰都這樣——停步——

二九 誰都這樣

一五九

西山日暮

困頓無力地住腳，

拋却一切，合眼地睡覺；

在……停留的處所……

誰都這樣——這樣——

開步——徜徉——

這樣地趕路——停步；

但達到的處所……處所……

却誰也不是……一樣！

選自滙師校刊第二年第六期

三〇 一個小農家的暮

劉復

她在竈下煮飯，

新砍的山柴，

必剝剝的響。

竈門裏嫣紅的火光，

閃着她嫣紅的臉，

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含着個十年的烟斗，

慢慢的從田裏回來，

屋角裏掛着鋤頭；

便坐在稻牀上，

調弄着隻親人的狗。

他還踱到欄裏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頭向她說：

『怎樣了——』

我們新釀的酒？』

門對面青山的頂上，

松樹的尖頭，

已露出了半輪亮月。

孩子們在場上看月，

還數着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八，六，兩……』[⊖]

他們數，

他們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選自揚鞭集

註 ⊖五八六兩：小兒牙牙學語，未能識數，故出語顛倒。 ⊖江陰諺語。

三〇 一個小農家的暮

一六一

三二 在恐怖下的蕪湖 ①

趙爾謙

我的住所是離江邊不遠，距火車站很近的太古碼頭。在最初的三四天內，我的日子過得很舒服，到城裏去玩耍，看看最繁榮的街道，如長街、洋碼頭等處，均有我的足跡。不料到了十二月五日，情勢大變了。是日上午十時半左右，先是空襲警報，繼而是緊急警報；我們遂避入鋼骨的地室。未幾，重轟炸機二架，驅逐機兩架，冉冉而來。馬上我們三層鋼骨的洋房，完全震動；即地室下的地面，亦復發顫。如是者兩次。日機第一次轟炸，以火車站為主要目標；第二次投彈，擊中怡和公司的德和輪，太古公司的大通輪，及停靠的蘆船。附近江水被激起甚高。事後，我們到江邊上去觀察，見大通及蘆船在火焰中焚燒，岸上時聞船內呼救之聲，然也無法可施。江干上死屍縱橫，手足紛飛，身軀異處，婦哭其夫，母哀其子，燒紙者也有，供飯者也有，涕淚交流，慘極人寰。

我們的寓所接近江邊與車站。故上午的投彈，每個如同投在自己的屋上。不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據聞者說：『日本空軍，明日當再來炸平蕪湖；不論何人，均該暫避；今日已從飛機上散傳單，當做警告了。』聞者是一老人。他做此口頭報告時，臉作灰白色；無血的兩唇，顫震異乎尋常。最後他說：『我老了，決不怕死。』他似乎有意說：我們青年人都怕死。無論如何，老人的幾句話，使我們食不下咽，寢不安枕，似乎明日是每個人的末日，死刑業已定讞的樣子。大家呆看，也說不出所以然。從五日到六日的夜間，時間飛得太快了。各人總要想他的一生，他的家庭；翻來覆去，輾轉牀褥間的想，很容易的把天想亮了，但是自己仍未想完。有喜事的時候，人們常常算月份，算日子，算時辰，怪怨那時間過得太慢，恨不得馬上就有好事臨頭。至於監獄裏定過死刑的犯人，也是常在算些日子，只恨它飛得太速，巴不得一天分作兩天過。

我們現在生死臨頭，時間委實是飛得太快。十二月六日的曙光，已經呈

現於眼簾之前！大家非逃不可了。特別是我們所住的地帶太危險了。我們起來吃點東西，就逃出來了。同行的有三個小孩兒，三個老太太。孩兒滿街哭，女人跑不動。逃難最忌的，是老的和小的。現在無辦法，真是又可厭又可憐。我們不願死活的慢慢地跑，到了一個小小的丘陵上；這裏灣曲高下的場所甚多，是避轟炸較好的地方。

在九點多鐘的模樣，有空襲的警報，但旋即解除。到了十點三刻，日本的空軍突然飛到，計有轟炸機二十餘架，另外還有許多的驅逐機。我們馬上伏在地上，如死人一般，絲毫不敢動作。有時把頭斜過來偷偷地看看天空，只見幾十架飛機，忙於調動。有的是銀白色，飛在很高的天空，如同白鴿一般的好看；有的作深紅色，向前疾駛。不一會兒的工夫，就開始轟炸，到十二時三刻才停；計轟炸了整整的一小時又三刻。我們頭頂上的天空，是飛機發動的根據地，炸彈老是從此地發出嗚嗚之聲；而被炸地點，則發出轟轟之聲，旋即黑

烟紅火直逼雲霄。在這種情形下，每一次的投彈，均昇給我們莫大的驚懼與威脅。我們以爲此次是必死無疑，豈有更生之理？既然如此，我把生死置之度外，心靈集中於無形的天主，不願做有形事物的僕役；不過炸彈震耳欲聾，擾我心曲，亂我思潮。這一百零五分鐘的時間，真是太長了，一分鐘有一分鐘的教訓，使我對於人生的意義，格外多一層的認識與瞭解。安吉兩晝夜的恐懼，⊖是怕死神的來臨，是心理的，是理想的，至於蕪湖的經驗，是現實的死，站在面前！

近兩小時的痛苦，慢慢地消逝了。雖然驚定仍有餘驚，痛定仍有餘痛；總算是苦盡甜來，再慶更生。我妻與我相視而苦笑。抬起頭來，看見對面火焰冲天，火車站炸得粉碎，馬路巨隙下可見江水；難民收容所完了，最大的當舖燒光了，最繁華的上中下三段長街毀滅不少了。據目擊者說，此次投彈，至少有六十多枚。種種物質方面和人的方面的損失，無從估計。昨天江邊上和今天

城裏死的人，至少在千數以上。

夕陽在山，紫赤如血，我們垂首喪氣，一步一步的回家了。人人面有死色，不曉得明天又將怎樣。歸來吧！再說吧！先吃碗飯，然後再去休息吧！寓所內窗戶上的玻璃多半震碎，天花板上的白粉多落在地上。我有一個朋友不會離開，嚇得像個白癡。

選自烽火征塵記

註

○民國廿六年夏，著者在上海結婚之後，赴浙江莫干山度其蜜月生活。滬戰爆發，

著者由浙皖邊境，轉輾逃至蕪湖。後經漢口至香港而回上海。因著烽火征塵記，叙

述途中遭遇。○安吉縣在浙江省，鄰近安徽。著者自莫干山逃至該處，適值四川

軍隊開到；著者困居寓內，不敢出房者兩日兩夜。

三二 潘先生在難中

葉紹鈞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腳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沉悶得很，人們畧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的版上，標明西來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它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個星期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

擾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尙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不能也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的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中間，一動也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

快要把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啊！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曉，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有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攬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囁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

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腳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腳踏板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悽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纔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躺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只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曾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裏，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腳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眾的勢，腳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

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惆悵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跡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點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稀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路旁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

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卽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選自當代小說集

註

○鐵棚欄之外，就是租界。按本文作於民國十三年。是年浙江督軍盧永祥和江蘇督

軍齊燮元開戰。蘇浙二省於洪楊之亂後，承平已久，人民對於戰禍特別懷着恐慌

，稍爲有力的都入上海租界避難。本文的主人公潘先生就是這一種人。

三三

如達斯以寡敵眾

沈則寬

如達斯○引着兵士，把西宛地方的營壘，四面圍困。因爲這壘久爲安底
凹戈斯的兵卒把守，常常出哨，騷擾茹達國人；所以如達斯引兵攻圍。無如急
切攻它不下，以致遷延時日。守營的敵將，得以遣人潛出營壘，請救於國王。國

三三

如達斯以寡敵眾

一七三

王聞言大怒，火速下令，提兵調將，點起十二萬雄兵；內中步兵十萬，馬隊二萬，另外戰象三十二匹，還有戰車等不計其數。定下日期，齊集御教場中，國王親自大閱。閱兵後，尅日興師，前去征討。如達斯探知了這個信息，自知這樣的大敵，專靠人力，斷難制勝，便出示曉諭兵民，公同祈禱。一連三天，司祭和百姓等，伏拜天主臺前，嚴齋克苦，流淚哀求。

如達斯這樣的預備了一番，就引兵前去迎敵。兵士到了莫頂山左側，正對敵營下寨。傍晚把口號遍傳三軍道：『天主得勝！』當夜就去劫寨，人銜枚，馬摘鈴，引着精銳輕騎，悄悄前進。到了敵人營前，撥開鹿角，一齊衝入營中，逢人便砍，見馬便搗。敵人在黑暗中猝不及備，竟任憑他們大殺了一場，無從還手。當時殺翻了敵人四千，極大的戰象一隻。

那如達斯連夜劫營，初意不過要稍挫他們的銳氣；豈知果然得手，弄的敵人全軍喪氣，士卒寒心。安底四戈斯恨如切齒，急要報仇。明日清晨，忙即傳

令三軍，準備廝殺。兵士們把葡萄和桑葚的汁，潑在戰象面前，使牠眼見鮮紅的血色，激牠的怒，鼓牠的氣，上陣的時候，更加勇往直前。又把步卒分開，每千人爲一隊，每隊夾着馬兵四百，又擁戰象一頭；象背上馱了木樓一座，樓中藏着兵卒三十二名，施放弩箭。其餘馬隊，分護左右兩翼。那時旭日初升，把全軍金盔銀甲，銅盾銅刀，照耀的金光萬道，滿眼閃爍。一時人聲鼎沸，馬鳴蕭蕭，合着無數鼓角的聲音，遙震山谷。左近的居民聞了，嚇的心驚膽戰。

如達斯見了，却一些兒沒有懼怯，只管引軍迎戰，爭先衝殺。方一接戰，便把敵軍六百人剝成齏粉。適在酣戰的時候，如達斯的兄弟名叫阇勒亞撒耳的，望見敵陣中一頭戰象，奇高異大，身上戰具軍裝，比眾光輝鮮艷，料定是國主的御象；自己心裏暗忖道：若能擒住了敵國的君王，強是拏旗斬將了。想畢，便單刀徒步，大聲高呼，殺入陣雲中，把刀使的盤旋遮護，如風車般打轉，殺開了一條血路，望着那象直奔上去；突然閃入戰象腹下，把刀望着肚子亂戳。這

象負痛不過，如同山崩地陷的倒了。厄勒亞撒耳不及脫身，壓死在象腹底下。如達斯雖是眼見手下的兵將，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到底彼衆我寡，急切不能取勝，便退入日路撒冷城中，閉門堅守。國王引兵趕至城下，傳旨攻城，十分勇猛。如達斯料知這城難以固守，便一齊退入堂中，拚死抵拒。

兩軍正在拚死的時候，一匹快馬如飛而至，奏知緊急軍情，口稱：攝政大臣斐利伯，已據了安底凹基亞，起兵謀叛。厄日多國王撥刀來梅爲外援，聲勢很大；一旅偏師不能制服他們，速請天兵回國，征剿逆臣。不然，恐怕大事從此去了。隨駕大臣里西亞斯聞言大驚，卽請班師討逆。國王准了他的奏，便刻日回兵。將要啓行，先遣使臣賚了詔書，招安如達斯，准茹達國人各守本教的規矩，旁人不得阻擾。如達斯受了詔諭，允許議和。

節錄古史參箴卷四

註 ○在公元前第二世紀，爲復興茹達（猶太）國的英雄。

三四 他們是五百個

靳以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銅鑄的頭顱，鐵澆的身；

沒有畏縮，沒有退却，只有

同樣的一顆赤血沸騰的心。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也不能切斷他們的滾進。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像猛虎的口，大張着，那座門。

殘敗的敵人，消失了踪影。

憑着血，憑着氣，憑着大無畏的勇敢，

誰還想那門裏，有埋藏，有伏兵！

「我們不饒過他們。殺，殺，衝，衝！」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誰也不落後，爬出了壕溝；
躲避敵人的砲火在地上滾，
像風中葉，像急轉的車輪。
那瘋了般的機關槍的掃射，

『不要管我，弟兄。跟他們幹，就是死，也得賠上他們的人。』

打一個賺一個。來，來，你拿我當防禦。

我是完了，再中十個子彈，不過死路一條。

我們不求生，也不怕死，只有拼！』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血在濺，血在流，血如泉湧；

在血的歷史裏，這一筆更深更濃。

好男兒，誰惜命，爲了我們的國家，

來培植，來灌溉，那朵自由的花。

用肉身築成了堅固的堡壘，

保住我們的國旗在空中翻飛。

看夕陽燒紅了半邊天，

那晚霞比不上鮮血的燦爛。

從此那五百個，五百個人，

就化成了五百個，五百個。

井山岳巍立，與天地永存，

到死不屈勇敢的英魂！

三五 彭恩斯神父被擄自述

羣譯

二月五日早晨，九點鐘左右，忽有一個面目生疎的人到堂裏來，找我們的要理教師瞿先生說，離這裏十五里外，在小廟溝住着的一對老夫婦，此刻病重將死，請神父前去行聖事。我查得我們冊子上，沒有這兩人的名字，便問來人是不是弄錯了。他回說沒有弄錯；他們夫妻倆，是從臨江城裏新搬到教化境內來居住的。（來人原在三年前領洗奉教，但早已不守教規，不像教友了。）當下，我就預備動身，決定帶吳瞿兩先生同去；一面通知地方官長，說我們到小廟溝村子裏去探望病人。吳先生作事謹慎，就騎了腳踏車在前先行，一路探聽，是否平靖。我和瞿先生，連來請終傅的那人，都坐在大車上，向前進發。

吳先生見一路平安，就選到了那所謂將死的老夫婦家裏。我們的車子一路前行，在路上看見三五成羣的農夫們向着鎮上走去，一切似乎都安靖。突然間，車後有人喝住我們。我回頭一看，便見方才走過的那些鄉人們在後面追來。我們誤把他們認作鄉下的農民，實則他們正是「土匪」哪！他們一聲吶喊，隨即拔出手鎗，追過來把我們的車子包圍了，厲聲喝問我是甚麼人。我們告訴他，說：我是教化天主堂的神父。他們聽了，就一躍登車，推開車夫，搶過馬繮繩，驅車前進。

一會兒，我們已到了那所謂新來老夫婦住着的屋子跟前。我向前一望，便能望見吳先生在屋外倚着腳踏車，等候我們。我遠遠裏對他

做手勢，教他快逃，免得一併被擒。無奈他是我那麼忠實的夥伴，怎肯把我丟下？他一見我們已經落在土匪手裏了，非但不逃走；反一步一步挨過來，挨到了車子前邊。這裏，我不妨提一提，來請終傅那天的早晨，我還只是病後新愈，剛剛從病榻上起身呢。

停車的地方，距離敦化大約十五里。我們下了車，又有一班人從屋子裏走出來，擎起手鎗，把我們連吳先生在一起，團團圍住。他們把我們渾身搜索到，把我們所有的東西一齊拿去。接着，他們就把我放在一輛預先備下的雪車上，迫令吳瞿兩先生在後跟着走；我們於是又須登程前進啦。來請終傅的那小子，却並不綁着，任他隨意走開，不加阻礙。這時候我才明白了，他來請終傅完全是假。我們被擄是在二月五日，上午十一時左右。

他們翻山越野，在叢山中，揀着崎嶇仄徑向前進發，直到西山日落近黃昏，才到達了他們的巢穴。他們見我病軀乏力，知道我不能奔逃，便解了我的束縛。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和土匪們談話，便問他們爲甚要綁架一個教士；綁架教士的目的是怎樣。他們回說：是奉了首領的命令；幹這事的用意，要等他們把我送到首領那裏，由首領自己解釋。他們隨問我吃些甚麼東西。我告訴他們：因爲身體不好，吃不得他們的飯食。他們就許下給我去找愛吃的東西。可是這一天，時候已經太晚了，甚麼東西都買不到，就甚麼也沒有給我吃。

他們共計十五人，輪流擔任着看守我的職務；規定每一小時換班一次，每班三人。當天晚上，還沒有到九點鐘，他們就得到了一個警

報，說，鄰近地帶，已發現了軍隊。他們就立刻起身，命我同他們一起動身走路。我們於是連夜奔逃。門外積雪齊腰，也顧不得難走不難走，只管向附近高山上走去。一氣走到了山頂上，打聽得軍隊已經撤退了，才敢歇下休息。我們在山頂上過了一夜，重新回到那屋子裏。監視我的土匪們有幾個睡着了。那時，我走得累極了，又餓又凍，就病倒了，躺在坑上，起身不得。不料這天，又探得軍隊追近了，只得再逃上山頂。這一夜，雪下得越大了，可是我們都已乏極了，不能再熬，不得不在這大雪紛飛的山野中，露宿過夜。

天明後，土匪們商議一番，決定更向前逃。這裏，他們不能再下雪車載我前進了。我就不得不徒步長征三十里。匪黨見瞿先生年老力衰，走不得這許多路，而且也用不着把他帶去

，便把他交給同黨們看守；叫吳先生和我同去。

這天上午，我們走進了一個鄉下人家裏。土匪們派了一個弟兄到附近鎮上，給我設法買些吃得的東西。他們打算在這地方等我病愈復原；還對我說，等到我走得動了，他們便帶我去見他們的首領。

我們在這家住了十來天。我不時聽得那農夫的妻子屢次勸土匪們放我回去，說：她知道這位敦化神父是好人，窮人們害了病，他常去周濟他們。土匪們却對她說：他們奉了命令，要帶我去見首領，沒有權力釋放我。

那派去買糧食的弟兄到傍晚回來了。我還記得他對老大報告的話，說：他在鎮上，遇到了許多兵問他，鄉下可有土匪；他回說近段一個土匪也沒有，各鄉都平靖。兵士們便走開了

·這晚上，我就吃到了一頓飯，吃了些雞子，米飯，和白開水。一會兒，探子又來報告，軍隊將在四面追到。於是土匪們預備挾我再逃，却因我病後初愈，沒有恢復體力，不得不再備一輛雪車，給我乘坐。等到黃昏天暗，我們又在零度的氣候中出奔他往。我們避去大路，專掠小路，或是山林田野間沒有路的地方走。整整走了一夜，直走到天明日出，數小時後，才歇。我一路凍得難熬，加上雪車過河時，冰碎車沉，做了落湯雞，濕透了衣服。越發凍得瑟瑟抖。末了，我們走到了一處樹林邊，進一所小茅屋住下。老大把我安頓下之後，便離開了我們，去見他的首領議事，向他報告怎樣安頓我。

過了兩天，老大回來了，另外又帶了十五

個人回來。他對我說，他自己要回本地去，由這些人帶我到首領那裏。我留心窺見新來的都穿着軍服，先前綁架我的土匪却穿便衣。那穿便衣的土匪，待我還算客氣，新來的可就差得多啦。天一黑，我們又得乘夜趕路了。我們在山野中整整走了一夜。經過的地方大抵積雪沒脛，舉步艱難。一路，還遇到了許多溪澗，不得不涉水渡過，往往踏破冰層，墮入水中。加以山路崎嶇，暗中摸索，不被山石撞倒，也要給樹根絆跌。這樣，吃盡了苦，走了整整一夜，才摸到一處人迹不到的山林中，走進一間沒有人居住的小茅屋歇下。離開敦化大約已有一百五十里了。這裏，一無所有，我們又得挨餓了，惟有白開水可以解渴。這原是荒山匪窟中習慣的生活。

我累極了，倒在炕上納頭便睡。可是正當

酣睡的時候，一陣冽風吹過，却又凍醒了，便覺渾身發燒，寒熱大作，有時胸口脹悶，血結不舒，不能穩睡。種種徵象，使我感到已害了肺炎。這樣，挨過了半個月，才覺得好了些。我便問幾時可以去見他們的首領，他們給我說：首領的防區，現在正被軍隊包圍着，因此，他們不能帶我去見他，祇好讓他晚一點自己來看我。此後，九個月中，我一問起首領幾時來，他們總是把「慢慢點」這三個字來答覆我。我們進這新匪窟住下了以後，就開始度着土匪的日常生活；一天又一天，轉瞬已過了兩個月。我們在這間小屋裏，天天被煙薰得睜不開眼，壁上和屋頂上全是些隙縫，夜裏刮進風，使人睡不得。每天，老大派三人監視我。到了夜裏，教兩個人睡在我兩旁邊，另一個睡在地上。我們在坑上，夜裏凍得苦，白天却像睡

在火爐上一樣。我原是大個子，身長五尺十一寸，可是他們給我留下的舖位，只有五尺長。而且這坑裏面高，外面低，因此，我睡覺的時候，好像是一半坐着，一半躺着模樣。

✱

春到人間，山中積雪漸漸融化，山上便有水沖下來，打我們小茅屋的一邊沖過，弄得滿屋子都積着水，好幾天不能走動。不論白天黑夜總有匪黨進屋來，看看我這外國人，品頭評足，紛紛議論，還要問長問短，說：「甚麼叫做神父，神父究竟是幹甚麼的。」「他爲甚麼到關外來？」「他信奉的天主是那一個？」「爲甚不要老婆？」「他手裏拿的是甚麼東西？」（指我手裏的念珠）看過了念珠，又說：「那吊在十字上的是甚麼人？犯下了甚麼罪？」見了念珠上的聖牌，又說：「這位太太是誰？」

「有時，他們說：『哎喲！這樣死在十字架上真不容易啊！他一定大大的受了一番苦啦！』」
「這位太太很美麗，怎麼你就叫她媽呢？」
「神父，我們回了家，到你堂裏來玩玩，行不行？」
「我們也來信天主，好不好？」

我聽到這裏，便想如果我要繼續奉行基督的命令：「你們去教訓各民族吧，」那麼，眼前就是機會，雖則我的中國語還不够應用，——因為我只學得一年，——但我就親自宣講，或者由我的要理教師代講天主的聖道。除了最後一個月之外，我們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是遵奉着基督的誠命，多少給他們講一點聖教的道理。

我最大的困苦，正和每一傳教士離開了他常駐地以後，所有的一般：每天不能舉行聖祭，恭領聖體，因而每天得不到安慰。聖主日各種典禮不能舉行，尤使我做傳教士的覺得難

受。

以前，雪阻礙我們，便想逃走也不行，此刻雪却已融化了。我趁沒人監視的當兒，便同我的夥伴吳先生商量，我們該取那一方逃走，才能遇救。我們知道在距離最近的村上，土匪分兩處駐紮着，附近一帶，有人來往行動，他們就能察見。我們於是決計先逃到森林裏，越過本省最高的山嶺，再過鴨綠江到高麗；以爲這樣，才有希望。但這條路要走好幾天。我們又聽說森林裏常有虎，豹，熊，狼等猛獸出沒，有幾次我們也曾親自聽到這些猛獸的怒號。然而我們也顧不得許多了，便由吳先生竭力儲備乾糧，但等機會一到，我們就發腳奔逃。假使我記得不錯，那天正是四月六日。這一天，有幾個土匪到附近營房去了，只剩下四個人看守着我們。這四人中，三個正在打牌。

那一個，看守的，坐着打瞌睡，一會兒就睡着
了。我坐在屋子外面一個樹樁子上，便悄悄對
老吳說：『機會到了。』老吳說：『我們走吧
！』便站起來，挨近門向屋子裏邊張望一下，
對我做個手勢，表明一切都安靜，我就悄悄溜
開，一口氣跑到離開屋子不到五十尺的樹林裏
，才敢放心前進，以爲吳總在後面跟來。

我走了不滿一里，却見樹林裏的雪，還沒
有融化，便又走入雪深沒膝的地方了。我想我
走了許久，還只走得這麼一點路，便知我依舊
沒氣力，一會兒就會給他們趕上。這當兒，光
明的太陽，被烏雲遮蔽了；霎時間，大雪紛飛
，對面看不到二十尺。在這烏黑的大雪天，在
森林中東奔西突，結果一定要昏迷失道，那麼
，我們必然要餓死。我看見前面樹根上有一個
洞，就往洞裏一鑽，想風雪一停，就可乘夜前

行。

我忽然想到和老吳確已分散了，又想他若
再被擒，必然喪命。我於是禱告天主，這回他
如果再被捉住，我也情願被捉，希望因此救他
的命。我剛禱罷，便聽得後面陡起一聲吶喊：
『走出來吧！』我回頭一看，只見一個土匪站
在那裏，拿手鎗指着。我就走出來了。他迫
我回去，又大聲吶喊，教人知道他已經把我找
到了。我重新走進了那屋子，只見吳手脚被細
，綁在柱上，手執念珠，嘴唇微動，表示他正
在誦經。土匪隊長對我說：我走了，姓吳的腦
袋就得送到教堂裏啦。我才明白我的祈求已蒙
天主俯聽了。

然而我却沒有受到刑罰，不過把我看守得
更嚴密罷了。這回匪首下命令：如果我逃走了
，就砍看守的腦袋。他們知道這不是要子，就

格外提防，表現出他們殘酷的本性，從此就不大關心我的飯食了。

要和吳講話，事實上是不可能。他們顯然恨着他，却還肯聽我勸，不加刑罰。白天，他們解除他的繩索，一到夜裏，就把他捆起來。

我們在這地方，也許住了一星期之久。這當兒，土匪們就設法把我遷住新址。我們到了夏季住所之後，便知道有一隊新隊伍，奉派監視着我們。山腳下的榛莽已掃除乾淨，種上了各種五穀蔬菜。於是我們就在這裏住下。

我住了六個月，常見匪黨絡繹往來，因此知道，我們到了他們的中心地段啦。要是有人在這區域內出沒窺探，就得被他們立刻拿住。一次，有幾個從近處來的工人，在營房四週，伸頭探腦的想找我瞧一瞧。當下，他們就被匪

黨抓住了，帶到附近營房裏拷問。那天晚上，看守告訴我，說：這幾個工人被加上了一個做奸細的罪名，就在刺刀下送了命。

到了那裏，我才知道被綁來的不止我一個。我看見有兩個小肉票，一個十二歲，一個十五歲。他們把這兩個孩子綁架了，送到這營房裏，吩咐服侍官長，和太太們。我還知道在這匪隊裏，這種小肉票，一共有十來個，最小的十一歲，最大的十六歲。聽說他們的家屬不肯給錢贖票，他們就不得回家了，而且這些孩子們，似乎把回家的意念打斷了，因為匪黨哄他們，說他們的父母不要他們了。孩子們把這話當了真，就漸漸把父母家庭完全忘掉啦。於是匪黨給他們穿上軍服，帶着手鎗，派在部下做小兵。

我又從匪黨的談話中探得了一個消息，就

是不論他們所要求贖我的款子到手不到手，決不把我釋放了。有一時，他們商議着留我教他們英文，我就表示不高興，說：我到東方來不是爲教書的；何況他們對於本國文尙且欠缺得很，看不懂，也寫不出，怎能學英文？我又聽

說他們要我同他們住上一年，再把我送到更遠的地方住三年，他們還說得明明白白，無論如何，這件事一定要滿四年才了。我竊聽得悉他們要求贖款五百萬元，可是即使如數收到，依舊不把我送還。同時，我也聽得說教皇不要我了；美國不要我了；「滿洲政府」也不要我了；便有人勸我，不要想回家了。我聽了這些話，才恍然大悟，知道他們要想打破我的意志，和哄那些小肉票一般。

在最後四個月中，他們對付我的態度便逐步改變了，這些人起先對我不表示敬愛尊重，

倒也罷了；如今可就不對啦，對我惟有輕蔑藐視。過了幾時，更由輕慢而變爲厭惡忿恨，時常說要殺死我。我的一舉一動，都受他們譏笑；一開口就碰壁。

夜裏不能安睡：那兩個看守，把我夾在中間，躺得七橫八豎，頭枕在我肩膀上，腿橫壓着我的身體。以前，打牌賭博是偶然的，如今却成爲日常功課了，往往從黃昏時候打起，通宵達旦，徹夜不停；也許打到天亮後，休息一小時，起來吃早飯，吃罷連局，又整整打了一晝夜才歇。打牌總是在坑上，這就使我不能挺直身子躺下睡覺，弄得我不論白天黑夜，只得倚在牆壁上養養神；無奈我一盪睡，又聽得看守的哼着本地腔，一聲怪叫刺進我耳朵裏，就把我驚醒了。

有時候看守的躺得稍爲遠一點，我就能够

睡熟了。一天夜裏，我似乎回到學校時期了，夢我正在比賽拳擊。突然間，一聲吶喊，把我驚醒了。我的手還捏着一個看守的拳頭。那看守大喊『殺死我啦！』他的夥伴們就趕快跳起來，拔出手鎗對着我。我竭力給他們解說：人在睡夢中，不知道自己做的是甚麼。但是儘說不中用。從此，這個看守就成了我的仇人；却怕我再要謀害他，就睡得遠一點，多給我地方睡覺。

總之，生活越發困難了。我的同伴老吳本來給我當廚子，這當兒又加了許多職務。魏德昌見他給我烘焙的麵包很好吃，所以每次烘好了一塊麵包，就命他立刻送去給他。我可以吃三天的東西，他一頓飯就消費完了。即使走在路上，也得派一兩個兵來傳他的命令，把麵包帶回去。牛和豬狗，一樣都得被屠宰。在附近

山澗中，可以網得大宗鮮魚。我曾看見十個土匪，一頓就吃完了三十磅以至六十磅的魚。

*

秋季近了，剿匪工作也就開始了。鎗聲震動山谷。我們跟着匪隊爬到山頂上，潛伏了好幾天。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才偷偷摸摸的下山來。我與他們爬了幾回山，便知道我的氣力還沒有恢復，何況我本來就不會爬山越嶺。加以每次我們躲到了山頂上，坐下來休息時，總是遇到雨淋着。因此，我一回到屋子裏，就得趕快烘乾衣服，那裏有功夫休息。讀者們須知我在匪窟裏整整過了九個月，却只換過一次衣服。

我自被擄以來，最難受的是虫豸的活動，尤其是蝨子鬧得厲害。我縱然能擺脫守兵的纏擾，却彼那蚤蝨白蝨咬得睡不着。渾身上下，

幾乎沒有一寸皮肉不咬到。我醒着的時候還能熬着痒，忍苦不搔。可是一睡着就不由我自主了。在睡夢中使勁搔痒，直搔得皮破血流；因此咬過的地方，就變成瘡癤。一天，我做了幾小時的捉蟲工作；到了晚上，橫身躺下，以爲今夜總能睡穩了。怎奈看守的身上，同樣滿佈這種寄生蟲，便脫下他的短衫來捉蟲；不料他一看見，白蟲竟多得捉不勝捉，便把短衫對我身上一抖，翻身過去納頭便睡。只是苦了我，害得我通宵睡不得。

天氣一熱，就有了蚊蟲。這裏的蚊蟲，大的了不得。白天的陽光，把他們驅逐到了黑暗裏；却又把無數的蒼蠅和野蜂帶了來。給他們一咬着或是刺着，皮膚頓時就腫起來痛得難受，要過兩天才平復。

秋季的清鄉工作使匪黨很担驚，所以他們

不得不趕早預備冬天的巢穴。一到十月中旬，

我又須僕僕道途了。這回，我們只翻過兩個山頭，大約走了十五里路程。到了目的地，我便見有一座新蓋的屋子。木匠還在裝修屋子內部，佈置得可以容納兩百人居住。他們於是生起火來，烘乾那新砌的土坑，弄得滿屋子都是烟，不住蒸發出水汽來。我在這種土坑上度了十天的生活，苦的是又濕又冷；因爲屋子太大了，生了火還是不煖和。那裏有五個成衣匠，給他們剪裁着冬季制服；又有幾個婦女，正做着翻棉花工作；兩個人做棉鞋，還有兩匹馬忙着磨麵粉，整天整夜磨個不停。他們已經積貯了大宗麵粉，預備過冬。我們於是離開了匪隊的總部，重又進入森林，一路並不停留休息；又怕翻山時被人瞥見，不得不急步疾行，一氣走了幾小時，才走到我過冬的下處。這是一間泥

土做的小屋子，大約十英尺見方，四壁有樹枝護着。真不幸，下一天剛巧下大雨，弄得滿屋子都是水，就沒有一片乾燥土，可以站腳，也沒有地方坐得，更沒有地方睡得。雨却仍傾盆似的倒下來，下個不停。

不久，本省軍隊，進攻到附近地帶，戰鬥

便成爲日常功課了。白天，官兵們要是不看見烟窗裏出煙，就不開鎗；因此，匪黨不敢做飯，我就沒有飯吃。離天亮還很早，我們就得躲到樹林裏，更深密的地方，在地上坐着，或是蹲伏着；要直等到黑夜裏，才回到那被雨水浸濕的屋子裏。可是回去不是爲睡覺，因爲土匪們怕官軍掩襲，通宵打牌看守着。這時候，可以趁黑夜胡亂燒些飯吃。無奈那時，我乏累已極，總是疲倦得一點東西都吃不下。這當兒，

他們只有饅頭和牛奶給我吃，他們自己都吃大餅。這樣的生活約過了十二天，官軍向着我們所在的山巔，緊緊進逼。我們立即拔腳飛奔，跑到森林裏躲在榛莽中。躲到夜裏，我們才得到哨卒的報告，說官軍已退到山下去了。

我們於是立刻回到林間，把所有重笨的行李拋棄了，以便逃奔他處。那天，我們整整趕了一天又大半夜的路。前鋒走得快，不時停留等我們趕上。我們一趕到，他們又上前了，所以我一點不能休息。我的體力原沒有恢復，近來又因吃得不够飽，更加虛弱了。所以我這回趕路，更容易顛仆，幾乎一絆就倒；以前我偶然聽得他們說：「打死他好嗎？」如今這句話却常在我耳朵邊震響着。

走到第三天晚上，我們望見接連着的山頭上，有一間無人居住的小屋子，便決定到那裏

去過宿。我乏累極了，竟至不能成睡。天還沒亮，我就被喚醒了，又得啓程上道，翻過山頭。只因我一個人不能趕上，全隊人馬，就都落後了。於是大家齊向隊長請求把我處死，否則難免被官軍追上。張隊長却回說：『等一會兒吧，且打他幾下逼他快走。』他爲甚要這樣說，我簡直不知道。一天又一天，轉瞬已過了兩星期。這兩星期中我們從這樹蔭轉過那樹蔭，連顛帶跌的爬了一個山頭，又只見一個更大的山頭在前面阻住去路，既沒有飯糧，又怕官軍着見出烟，不准生火，匪黨更和張隊長爭吵不休，說：『怎不把我弄死了，大家好走得快一點。』他們得不到同黨的消息，算來已有三星期了；各處濃烟突起，便知道他們冬季的營房，已被焚毀了。他們既怕肚子餓，又因同黨的蹤跡不明，竟變成了半瘋癲的模樣。

雪接連下了好幾天，我的鞋穿破了，兩隻腳踏着雪，凍得越走越苦痛。幾年前，我的腳曾經凍僵過，所以一到嚴冬天氣，寒冷的感覺，總是十分敏銳。

一天，在這可怖時期快要結束的當兒，我因爲怕腳冷，盤膝坐了，念着經，手指也凍僵了，不能按着珠子數念珠，念珠——這是我唯一的安慰——便在我手指間滑過。我忽聽得幾尺外，有人喚着我的名字，我的祈禱就分了心。我聽得他們又吵起來了，爲了我，爭辯得很激烈。多數主張先把我弄死了，再逃。那土匪的頭目對我看了一下。我也睜開眼，對他一望。他便走來，到我跟前，顯着不願意我知道的神情。他對我說：『神父，你放心吧。明天我們就要到二處屋子裏。那裏你就有東西吃，又可以

生火取煖，安穩休息一回啦。我剛寫好一封信，給我的長官王鳳基送去了。不到兩星期，你就可以回家咧。你別煩吧！」

我知道這是假話，因為我早已聽得他們的談話了；在過去幾星期中，不論白天黑夜，我的耳鼓裏，只響着「殺了他」這句話。我又知道那姓張的頭目不會寫，也不會念；上月裏又沒有人送過信來，也沒有派過人送信出去。所以我聽了，只是微微一笑，繼續念着我的經文。現在，惟有預備好我的靈魂去見天主，是我當前的要務，又何必同他爭論呢？我覺得一會兒，我就得離開這些綁匪，去見天主了。

以後的幾天，似乎很快地過去了，結局似乎更近了。我和吳就一同祈禱，把我們的靈魂托付給聖母瑪利亞，求伊帶領我們去見伊的聖子耶穌。

匪黨中又起一陣爭執，我在祈禱中，只聽得我的老朋友吳賊着：「不要殺神父！不要殺神父！」別的話我都記不得了；我死已臨頭，但知一心祈禱，那裏有心去聽他們說話？

一會兒，吳過來把手按在我肩膀上，對我說：「神父，張隊長要同你講幾句話；我們可以回家了。」他說罷，就走過一邊。張隊長站在我面前，給我講過話，我們就回復了自由啦。

節自聖心報五十二卷十一，十二期，

五十三卷一期

三六 苦幹的意義 ①

于斌

諸位青年，我今天向大家報告一個事實，就是我幾月來南北視察所得到的印象，使我感覺最深，而且最普遍的現象，是大家正在「苦幹」。這種苦幹的事實，很值得我們注意，同時更值得我們考慮。

現在大家既正在努力苦幹，我們自然也要一貫我們的主張——苦幹，——一致行動。因為這苦幹的普遍現象，與我們的精神相合。這種苦幹現象，是好的現象，是任何民族，在復興的道途上，必須經過的現象。已往義大利民族的復興，我親眼看見了與我們現在相同的苦幹現象。但是苦幹，必須有理論的基礎，才有意義；不然的話，盲目的苦幹，絕無價值。所謂苦幹，必須要吃苦。在吃苦上說，盲目的吃苦，與不得已的吃苦一樣。無靈的動物——狗、羊、牛……等等，被打時便只會叫、跑，不會別的；這就是不得已的吃苦，盲目的吃苦。與這不得已

的吃苦一樣，是無意義的吃苦。現在新生活運動提倡的吃苦，是有意義的吃苦。因爲大家本着救己、救民族、救國家的理想去苦幹；當然是偉大的工作，有代價的犧牲。所以這種吃苦值得我們鼓掌喝彩。

不過，我們天主教爲吃苦這件事，有更高尙的理想，——就是爲天主。——較普通的吃苦，多一層意義。普通的吃苦，只爲現世；而我們天主教人的吃苦，除了爲現世以外，還有爲天主的一層意義。我們天主教人，爲天主而苦幹，是天主兒女的生活。所以在吃苦上說：前一種新生活所提倡的吃苦，僅是好人們的吃苦，好人們的生活苦幹。後一種天主教人們的吃苦，是天主兒女的吃苦，是有更高理想的生活苦幹。好人們的吃苦，是爲現世，祇有本性的價值。我們天主教人們吃苦，是超於現世，是爲超越一切的天主，所以有超性的價值。

我們天主教人的吃苦，可根據信望愛三方面講一下。在信德方面，我們相信世界是泣涕之谷，人人應當背十字架，應當受苦，爲補罪立功，所以不得

不苦幹。在望德方面，我們的望德指示給我們，受苦者將來要受賞報，所以我們受苦有希望。在愛德方面，我們知道，爲證明我們的愛天主，必須在事實上表現出來。普通爲人捨命，是愛情最高的表現。在愛天主上，當然也要吃苦出汗，甚至流血，才算愛天主。我們爲跟隨耶穌受苦，正是表現我們的愛，所以受苦才有意義。這統是信望愛三德，指示給我們吃苦的旨趣。聖教會內聖人們的致命，就是信望愛三德使然。大德肋撒聖女，曾經說過：「爲天主，或吃苦，或死。」聖女瑪大肋納巴齊說：「我不死，我要活着受苦。」這種肯吃苦的精神，在天主教聖人們中間，很充分的表現出來。就是近來的天主教人，仍然保持着這種肯吃苦的精神。請看，有些大家閨秀，棄俗入修會，在醫院中看護病人；平常人所不願看的病人，她們竟然慈母般的愛護！

在河北省博野縣有一個四存中學，是張蔭梧先生辦的。張蔭梧先生要學生們吃苦肯幹，實事求是的美意，不能不令人佩服。可是在同省安國縣西

關，距四存只有半點鐘汽車的道路，有雷神父的真福院，也有真幹苦幹的特殊修養原則。我們在半小時內，可以看到這兩個各有特殊性的運動機關。我這次去安國，順便去參觀四存中學，有人向我說：『真福院的運動，比我們的運動，只多一個上帝。』我當時告訴那人說：『並不是真福院運動，比你們多一個上帝。乃是他們的根本與你們不同。他們的根本——天主——是他們的骨幹。離開天主，他們就沒有意義了。他們為天主而吃苦，為天主安心吃苦。』所以說：好人的吃苦，與天主兒女的吃苦不一樣。一個是為本性事業之成功而吃苦，一個是為超性工作——光榮天主，救人靈魂而吃苦。雷神父真福院運動的吃苦，是超性的，不受人事變遷的牽扯，所以能自強不息，持久不墜。四存中學運動的吃苦，是本性界的吃苦，要受時、地、人的影響，所以難免「其人亡則其政息」之危險。在天主教中，嚴格說來，吃苦不是苦，乃是人類應有的工作。如藥雖苦，吃藥在乎醫病，所以不嫌苦。天主教人，以為吃苦是手段，是得到

永久甘飴的必然工作，所以不怕吃苦，所以安心去吃苦。

因此，我們的苦，是有意義的。公教青年，要切記我們的吃苦，與教外人不
同。雖則一念之差，意義却相去天淵。我們認定，吃苦爲我們不算什麼，所以不
在乎。享福爲我們也不算什麼，所以有福也可去享。總之，只要天主願意，苦樂
爲我們是一樣好，我們固然要讚美天主不好，我們也要一樣的讚美天主。苦
樂都不在乎，唯天主聖意最重要；這才是天主教人的精神。因此，公教青年，對
於苦樂的事實，要取漠視的態度。苦樂無動於中，安不忘危，逆來順受。不求福
而可享福，富貴不能淫；不避苦且可尋苦，克己以復禮。總之，天主教人的苦幹，
動機最純，目的最高；不祇救人濟世，且以光榮天主；現世與耶穌同苦，將來與
耶穌共樂。諸位青年，我們就在這種苦幹意義下，努力進行罷！

選自磐石雜誌四卷七期

註 于主教任「公進總監督」時，在「公青全指會」上之訓詞。

三七 真幸福

唐國樑

怨：怨那流不盡的江水悠悠；
恨：恨那彈不盡的心調頭頭。

人類的悟司渺小，

偏生有填不滿的智慾！

易受刺激的情操，

偏飽嘗無量數的委曲！

多麼矛盾呀！這人生，這宇宙。

幸福！真幸福！到那兒去追求？

看：多美觀！這天地間的結構；

聽：多悅耳！這自然界的合奏。

人類的技能有盡，

偏生有非畸形的本能！

好新厭舊的劣性，

偏遇着沒窮極的學程！

多麼矛盾呀！這人生，這宇宙。

幸福！真幸福！到那兒去追求！

智識道上，有採不完的葵菽；

情愛山中，有開不完的翠玉。

人生區區百年內，

究竟能採得幾許花朵！

只可專一的情感，

究竟能開得多少礦苗！

朋友呀！這人生是涕泣之谷；

快快醒！注意這身後的永福。

選自在山詩白

三八

藝術的分野

坦白

需要的呼聲在喚出新興藝術；
青年的處女作多半得不償失；
情緒活動了，但精神減却健全。
這藝術分野的說法，許我自圓！

藝術是情感的衝動，發洩，結晶；
但，衝動要受約束，受良心品評。
肉感的人體美只是獸的性覺；
憑你怎樣描寫，總提不高人格。

民衆所需要的是向上的發展；
藝術界應當貢獻的是真美善；
義憤、精忠、神勇，好繪畫在紙上，
引起你周圍的同情、歎美、欣賞。

何況，在這國難臨頭的悲哀中，
我們可要得這些萎靡的作風！
民衆現在的需要是一心一德，
是振作的精神，是自衛的熱血。

有人還駁着說：這是時代潮流。
可憐呀！落伍的中國還不知羞！
一個乞丐要跟着執袴子弟走，
跑的不遠，不打緊；餓死，怎麼救？

聖經是藝術界最光明的燈塔，
我們的大本營須在這兒駐紮。
高唱着民衆藝術的，許我唐突：
分野只在『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三九 丁在君 ⊖ 這個人

胡適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又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纔肯吃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會請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乾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爲他

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裏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但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外皮的水果，必須先在滾水裏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爲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姪兒、內姪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着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茄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爲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淞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書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也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子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儉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

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他手裏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幹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儉。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關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節近人傳記文選

註 ○即我國地質學家丁文江。

四〇 小耶穌的賞賜

止之

時間：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聖誕瞻禮

前日

地點：湖南某城內

登場人物：

葉神父 代理本堂

六十歲

黃懷義 熱心教友

四十歲

黃若瑟 懷義長子

小學生 十四歲

黃若望 懷義次子

小學生 十歲

曾自新 軍官

二十五歲

楊老茂 校役

六十五歲

馬尙赤 共產黨

李黑 張慶 流氓

二衛兵 (啞脚色)

四〇 小耶穌的賞賜

第一幕 在天主堂小學教室內

若瑟若望 在教室的一隅有幾搭未成的馬槽

望 哥哥，怎麼今晨教室內，人都不見了？他們那裏去了？

瑟 我也很奇怪。今天天主堂內，除了老茂以外，一個人都沒有！

望 李家的桂生荷生，從來沒有逃過學的，常是來得很早的；怎麼今天還沒有來？……好冷落寂寞啊！……還是聖誕前日，今年也放假嗎？

瑟 恐怕時勢太惡劣呢！……昨晚爺爺向媽媽說過：是什麼共產黨——歹人——要害教友。望 哥哥，先生既不在，想來不就上課。我們

二〇五

趕緊搭馬槽吧！……紙張呢？……釘呢？……

……鏟呢？

老茂 入

瑟 老茂，來得很好！

茂 黃家兩位世兄，今天還來讀書嗎？外邊風

聲壞得很！

望 明天聖誕大瞻禮，我們休去管外邊的事情

· 搭馬槽，預備迎接小耶穌，是最要緊！

瑟 恐怕正因為明天是聖誕大瞻禮啊！

茂 不錯·黃家小世兄，我們恭敬天主的好教

友，想熱心預備過聖誕·他們跟從魔鬼的壞

人，預備過聖誕，也很熱心！

望 那麼，請他們來幫我搭馬槽吧……柴放

這裏，驢放那邊，好不好？

茂 壞人也很有熱心預備過聖誕，恐怕也就要求來

到此地·但是他們來拆你所搭的馬槽，他們

預備着盡力凌辱耶穌·

瑟 可是真的麼？

茂 恐怕就要實現了！你看·我們的本堂神父

，不是十天以前，離城往漢口去了麼？

望 是的，我們沒有彌撒可望，已經多天了·

但今夜子時彌撒，是必不可少的·

瑟 聽說神父是去醫病·

茂 醫病也是真情·但最大的原因，却不在此

· 今秋北伐軍節節前進，估據湖南各地·我

們這城地處偏僻，經過軍隊不多·天主堂與

地方感情向來和睦，房屋又是平常，故直到

現在，未受騷擾·

瑟 果然此地尚算平安·聽說衡州等處，事情

很壞·

茂 但是城內新近來了幾批共產黨，口說：打

倒宗教打倒道德……種種不堪入耳的話·最

可怕的，他們來城，特地是爲仇害聖教。他們定於耶穌聖誕日舉行反基督遊行大會，聲言拆毀教堂，殺死教民……

望 他們都是魔鬼。但是我不怕。

茂 小世兄，他們有手鎗，有炸彈，有盒子炮，可以隨意結果人家性命，很是可怕呢！

瑟 但怎麼樣天主堂內單剩你一個人？

茂 昨晚郵差遞來一信，劉先生，楊先生拆開一看，纔知道黨部將在今日實行佔據天主堂。又有人向先生們說：今天形勢太凶，恐有性命之虞，請先生們躲避爲妙。先生們商量一番，定意各自出堂暫避。傭人們也走了。只剩下我一個。

瑟 老茂，你是有胆量的好人！

茂 不敢，不敢。先生們說：我是老年人，沒有錢，也沒有學問，儘可留居在此，以便招

呼一切。靠天主保佑，想無妨礙。

望 但是學生呢？到那裏去了？

茂 或是聞了風聲，沒有來；或是來了，我叫他們回去了。你們弟兄二人，也快快回去。

遲了，恐怕有些不方便。

望 哥哥，讓我搭好了馬槽，再回家吧。

外邊呼喊聲敲門聲

瑟 老茂，這是什麼事？

馬尙赤 幸張慶李黑入張見黃姓兄弟作扭狀

茂 向瑟他們已來了！……向三人先生，請進

。已經是來接收天主堂嗎？

馬 如今都是平等，沒有先生不先生。我是共產黨湖南省十三區七分部執行委員，莫斯科

特派員。

黑 我們不是來正式接收，是先來察看察看。

周福全堂

馬 天主堂真正是迷信！還不該打倒嗎？

黑 這間屋裏沒有值錢的東西……到別處去發財吧！

望 這裏沒有值錢的東西，你們都出去吧！

馬 呸！這小孩子，定是教徒。你在做什麼事？

？看你是像好人家出身，帶了你去，豈不可得幾千元的贖金麼？還說沒有值錢的東西！

瑟 擄人勒贖，豈是真正革命軍的行爲！我弟如有過錯，由我担任。

馬 走近望，你們來此幹什麼事？

茂 他們是來上學讀書。

馬 翻動馬槽撕破各物，迷信！迷信！打倒迷信！

同志們，快來幫助，黑壓同上前。

望 攔阻，不許動！不許動！……我費了許多辛

苦纔搭成的！……不許動！……你們不怕得

罪小耶穌嗎？……不怕小耶穌降罰嗎？……

向慶呀！這人好生面熟！

馬 糊塗東西，糾纏不清！我偏要破壞你的迷信，拆毀馬槽，望盡力抵抗。

黑 搜尋，找不到什麼好東西！向瑟身上值錢的東西，快拿出來！

瑟 你們是革命軍？還是強盜？

馬 轉身胡說！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是實行共產主義。我們的口號，是……三人同呼，打倒資本家！解放無產階級！打倒帝國主義！實行共產主義！

黑 今天我是個窮漢，只要把共產主義實行幾次，明天我便是一個富翁；好吃好穿，豈不威風？

茂 那末，明天你是資本家了，你豈不要被別人打倒嗎？還是安分守己的好。

馬 安分守己！這句話，不知害了幾多被壓迫

的同胞？惟有階級戰爭，是我們的生路。馬克斯的主義，是我們的良方。

望 我知道你們是流氓，是光棍，是強盜！

馬 你這迷信的東西，天主教的走狗！

望 你是魔鬼的走狗！

馬 你不怕我的手鎗嗎？向空放鎗，怕不怕？

茂 不好了！不好了！向外跑出

望 不怕！

瑟 你打我弟；打死我，是了！我們信真宗教

，不是迷信。信普世的公教，不是信洋教。

請問你：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你回答

得出嗎？馬克斯列寧是華人，還是洋人。莫

斯科是不是中國地方？……你們這班赤色走

狗，專知破壞我中國的和平，殘害我中國的

同胞！

馬 阿慶，打他一個嘴巴。

瑟 啊！阿慶我認得你了。你做沒良心的事！

去年冬至，你窮得要餓死凍死了；不是我的

父親，看小耶穌面上，哀矜你棉襖一件，銀

洋三元，救了你的性命嗎？你做沒良心的事

呀！

慶 縮手退下

馬 不中用的東西！我自去打他。

望 衝上不許你打我哥哥！不許你……

馬 用力推開老黑，把這小孩子捆起來。

黑 捆緊

望 大呼 求小耶穌救救！求小耶穌救救！求小

耶穌降罰惡人！

馬 我先毒打他一頓，再結果他的性命，用力

太猛，致將壁上掛屏撞下，墮落在頭部。啊！好痛

！丟去手鎗，用手摸頭

瑟 急忙拾起手鎗，大聲 如今鎗在我手；你們還

敢行兇？

望 哥哥，快把這強盜的鎗，打死這強盜！

瑟 豈豈勿忘我們是教友。

引軍官 曾自新入二衛兵隨入

向會 軍官所聞鎗聲，是在此處發生的；是這位共產黨先生放的。

馬 不是我放的，措瑟是他放的。你看手鎗在他手內……不是我放的，是豬放的，是狗放的！

瑟 軍官，剛纔放鎗的人，真是比豬狗還不如！我們小學生，那裏來有手鎗？是他要毒打我弟，自己撞倒了掛屏，打傷了頭顱，丟去了手鎗；我纔拾得來的。

會 拿鎗細念鎗上所刻的馬尙赤。向馬 這不是你的大名嗎？這不是你的鎗嗎？……我們革命軍人，不可欺誑，不可殺人，更不可欺侮弱

小之輩。他們小學生不知什麼；如有冒犯之處，不必同他們計較。

馬 呸！革命軍人！……

會 向茂沒有別的人在家麼？

茂 沒有。他們都去了。貴重的東西也都帶去了。只有這二個勤學的小學生，只想來此讀書，以致到此地步，可憐！可憐！

黑 貴重的東西都帶去了！我們在別處發財去吧！

馬 但是我的手鎗？……願聲向會若不還我，我的同黨必不和你干休。快快還我！

會 笑着歸禮 馬同志，我們同是革命，彼此一家人，怎麼有句話講呢？請你息怒。請你取回這鎗。你爲了一些小事，就誤你前途的希望。

馬 去吧！…… 破除迷信！搗毀聖像 到別處去

檢查！……晦氣！甚麼同下

曾 向衛兵快去釋放他。指望衆釋望

曾 自語 我見這二兒，很教我記起家中的二弟呢？向二人你們弟兄不該逗留此地，惹出禍事；快回家去……你們家在那裏？我送你們回去，免得路上再生意外。

瑟 謝軍官厚意。

望 我帶了小耶穌，到家裏去搭一個小馬槽，爲預備聖誕。

曾 小孩子，你苦很了！爲什麼惹禍？

望 爲小耶穌吃些苦，是我的大福大榮！

幕 下

第二幕 在黃府書房內

黃懷義 與曾自新對坐 若瑟若望亦在室內

黃 感謝軍官，救了小兒的命。此恩此德，不知何以爲報。

曾 黃先生不必客氣。

望 爺爺，我們在學校裏搭馬槽不成，就在家裏搭一個。好不好？

黃 好！

瑟 爺爺，天主堂裏既沒有神父，想來今夜子時彌撒，定是望不成了。那是怎樣辦呢？

黃 放心！自有天主安排……你們弟兄倆靜一靜的搭馬槽；休再多話，煩擾貴客。

瑟 與望入內取物，復出，於室內搭馬槽

曾 不是的……我見了令郎，便想起了家中的弱弟，和老母疼愛情形，不由不立意拯救

·當時我在街上巡行，聞了天主堂內的鎗聲，入內查看，機緣湊巧，救了令郎的命。

萍水相逢，便肯仗義援救；軍官的熱心，

煞可欽佩。

會 這也是我們軍人當盡的責任，原來近日共產黨的行爲，到處搶掠騷擾，種種不法，令人髮指。

黃 共產黨實在可惡，到處擾亂，但是我們百姓，辨不清誰是國民黨，誰是共產黨。百姓單望早享和平而已。

會 黃先生，你當我也是共產黨嗎？……我老實對你說：我深恨共產主義；我知聯共是國民黨的大失策，將來雖要翻然改過，也忍受毒太深了！

黃 原來高明之見，很與愚見相合……我們天主教教友，與共產主義，根本上不能並存。

……但是他們種種搗亂的舉動，如新近發起，明日舉行的反基督大運動等，軍官等何不設法阻止呢？

會 唉！休說阻止，就是要約束，也是不成！

他們實是猖狂得很。方纔欺侮二位令郎，闖入民居，持鎗劫物，依軍法而論，本不該遭鎗斃嗎？但他們黨羽密佈，手段陰惡，誰敢觸犯他們？方纔我也不得不柔聲下氣，敷衍了事。

黃 我們天主教教友，事事須照良心，不能敷衍。我黃某寧願犧牲身家性命，斷不能違背真教。附從匪類！

會 這是天主教過人的所在：抱定主義，決不遷就。這種精神，真可欽佩！兄弟小時，也會在貴教學校肄業，貴教的道理，得知一二；只因貴教不強人信從，兄弟也沒有深究。

……但怎麼天主堂內已是空空無人了？

黃 軍官，我們天主教人，並不是畏懼共產黨的……曾兄，你既誠懇懇和我交談，我也絲毫不瞞……昨晚我接得一要信，不妨給你知道。尚瑟若瑟來念給曾世叔聽聽；你們也可趁此知道這好消息。

瑟 什麼信呢，爺爺？取信念

懷義先生台鑒。鐔奉上峯命，兼代本縣教務，特來東鄉望山村過耶穌聖誕瞻禮。惟念城內數十家教友，際此風波時代，有如失牧亡羊；而路途遙隔，勢難下鄉與祭。故鐔決意冒險來城，舉行子時彌撒，彌撒後，即回鄉舉行天明彌撒；用感教友之渴望，畧體善牧之仁衷。又聞城內天主堂已被估據。素仰先生熱心教務，不憚艱險，擬即來府上舉行聖祭，想爲更妥。希即預

備一切，並知照城內各信友。惟宜諸事謹慎，勿惹起風波。先生與鐔固皆不懼犧牲

；但教友之安全，亦當盡力顧慮也。種種辛勞，必荷上天之厚報。專此。順頌

台安

鐔葉若瑟啓十二月廿三日

爺爺，這不是衡州府的老葉神父麼？他要來我家過聖誕？

望 他就要在我家做子時彌撒？

曾 好天真活潑的孩子！……這位葉神父不辭勞苦，不怕危險，愛慕教友之心，流露於字句之間。他今年幾歲了？何處人氏？

黃 他今年差不多六十歲了；雖是異常刻苦，精神却很矍鑠。他是中華民國湖南省衡陽縣人，是世代書香的老教友。熱心傳教，有德有才；捨生致命，還是他的切願哩！

曾 真是難得的好神父！但是他出入城中，怕

有危險！

黃 神父已說了，他不怕自己的危險，單怕帶累教友。

瑟 爺爺，神父做彌撒在那一室？我想還是就在這間書房；最清淨，最幽雅，就是馬槽也快要搭好了。

黃 說得不差。

望 但是祭衣呢？聖爵呢？彌撒經呢？……還是老葉神父自己帶來麼？

曾 黃兄，那是很不妥！進出城門，必受檢查。若是查着了這些古怪的東西，爲神父能有大危險！

黃 曾兄，不必過慮。城內天主堂的聖物，早已寄存我家。望山村的辦事教友，知之甚明。老葉神父祇須空身來此。

曾 指門 有一個鄉下人進來了！可是來報信

呢？

葉神父 挑担入，見軍官，驚慌欲退出。黃起迎至門。葉 扯黃出，低聲怎麼？你家也住了兵麼？……

我卽去，勿害你。

瑟 大呼 老葉神父來了！神父變色

曾 怎麼？這就是神父？

黃 請神父不必驚疑。這位曾自新軍官剛纔救了我的兒子，并且對於聖教，很表同情……請神父坐定。

望 躍上神父化裝得真妙，真像鄉下收雞蛋客人！我方纔認不出是神父呀！

曾 真是妙計！想路上沒有遇着不便？

葉 天主保佑，一些沒有。

黃 一些沒有！因爲路上的欺侮慢待，神父都喜歡爲耶穌忍受的！……請神父稍憩。向瑟 若瑟，去拿些好衣服來，替神父更換。瑟諾

送下

曾 天主教的德表，真教我覺得慚愧！……黃

兄，我在此就擱已久，須回團部。老神父有意於今夜彌撒後，出城回鄉。但夜間城門關閉，防守甚嚴，不知老神父如何能出城？

葉 果是一大難處，但總須設法出城，不可就誤鄉間彌撒。

黃 那還是請曾兄設法。若能向團部乞得通行証一張，想可無碍了！

曾 小弟問及此事，原是願意幫忙。夜間出城，單有通行証，怕也能發生周折。

瑟 持衣入請神父更換。
葉 脫卸老棉襖，穿上皮袍馬褂，整理鬚髮

曾 果然相貌堂堂，儀表超俗！……今夜二

點鐘時候，我親來府上，領神父出城，說是本城的大紳董，有要事亟須下鄉；黃兄再打

發一二名幹僕，做神父的跟隨。那時有了通行証，再賞給兵們幾元銀錢，定可出城無阻了！

黃 妙計妙計！全仗曾兄大力。

葉 曾軍官，盼望天主降福你的好心！

曾 我告辭了。今夜再會吧！

瑟 曾世叔，沒有你，我們要是活不成了。怎樣可表示我們的感激呢？

望 曾世叔，今夜來得早些，同我們用子時彌撒後的點心。我們有麵，有糕，有餛飩，有湯圓，……想你都喜歡的。

曾 小朋友，我格外是喜歡見你弟兄二個，今夜一定要來得早些。……黃兄，老神父，再會吧！

葉 多謝多謝，天主降福！

黃 曾兄，神父在此，恕我不送。

曾 出神父與黃坐定望去察觀神父挑來之物

葉 話也希奇！除了進城門時，守門兵丁，硬

取了二十多枚雞子，別的事都沒有。沒有人

疑我是假扮的。真像小耶穌發的聖蹟！

望 爺爺，剛纔在課堂內，那共產黨正要舉手

打我，壁上懸挂的那尊聖像，忽然墮下打他

的頭顱，因此他手鎗也丟了！我想也是小耶

穌發的聖蹟。……神父，這許多雞子那裏來

的？神父養的雞，比我家多好幾倍呀！

瑟 弟弟，說話恭敬一些！

葉 小孩子，好活潑！這些雞子，是望山村教

友，為神父派的護身兵；也是他們送給你家

的聖誕節禮物。黃先生，我的話是真的，請

你收下吧！

黃 不敢當！不敢當！

望 謝謝神父。我就拿去給我的母親，說是小

耶穌賞賜的。哥哥，來幫我吧！

葉 小孩子，你們這般的熱切勇敢，些須雞子

，不配為你們的賞賜。你們且對我說：將來

要做何等人物？

黃 快老實說給神父聽！

瑟 神父，我看眼前國家擾亂，百姓遭難，都

是因爲一般人逞着野心，爭權奪利，不肯幹

切實的事情，但知破壞，不知建設；我故願

將來成一實業家，根本上救國利民。

葉 好大志氣！

望 我願將來同曾世叔一樣，做一個慷慨仗義

的軍官。……不，神父，我不願做世俗的軍

官。同共產黨來往！我的志氣更大，我願像

你神父，做耶穌的軍官，攻打魔鬼，救我同

胞的靈魂！

葉 喜極流淚 若望，這纔是小耶穌的賞賜，賞

應作聖召的大恩典！

黃 若望，幾時我看見我的若望做聖誕子時彌撒，我要是何等快活呢！這真是小耶穌報答全家的大恩典了！

(幕下)

尾 幕

第二幕末，幕未下時，可加景色一段，如下所述。但有景色人物並無言語，蓋當以莊嚴神秘取勝。

在書房中搭「馬槽」，應在室之內隅，預先取特別佈置，俾於「馬槽」中，有可站立五六人之地位。迨第二幕將完時，務使「馬槽」一隅，光線暗黑；演者處於對方，以移易觀者之注意點。而扮飾之小耶穌及數天神，迅速現

身於「馬槽」中。第二幕末語已完，燈光大明。衆人見小耶穌顯現，羣趨前叩拜，葉神父挈若望上前，小耶穌伸手徐徐降福，幕乃下。

(全劇完)

選自聖教雜誌十七卷一期

四一 寒夜詩兩首

(一)

一爐火。一屋燈光。

老陳捧着個茶杯，

對面坐的是老張。

老張銜着個煙捲，

老陳喝完了熱水。

他們（眼皮已半掩）

看着青煙飄蕩地

消着，（又像帶着醉）

卞之琳

看着煤塊很黃的

燒着。哦！他們昏昏

沉沉的像已半睡；……

噹！哪兒來的鐘聲？

聽！兩下，三下，四下……

沙沙，有人在院內

跑着：「下雪了。真大！」

(二)

孫洵侯

是誰在喊，誰在敲門？

夜這樣黑，天這樣冷；

我開着門，我跛着望，——

月光耀着一地銀霜。

是誰在喊，誰在敲門？

人這樣倦，夢這樣深。——

一截影子在門外怨

黑夜裏慢慢的走遠。

選自新月

是誰在喊，誰在敲門？
夜這樣深，人這樣靜；
我敞着門，我擋着風，——
白牆上映一枝孤松。

四二一 白馬湖之冬[○]

夏丐尊

在我過去四十餘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嘗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馬湖的時候了。十年以來，白馬湖已成了一個小村落。當我移居的時候，還是一片荒野。春暉中學的新建築，巍然矗立於湖的那一面。湖的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幾間新平屋，住着我和劉君心如兩家。此外兩三里內沒有人煙。一家人於陰曆十一月下旬，從熱鬧的杭州移居於這荒涼的山野，宛如投身於極帶中。

那裏的風，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響，好像虎吼。屋宇雖係新建，構造却極粗率。風從門窗隙縫中來，分外尖削。把門縫窗隙厚地用紙糊了；檐縫中却仍有透入。風刮的厲害的時候，天未夜，就把大門關上。全家喫畢夜飯，即睡入被窩裏，靜聽寒風的怒號，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後軒，算是我的書齋，在全

屋子中是風最少的一間。我常把頭上的羅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燈下工作至深夜。松濤如吼，霜月當窗，飢鼠吱吱在承塵上奔竄。我於這種時候，深感到蕭瑟的詩趣，常獨自撥劃着爐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擬諸山水畫中的人物，作種種幽邈的遐想。

現在白馬湖到處都是樹木了。當時尙一株樹木都未種，月亮與太陽都是整個兒的。從上山起，直要照到下山爲止。在太陽好的時候，只要不刮風，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間曝日，甚至於喫午飯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飯一樣。日光曬到那裏，就把椅凳移到那裏。忽然寒風來了，只好逃難似地，各自帶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門關上。在平常的日子，風來大概在下午快要旁晚的時候，半夜卽息。至於大風寒，那是整日夜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嚴寒的幾天，泥地看去慘白如水門汀，山色凍得發紫而黯，湖波泛深藍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厭憎的。下雪的日子，室內格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燈。遠山積雪，足供半個月的觀看，舉頭即可從窗中望見。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過一二次。我在那裏所日常領畧的冬的情味，幾乎都從風來。白馬湖的所以多風，可以說是有着地理上的原因的。那裏環湖原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個半里闊的空隙，好似故意張了袋口歡迎風來的樣子。白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風景地相差不遠，唯有風却與別的地方不同。風的多和大，凡是到過那裏的人都知道的。風在冬季的感覺中，自古佔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馬湖的風尤其特別。

現在，一家僑居上海多日了，偶然於夜深人靜，聽到風聲的時候，大家就要提起白馬湖來，說：「不知今夜白馬湖又刮得怎樣厲害哩！」

註 ○白馬湖在浙江上虞縣境。

四二 六十分主義

趙廷爲

「阿福，用功幹麼？攷第一有什麼用處！」

「老胡，李先生分數很寬，六十分總會得有的，我們還是到街上去走一趟吧！」

「密司忒王，今天我攷得還好，四個題裏面對三個。」

在我四年教授中學生的經驗中，每逢攷試的時候，總常聽到這類的話。這類的話的意思是說：讀書的目的祇在得到一張文憑；而攷六十分就可以升級畢業，得到文憑。那末，有了六十分，何必再存別種希望？這種僅僅希望六十分的思想，我稱之爲「六十分主義。」

我常聽見人說：現在的學生，特別是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不是爲學問而用功，完全是爲分數而用功！換句話講，就是現在的學生都抱着「分數主

義。『分數主義原是一句罵學生的話，但是比之六十分主義，究竟還好得多了。因為抱着分數主義的學生，還想多得一點分數，使自己攷試的名次比別人高些。這種爲分數的競爭，固然不能說是一種正當的競爭，到底還要學生去努力用功。至於抱着六十分主義的學生，祇要糊塗混日子，混到攷試的時節，纔沒奈何預備一預備功課，猜一猜教師要出的題目；如果料想可以得到六十分了，就可以把功課拋開一邊。他們根本沒有競爭心，根本用不着努力用功；所以比較抱着分數主義的學生，還要不如。

不但學生抱着六十分主義，而且教師方面，也都採定『送分數主義』。據說自五四[○]以來，大學校裏沒有攷試不及六十分而留級的學生。這話也許太概括一點。但是送分數的事實，不但在大學校裏有，在中學校裏也很常見。學生既抱着六十分主義，教師又採定送分數主義，兩相湊合；於是學生可以不必讀什麼書，不必談什麼學問，因爲文憑資格都可以垂手而得。

照普通的情形，在任何中學校裏，四分之一較劣的學生，往往是抱着六十分主義的。但是現在的教育是一種變態；這類的學生愈見普遍，竟佔大多數了。送分數的教師，在從前本只限於最劣的份子；現在連得優良的份子也要送起分數來了。一部分的教師心裏想：『學生攻訐起來，好不討厭；倒不如送給他們多一點的分數。』還有一部分教師，也許以為學生成績過劣，於自己面子上太不好看，不如把分數定得寬些，使大家可以及格，免得人家說我教授效率低劣。於是教師相率而送分數。本來只能給五十分的，不消說就送他六十分，使之及格；甚而至於本來只能給二十分或十分的，也送他將近六十分的分數。學生知曉教師這種的心理，樂得舒舒服服，何必多預備功課？如果某學生是學生會裏出風頭的人物，有掀起風潮的能力，那末，他更加有恃無恐，更加可以拋開書本，祇要到了畢業期來領文憑好了。

教師想出了送分數主義，免受學生的攻訐；學生想出了六十分主義，也

省却不少的麻煩；由此可見中國人很富有創造的能力，能夠想出這一類的主義！像一切的學說或主義一樣，送分數主義與六十分主義，本來只是攷試時候教師和學生所持的主義；但是後來應用的範圍愈擴愈大，可以應用到一切的事情，並且爲一切的人所應用。值日生不想把教室整理得乾乾淨淨，祇要做到教師不來干涉；這就是六十分主義。因爲六十分主義的廣義的定義是，不希望把事情做得好，但求人家不十分的說我做不好。——或者用一句常說的話，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教師看見黑板不擦，壁上寫得一塌糊塗，也會得熟視無睹，不來干涉半句話；這就是送分數主義。因爲送分數主義的廣義的定義是，明知道人家把事情做得不好，却也給人家面子，不肯開口，不使人家「過不去」——「不及格」。

不僅在學校生活內，即在較大的社會生活內，廣義的六十分主義和送分數主義，也是異常的普遍。辦學校的人，但求自己學校裏不開風潮，不求把

學校辦得怎麼完善。辦理政治的人，也但求人家少說一句攻訐的話，而不求把政治辦出優良的成績。凡是負有某種責任的人，莫不是抱着六十分主義的；而在旁觀者，批評者或監督者方面，也都採定了送分數主義。一般的民眾，應是批評或監督教育政治等等的設施的；但是大家總是不開口。上級機關對於下級機關應該要督促的；但是因爲自己馬虎，對人也只得馬虎。機關裏的公務員祇須簽到；教員祇須上講臺。誰來努力求真正的成績？就是沒有真正的成績，誰來責備？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們如何希望教育政治等等事業的進步？

希望總是不容易滿足的。希望一百分尙且有時僅得六十分。如果希望六十分，結果自然只能得到四十分或三十分了。現在我國教育政治等等的事業，都只有四十分或三十分的成绩，還不滿六十分。例如學術的事業，在日本差不多把各國重要學術著作都譯成日本文了；而在我國則譯本寥寥若晨

星，而且都免不掉「以訛傳訛」。論到工商的事業，我國更不能望人項背。然而國人還不想急起直追！我國的航空事業那裏比得上外國；然而許多的人還很得意的說，中國有人駕馳飛機了。我國的「人丹」那裏比得上日本的「仁丹」，然而有許多的人還很得意的說，「人丹」可以抵制外國貨了。我國的政治機關內，領乾薪的也有，常不簽到的也有；然而政治機關裏的人還很得意的說，現在的政治機關比軍閥政府認真得多了。中國是一個百病叢生的國家；但是最危險的病象，就是大家不肯積極努力，迎頭追趕，而都消極的抱着六十分主義。

現在的社會政治現象，是三十年前的教育所種下來的結果。看了現在的教育，我們就可推想到三十年後社會政治的現象。現在的教育不但不能矯正消極的態度，而且使六十分主義更加普遍；可見三十年後政治社會一切的事業不會得進步，而且恐怕像現在一樣的腐敗。這是中國的大禍患！

——比什麼天禍兵災還要利害！

中學以上的青年，不是喜談革命的嗎？奉勸有志的青年，要革命先從自己身上革起，至少第一要革掉六十分主義的思想的命。無論做事情或是研究學問，總須盡自己的能力，徹底的去幹。不要說是六十分，就是做到一百分的成績，還要繼續努力，始終不懈。預備功課也好，辦學生自治也好，不論做什麼事，不論在什麼時候，都抱定這種徹底的精神，絕無例外，就會得漸就養成一種確定的態度；等到徹底的態度養成之後，纔可以在較大的社會政治生活內，擔當得起革命的重任。否則革命二字，完全是空談！

選自中學生

註 ○民國七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因外交失敗，向政府請求懲辦賣國賊，並組織演講團，喚起民衆，風聲所播，全國響應，相率罷市罷課；政府不得已，免曹汝霖等之職，以平衆憤。史稱五四運動。此次運動，雖係愛國，動機純潔；但此後學潮屢起，學風囂張，不能不說是開端於此。

四四 首瞻禮六的前晚

任錫

慘淡的燈光下，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在思想，在悲哀，痛悔，流淚……春夜帶着微涼的清風飛來時，浩大的藍空中沒有一點白雲，真成了一個純潔的整體，在這樣無邊的天體中，只嵌着幾許可數的閃爍的明星。在東邊天的一角，還懸着一個圓圓的白玉盤。那一輪潔白的皓月慢慢兒向上移動。保祿倚着左邊屋門的窗杆，在望月沈思。微風吹動了他的頭髮，瀰漫於空氣中的花香時時送進他的鼻腔。他在出神的望着天體，望着明月。

這時候，來了保祿的母親，從鋪滿着茵草的院中走上石階，來到了保祿的身邊。

在月光下，她衰老的面頰上，愈顯着蒼白，額上深顯着比平時更多的縐

紋。不錯，她爲着這幾天不自然而常幻想的愛兒擔心着；她不知有什麼法子，再能使愛兒仍像從前那般的快活。

『什麼事？保祿，你有病了嗎？』她眼中含着淚光，顯着母愛的深情。

『不媽，沒有什麼；不過覺着有些頭痛。』保祿仍在望着月，他不敢低下頭來，看母親眼中的淚。

『好孩子，頭痛呵！大概是受了風吧！』母親的手向着保祿的額上摸了一下。『快進屋來吧！院中怪冷的。』她說着走向屋中。

從月光下，他跟着母親走進了那電光籠罩着的屋裏。

燈光下，他看見母親這幾天來更沈溺在憂鬱之中，精神又是那麼萎頓。他覺着這全是爲着他。他使母親變成了如此的衰弱；他加深了母親額上的繃痕。他不敢再看母親了，他覺着他是一個大罪人了。他痛恨自己。他痛恨這社會的黑暗，把他整個的噬吞下去。他想：這世間只有母親的愛才是真

正的愛，才是真正的慰藉。他看見母親在一杓一杓地爲他做着糖水，他悔恨爲什麼離棄了母親去另找別的安慰，爲什麼使母親爲他傷心難過呢？他愈想，愈覺得自己的不孝。他巴不得立刻跪在母親的腳下，求她寬恕他的不肖，求她惱恨他，罵他一頓，好使他良心上覺着他是多麼可惡。他這樣想着，不覺眼淚汪汪地喊了一聲：『媽！』

這是痛悔的淚。

『怎麼？頭還很痛嗎？』她在做着糖水，並沒注意到兒子的呆想與流淚。

『不媽。』淚珠掉在他的嘴邊。

『怎麼？』她開始感覺兒子在流淚了，『頭痛的利害嗎？忍耐點，保祿，喝一點糖水，睡吧！發一點汗，明天定會好的。』她把糖水碗放在他的面前。

『媽！你快去睡吧！我的頭不十分痛。』他把他要說的話嚥下；他覺着對不起母親，更不配受到母親這樣的安慰。

『睡吧，保祿發點汗，一定會好的。』

她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看了他一眼，忽然好像又想起了什麼似的，呆了，說：『哦！明天是首瞻禮六，七點半的大彌撒。』

他沒有說什麼，只點了點頭，上床睡了。

二

夜深了，屋中愈顯靜寂。月光照在窗櫺上。他一個人臥着。他的心在發燒，他不能睡。頭並不十分痛，可是心熱得像要炸裂似的。他起來把窗打開，讓涼風進來，但他仍不能睡。他斜臥在床上，半身靠着鋼絲床的鐵欄，對着牆上掛着的聖心像。他不敢看像中的愛火炎炎的聖心，好似有一種力量阻擋他。他半閉着眼，又想到了他的遭遇。他覺得社會不容許他有呼吸的權利，人間盡呈顯着驕傲、狡譎、奸詐，使人沒有容身之地。

這時候，他羨慕着那些熱心的教友，他更羨慕那些整日裏專過着神修

生活的修士們。他以為只有他們這一夥人纔尋着真正的快樂，真正的慰藉與幸福。

他的思想異常紛亂。陣陣地涼風從窗外吹進，他並不理會；他覺得世上只有他是最可憐的了。他得罪了仁慈的天主，又使父母憂傷。他悔恨自己，爲什麼向着罪坑走，爲什麼放棄了救主耶穌的慈愛，去尋那虛假的歡樂。他痛心慘悔，從床上躍起，走到聖像前，跪下，望了望像中的耶穌；他把頭低下，真誠的痛悔了。慘淡的月光下，他蒼白的嘴唇在喃喃地動着：

「啊！慈主，求你再以仁愛的光芒，

照射我心靈的卑污可憐！

這萬惡的人間，

竟把我造成了罪惡的走狗，

竟把我推墮在黑暗的深淵！

啊！慈主，我已哭幹了，我的心血，

我已流盡了我的眼淚。

只有你能滋潤我的靈田；

只有你仁愛的光芒，

肯再照我射的卑污可憐！

他默默地哭了；哭自己這麼卑賤的人，却故意得罪了至慈愛的天主，故意用罪惡釘他在十字架，用罪惡鞭打他，不知多少次數了。他回憶在上宗教課的時候，神父向他們說的話：

『青年們，小心！你們的年齡會把你們推到罪惡的深淵去……』

他那時還譏怪神父的話；現在，那些話完全應驗了。他誠懇地求仁慈的耶穌寬恕他，決定以後要做耶穌喜愛的事，再不敢墮入惡魔的誘單了。

這時，他仰起頭來望着聖心，他覺得耶穌對他微笑，把慈和的愛光射到

他的心上，好像說：『敗子，只要你改過，我仍舊一般的愛你。』他覺他還能得到耶穌的寬恕，不禁的心上寬慰了許多。

『主呀！求你常以慈目顧盼我，使我永遠在你的護翼下。』他嘆了一口氣，便昏昏地睡去了。

他彷彿到了一個所在。清風吹着蘋果樹；已熟的金黃色的蘋果，在搖擺着。小溪的水不住的向下流着，奏着美麗的歌曲——琤琮琤琮。他正在玩賞這大自然的美景，忽然，山崩地裂，從地縫中出來一個惡魔，青面獠牙，向他撲來。他大吃一驚，急忙要跑，但脚下好似生了根，動也不能動。那惡魔已向他身旁撲來。他昏去了，口中呼喊着：『耶穌瑪利亞救我！』他忽見好似自己臥室裏那張聖像中的耶穌走來，從他烈火的聖心中，射來一道光芒，那惡魔已蹤影不見。他嚇得出了一身冷汗，醒來了。

從窗外吹進一陣涼風，使他覺着原來還在地上跪着。他起來把窗關上，

從新上床臥下。

三更的更聲，從空氣中傳來。他恐惶地睡去了。

三

保祿醒來了。屋中的空氣很溫和，太陽在窗頂上閃耀着金色的光輝。母親已在屋中爲他安放好了洗臉水。他的頭雖仍在陣陣作痛，但他仍願起來。

「保祿，好一點嗎，頭痛不痛啦？」母親問。

「好了，媽。有幾點鐘了？」他帶着強健的態度起來，願意去望七點半的大彌撒。他回想起夜中的光景來，想起夢中的恐惶，他決心去望彌撒。

「保祿，望完了彌撒，快回來。今天別去學校裏了，好好地休息一天。」她看着他洗完了臉，這樣囑咐他。

「媽！不要緊，還不如去上課。」他心中仍想着昨夜的夢境。

他望了望母親，又看了看牆上的聖像，出屋去了。

陽光已在每一顆的樹頂上閃耀着。街上已充滿了行人。他低頭沈思着。幾輛嗚嗚的汽車，在他身旁飛馳而過。他進到了聖堂前，看見堂門大開，好像等着信友們的來臨。他走進了堂中。

堂中已跪滿了信友，在熱切地，誠懇地誦經。

他沒有向四週看一眼，他直走到了素日跪的櫈上，恭恭敬敬地跪下，他兩眼望着祭台的苦像，望着聖體櫃中的耶穌。他誠懇地默求道：

『吾主，你曾經爲我釘在十字架，

受盡千般苦難和惡人的鞭打。

求你可憐我罪人！

吾主，從今後，我決定永遠不離開你；

再不敢使你因我而傷心，爲我而咨嗟。

我當敬遵你的教言，謹守你的規誡。』

他起來，走到了聽告解的神父跟前謙遜地告明了一生的罪過。他用眼淚來洗掉了罪惡的污跡。

當他走下了神工架的時候，他覺着堂中光明了許多。熱切誠懇的經聲，更使他感覺安慰。

彌撒已經上台了，他直直地跪着，祈禱：

『主呀，求你到我不堪的心中；使我永久與你結合，常保存你的聖寵。』

領聖體的時候，教友們顯着喜悅的面容，都去領受了奧妙的神糧。他心中充滿着熱切的愛火，到聖體欄杆前，也領受了他的生命之糧。

選自公教學校四卷九期

四五 狄白的愛人如己

黎正甫

在故都後門什剎海附近，有一座院子。那裏面住着幾個大學生。他們因為尋求自由和舒適的生活，所以從學校搬了出來。他們不住公寓，因為公寓生活決沒有這樣自然。他們用了一個巧妙的方法，把這房子租到手。沒有住閒雜人，僅住着他們五個學生，一個老媽，和一個男用人。他們住在這裏，又恐生活過於自由或過於舒適了，會反覺得不自由，不舒適。於是他們自己又定了自治規則來遵守。

今天是星期日，因了自治規則的限制，大家都沒有加睡一刻或半刻鐘。胖馬身體胖些，起牀時總有點困難。當寒冷的天氣，清晨的時間，誰都覺得較好睡。在暖暖的被窩裏，一旦要把被掀開去，真是有點不願意；尤其要穿上冰冷的衣服的時候。但是大家都很早起來。胖馬一個人還睡覺，他自己也覺得

太懶惰。他當然也就咬緊牙齦，隨着大家一同起來了。

早晨的時間是寶貴的（中畧）他們吃飽午飯，大家不約而同地說出：『到那裏去玩罷？』

王媽正在收拾碗筷。她說：『今天是陰歷正月十五日，西便門外的白雲觀，這幾天挺熱鬧。』

於是他們便都決定到白雲觀去。老馬是少不得要穿西裝。老張也結起領帶來。老狄則於長衫外再加大氅。小吳却在棉袍上套藍大褂，頸項間緊繞着一條白絨圍巾，還戴了一頂烏龜式的野帽。老狄看見小吳戴帽子，他也就從履箱裏取出一頂平日賽球時喜歡戴的尖頂絨綫小帽來戴上。四個人都穿戴好了，便步行到護國寺口，乘了一路電車，直到西單下車，出宣武門，雇了四頭驢子，大家騎上，向白雲觀路上馳去。

今天的天氣，是那樣的，好，天雖不很藍，薄薄地罩上一層淡淡的白雲，却

不礙太陽的四照。風也不很大，不時吹來一陣陣輕風，捉弄那地上的塵土，弄得滾滾地打旋；但決不至於沙土飛揚，使人對面不相見。

那些驢子都聽驢夫的口令，驢夫說：『的盧，的盧，』驢子才往前跑；否則慢屯屯地不肯走。有時驢子的歹性一發，便會欺弄生人，故意走出道旁去，使背上騎的人，看見下面的深溝嚇一嚇。狄白騎驢騎過好幾次，知道驢子的頑皮，所以這一次把驢夫手中的鞭子要了過來，在驢子背上用力鞭了幾鞭，牠不跑也得跑。狄白的驢子領頭，他們的都在後頭跟着跑，弄得驢夫們拼命地在後追。過了石橋，出西便門，一直往西跑。一路上但見來來往往的男女們，有老有少。有的是學生小姐，趁着熱鬧去擠擠，有的是真實的愚昧的善男信女，虔誠去敬香。他們騎在驢背上，望見白雲觀就在眼前，正要加鞭向着黃泥路上跑時，狄白忽然把驢子扣住不走。後面的三個人都奇怪地叫道：『怎麼不往前跑呀？』

狄白用手一指，說：『那邊橫路上臥着一個孩子怪可憐的，我們下去看看他罷！』

『那個是小乞丐，別去睬他！』老張不耐煩地說。

『路上的乞丐多得很，我們管不了那許多！』小吳也這樣說。

老馬急於要到白雲觀，『不走嗎？我先走了。』他把韁繩一扯，加上一鞭，頭也不回地逕向白雲觀馳去。老張和小吳也各自扯轉驢頭，跟着老馬跑了。狄白看他們都走了，也想不去睬理那個孩子，猶豫了一會，終於心裏不忍，從驢子背上立刻跳了下來，叫驢夫在那裏等一等。

狄白走近那個孩子身邊，看他約摸十三四歲；他穿的一領烏布襖子，滿身塵垢，又很破爛；他的頭髮蓬鬆，很長很亂，臥在這橫路的旁邊，眼睛閉着，臉上污黑，頸項瘦長得祇剩一層皮包着骨。他的身體索索地發抖，腳上的鞋也破了；脚踝邊的褲腳緊緊紮了綁帶，棉褲是將要褪色的緞面子。看去很像乞

丐，又不大像乞丐。於是狄白躬下身去問他：

『喂，老兄！怎麼樣害病嗎？』

可是他沒有回答，眼睛仍是閉着，身體不住地抖着。

狄白望着他太可憐了，直起身來，凝思着：有什麼方法可以拯救他嗎？

他在此一剎那頃間，忽然記起小時候讀的聖經中的一段故事來：——

那是耶穌說的故事：

『有一個人從日路撒冷往葉利哥去，途中遇見了強盜，他的衣服被剝去，還被打了個半死，躺在路旁。偶然有一個司祭從這條路上來，看見他，就從旁邊過去。又有一個勒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惟有一個撒瑪利人旅行到那裏，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一個客店裏去照應他。第二天，那人拿出兩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

「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愛人如己的呢？」

狄白背誦到耶穌的問話，「那一個是愛人如己的呢？」這一句提醒了狄白應當怎樣做了。他看見這個可憐的孩子，惻怛之心油然而生，愈覺得非拯救他不可了。見人有患難而不顧，見人垂死而不動憐憫之心，人心何在？人格何存？是這是我做人的義務，不能不盡的！」

他又想到一個人餓了幾餐，便沒有精神。看這個孩子大概是沒有什麼大病吧？是因爲過飢了，幾天沒有吃飯的緣故罷？於是他決定先去買些吃的東西來。他復騎上驢子，加緊一鞭，馳向白雲觀。一會兒就到了。再叫驢夫等一等，還沒有給錢。狄白也無心進白雲觀裏面去玩，就在門前的食廠裏買了二十幾個熱包子，用報紙包裹了，又騎上來時所騎的驢子向原路馳回，再到那路旁躺着的垂死的孩子身邊，才付清驢子費，打發驢夫去了。

狄白把包紙打開，取出一個包子，往那孩子的嘴裏塞。他竟一口吞下。一

連吃下三四個包子，他的眼睛才漸漸張開，很驚異地向狄白望着。狄白只顧把包子一個一個地放到他嘴裏，已吃上十幾個了。那孩子一邊吃着，一邊淌着滿眼的熱淚。待二十幾個包子都吃完了，狄白看他已回復了知覺，便和善地問他道：

「你還想吃這個東西嗎？」

「飽了。謝謝你，先生！」

「這是很便宜的。你要是還想吃，我就去買來。」

「感謝先生！我吃得很飽了。」他說時，意思要坐起來，兩手在那裏掙扎着。狄白連忙扶他。

「先生尊姓？你救了我的性命，我真感激不盡，可是……」他沒有說完，眼淚早流了下來，彷彿有什麼難言的苦衷。

「你有什麼話儘管說！我要是力量能做到的，我都願意幫你的忙。」狄

白安慰他說。

「先生的好心，我是非常感激的，可是我……唉！」

狄白聽見他說的話，似乎心裏有不勝痛苦的樣子，便問道：「你的家在那兒？我可以送你回去。」

「唉！先生！我是無家可歸的！」他說着，更傷心，益發嗚咽地哭起來了。

「那麼你是那裏人？」

「我是遼寧人。」

「你怎麼到北平的？」

「咳！真是一言難盡，先生！」他含着淚，咽着聲說：「我的家是住在瀋陽城裏，我父親在那裏開設了一間商店。去年九月十八日，日兵佔領瀋陽。我的父親恰巧在那幾天前上天津北平去採辦貨物了，店裏的大小事務都託給經理先生。那天晚上，我們都從夢中被炮聲驚了醒來，由窗口望出去，只見北

的背上冰冷了！咳，那時我也真是不想活了！我抱着我弟弟的屍體，發狂似地哭着。那個先生却把那死體奪去，叫他的家人幫忙，就在路旁的荒野裏，把我的弟弟草草地掩埋了：『嗚：嗚：嗚：嗚：』他說到這裏，又嗚咽得不成聲。哭了一會，又繼續往下說：『我承那先生領我一直避難到錦州城，當時，錦州還是我國兵駐守。那先生一家便在錦州租了一間小房子住下。難民很多，房子的租金反貴了起來。那個先生雖然待我和他的家人一樣，可是眼見他的生活難維持，我心裏很不忍，於是決意離開他。當我逃難的時候，我手上還帶着一副金鐲，我對那位先生說：我要到北平尋父親去，這個鐲子請你拿去賣幾個錢來使用吧！那位先生就拿這個去典了，只典得二十五塊錢。我請他收下，他不肯。我給他一半，他也不收。他說：我往北平須乘火車，要買車票，路上又要使用。我只得謝別了他，就乘北寧車來到北平。我到北平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正當嚴寒的天氣。但是來到北平，舉目無親，我的父親不知住在那裏，怎樣去

他忽然說出他是個女子。這時狄白的心裏非常驚異，把她全身打量一下，才恍然她所說的話都不像男孩子的口氣。她原先說出她帶了一副手鐲，狄白却沒有留心到這裏。如今狄白倒有點爲難了。他原想把這可憐的孩子帶回去，暫時和他們住在一塊。不過已知道他是個女子了，似乎這個辦法很不方便。但怎麼辦呢？女孩子就不理她嗎？就留她在這裏受凍餓嗎？自己既然從她垂死的當兒救活回來，怎忍心再把她交給死神去擺佈？不可以！不可以！男女一樣爲造物主所造的，都是平等的。女子嬌弱的身體，更熬受不得風餐露宿，況且在這嚴寒的天氣，更當憐恤她才對。可是怎樣來措置她呢？送她回家？她沒有家！替她找個職業吧？自己又是南方人，還正在讀書時代，對於外面社會上的情形又不熟悉！怎麼辦呢？留她到自己寓所裏去住吧？女孩子和男學生住在一塊，還成個體統嗎？唔，怎辦呢？狄白思想了一會，終於決定了：『不要緊，暫時叫王媽照管她，後來再給她想法子罷。』

『那麼，你暫時到我那裏去住，後來再給你想個辦法，行不行呢？』狄白蹙着眉尖，思來想去，彷彿只有這個法子了。

『但是，』她以感激的眼光望着狄白說：『先生！像我這樣破爛骯髒的人，住在你家裏，恐怕很不方便罷？』

『那倒不要緊，你在這裏等一會，我去雇車來。』狄白記得白雲觀門外，停放着許多人力車，他就飛快地跑向那個地方去，叫來了兩輛人力車。他又脫下自己的大氅，披在她身上，又幫助她登了車，一同回城去了。

四六 小小的一個人

日本江馬修著

周作人譯

一日下午，工作到了兩點鐘，想要散步一

回，便從家裏走出。正在且走且想的時候，聽得可愛的孩子聲音說『再會』，隨後便是得得的一陣腳步聲響，一個五歲上下的小女孩子，從木槿編成的籬下走了出來。可是奇怪，我雖然認不得伊，伊見了我，却立住了，笑迷迷的彷彿已經熟識一般，問道：

『先生，你到那裏去呢？』

我也笑着好好的答道：

『我散步呢。小姑娘，同我去走走麼？』

『一同去罷。』

我遞過手去，伊也欣然伸出伊可愛的手來，但這孩子怎麼會同我一個面生的人，這般熟呢？——在兒童一面，大約也是極平常的事

，不足為奇的。

正月末的道路，冰凍都融化了，泥滑滑的很難走。孩子緊拉了我的手，纔能走得路。

『姑娘叫什麼名字？』

『我叫鶴兒。』

『幾歲？』

『現在六歲了。』

『家在那裏呢？』

『就是那家。』

這人家的前面，我散步時候常常經過；曾有一兩次，隔着籬聽得琴聲；但從來沒有見過家族的影子。

『那就是鶴兒姑娘的家麼？那麼，我是曉得的。』

「我也曉得先生呢。」

「曉得？怎麼曉得的？」我不覺出了驚，去看鶴兒的臉。鶴兒是一個大眼睛，紅面龐，可愛的孩子；但一時總是想不起，曾在那裏看見過。

「可不是，有一天你同一個更長大的書生，兩個人都笑我麼？我還清清楚楚記着呢。」

阿，那是了。我被伊一說，纔想到了。那時我同區君正談歐戰的事，在這街上散步。孩子回過頭來，便對着我們笑；我們便留心那邊，將話打斷了。我也笑着問道：

「那裏去呢？」

「到小林先生家有事去。」

說了，孩子就跑了。一面跑，一面屢次回過頭來對我們笑。這孩子，就是我在攙着手同走的鶴兒。我便對伊說：

「鶴兒姑娘的記性真好呢。」我此時因為得了一個新的小朋友，心裏十分喜歡；但我們一同走着，倘被鶴兒家裏的人看見，豈不要疑我是拐子麼？又不免覺不安。因此便想到打聽鶴兒家裏的人的事情。

「鶴兒姑娘家裏時時在那裏彈琴的，是鶴兒姑娘的母親麼？」

「是的。我母親可是做針線的時候多。」
伊忽然又說：「正兒現在纔能放風箏了。要不是每天練習，也放不上；因為人還太小呢。」

「正兒是誰？」

「就是家裏的正兒。」

「鶴兒姑娘的父親每天在那裏辦事呢？」

「父親，他在美國呢。」

「啊，美國麼！用功去的麼？」

「到公司裏去的。父親到美國去的時候，

我同母親和正兒到橫濱去送，還叫萬歲呢。」

「這樣說，鶴兒姑娘同母親在這裏看家？」

可不冷靜麼？」

「祖父也在這裏，沒有什麼冷靜。」

「但是你不願同父親見面麼？怎樣的人？」

記得麼？」

「記得，頭髮分開了，帶着眼鏡，很時髦呢。等我到了八歲，那時纔回到家裏來。」

「那麼說，這幾年裏，鶴兒姑娘須得上學」

用功纔好呢。」

「可是，母親寄去的信，都被美國的使女偷了，不送給父親；所以父親也沒有一封回信。」

「祖父同母親正在那裏生氣呢。」

從天真爛漫的兒童口裏，將一幅家庭悲劇，展開在我的眼前。我雖出於無心，但引逗孩子說出這樣的事來，自己也覺得十分抱歉，彷彿

佛做了一件惡事。我想以後不再打聽伊的家事了。但因此愈覺伊可憐，願意永遠做了朋友，盡力幫伊。

我們走到一座土堆上，滿生着枯槁的野草。我便蹲下，心裏想着新相識的小朋友的事。鶴兒同我已經極熟了；就靠在背上，弄我外衣的絲紐，又用伊還未十分靈便的口舌，同我談話。

「正月一過，我就要到別處去了。」

「那裏去呢？」

「到大阪去，隨後又一直到馬關。」

「母親也一同去？以後不回東京麼？」

「是的。」

我聽這話，覺得非常冷靜，好容易剛纔認識了一個好的小朋友，……

「鶴兒姑娘你高興，願意去麼？」

『大阪我是曉得的，出了橫街，不是拐角上有一間菜店麼？我們的家就在那裏。』

我不覺失了笑，答說：

『我可不曉得大阪呢。這樣說，鶴兒姑娘可不是大阪人麼？』

『是的。到大阪去，姊姊在那裏；我可以

和姊姊玩紙牌了。』

『姊姊還很小麼？』

『他現在進了女學校了。』

『那麼，鶴兒姑娘想必願意早到大阪去了

。馬關也去過麼？』

『那可沒有去過。』

被棄的母親帶着這小孩，坐了長路火車，到海風猛烈的島國盡頭去。那孤寂的影子，彷彿在我眼前浮出，我感着一種說不出的哀愁。而且從這樣小的時候，不得不嘗漂流苦味的這

孩子的運命，也很是可挂念。

我想要回家的時候，鶴兒彷彿還要遊戲；我便邀伊到我的家裏去。鶴兒也躊躇了一會，隨後便一聲不響，跟我走來。很有一副天真的自負的樣子；似乎說：無論什麼地方，我總一人去得的。

回到家裏，妻見我領了一個不認識的女兒回來，很為詫異。我將如何同伊遇見，并伊家裏的事，極簡的說了一遍，妻是本來喜歡孩子的，便很歡迎伊。鶴兒同妻也立時熟識了。

『鶴兒姑娘的衣裳，都是母親做的麼？這針線真叫好呢。一定是個好母親，想必是很愛鶴兒姑娘的。』妻這樣問。鶴兒點點頭，也不作聲。妻正又要往下問，我因以前多問了幾句，已極抱歉，便使個眼色，止住了妻子的話。擲出糕餅來。鶴兒很有喜歡的樣子，却總

不動手，妻拏了遞給伊，就用兩隻小手，恭恭敬敬的接去，立刻喫了。

『現在剛纔熟識了，却又要到遠的地方去，真是無聊。』妻說。『但如回到東京的時候，請到我家裏來玩。』

『雖然不曉得幾時回到東京，但回來時，我一定天天到伯母家裏來。』鶴兒也很伶俐的回答。

鶴兒大約遊戲了一小時，說要回家去了。我因爲自己工作的關係，也不強留。妻將糕餅包了送給伊，又對伊說：『明天再來玩。在這裏的時候，天天都來。』鶴兒答應說，明天這時候再來。我送伊到伊家近旁，伊並不回頭看我，便急急忙忙的跑進去了。

第二天我同妻閒談着鶴兒的事，等伊再來；却終是沒有來。想必因到了不認識的人家去

玩，被母親罵了，來不成了。第三天第四天，也沒有來。那時我感了風寒，睡了十天左右。到得可以出外散步的時候，無意中走過鶴兒門口，却見那家已變了空屋，貼着招租的條子。鶴兒一家，早已出發了。

自此以後，過了兩月，我仍然時時想起那孩子的事，常同妻提起伊，又想像伊一人的運命，和伊家中不幸的事情。我同妻到街上的時候，屢次看見極像鶴兒的孩子；那不必說，原是別一個人了。可是無形之中有一根線索牽着。我們總是忘不了溶化在人類的大海中的那小的一個人。

選自現代日本小說集

四七 氣候和衣食住

竺可楨

(二十五年九月六七兩日講)

氣候和人生關係的密切，從衣食住各方面，統可以看出來。先說衣罷。俗語有句話，叫『急脫急着，勝如服藥。』這就表示我們穿衣裳的厚薄多少，須隨天氣而定。所謂夏葛冬裘，依季節而變換，這是很明白的。以鞋襪而論，山東、平、津一帶的苦力，如東洋車夫，統是着鞋襪的，可謂不愧爲齊魯禮義之邦。一到長江流域，一般苦力就赤了足着草鞋。因爲長江流域雨量多，到處是水田，普通苦力穿了鞋襪是行不通的。在北洋軍閥時代，一般北方兵士到長江一帶來，對於穿草鞋的習慣，引爲一樁苦事。到了兩廣一帶，雨水更多，草鞋一浸水就不易乾，一變而通行木屐。赤了足穿木屐，在多雨而悶熱的嶺南，是很適於環境。可惜現在有錢的人多穿皮鞋；皮鞋極不通風，在兩廣遂流行一種足

趾溼氣病。這類病爲歐美所無，西醫無以名之，遂名之曰香港足。這就表示用夏變夷，若不適應環境，是會出毛病的。自從歐洲文化東漸以來，西裝在我國漸漸通行了。但論起氣候來，西裝實祇適宜於歐洲，而不適宜於我國的。因爲歐洲的氣候是海洋氣候，而我國的氣候是大陸氣候。海洋氣候冬溫夏涼，大陸氣候則冬冷夏熱。譬如南京冬夏溫度相差至攝氏溫度表二十四度之多；北平冬夏的寒暑相差更甚。但是歐洲西部和沿地中海諸國冬夏冷熱相差很少。羅瑪十八度，巴黎十六度，倫敦不過十四度。西裝是應歐洲的天氣環境而產生的。所以冬不裘，暑不葛，一年四季，伸縮極爲有限。西裝到了北美洲，實際已只適宜於西部太平洋沿岸，而不適宜於東部。行之於大陸氣候的我國，夏季則汗流浹背，冬季則其寒徹骨。講到舒適合時，遠不及中國裝。中裝和西裝尚有一點不同。卽是西裝是對襟，而且向例外衣雖有鈕而不扣；中裝除了馬褂之外，統是斜襟，而且有鈕必扣。這一點分別也有氣候的背景。凡是到過

平、津一帶的人，就曉得華北冬天的西北風如何凜冽，吹來的風沙無孔不入，決非對襟而不鈕扣的衣服所能抵抗得住的。就是衣服的潔淨和醜醜，亦和氣候有相當關係。蒙古人衣服的兩袖，雖油光四起，仍不洗滌，這是因為蒙古缺乏雨水的緣故。

人們的飲食，受氣候的影響也很大。我國南人食米，北人食麥，是最顯著的一個例。在關內人烟稠密，草萊多闢爲田疇，農耕是最重要的職業，即使間或有畜牧牛羊的，亦不過當作一種副產品。牛羊之數既少，牛奶羊奶就不被人所重視。但是到了蒙古，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為蒙古雨量稀少，根本就不適於農耕，惟有草類尚能生長，可以作游牧之用。從周、秦兩漢以來，匈奴、突厥、回紇，以至於今日的蒙人，統依賴牛羊爲生。乳酪遂成爲日常的重要食品了。一個民族的吃葷和吃素，亦和氣候有關。以大概而論，熱帶之人食素，寒帶之人食葷。潮溼地帶人民食素，乾燥地帶人民食葷。在熱帶菓木蕃殖，穀類叢生，

而家畜如牛羊之類，反因蚊蚋衆多，不易豢養。椰子香蕉是熱帶土人最普遍的食品。在寒帶則五穀蔬菜不能滋生，但馴鹿可以生長於冰天雪地之中，其肉可以充飢腸，奶可以作飲料。兩極附近富於魚類，北冰洋中之埃斯基摩人，全靠捕魚和海豹來維持生活。寒帶裏面居民之所以吃葷，和熱帶裏面人民之所以吃素，一樣是受氣候的限制。佛教徒以不殺生爲戒，這在印度、日本和我國長江、黃河流域的和尙，尙易辦到。但到了拔海四千公尺五穀蔬菜不能豐登的西藏高原上，問題就不同了。西藏的喇嘛，迫於環境，勢非吃葷不可。去年班禪到杭州、上海的時候，一般善男信女，見了班禪和他的隨從大啖牛肉，引爲奇談。若是曉得了此中原因，就不致於大驚小怪了。

住的問題和氣候關係更爲密切。住宅的第一目的，就是要蔽風雨。我國北方風沙大，北平一帶屋頂上瓦溝和屋簷的封固，要比南方緊密些。北平比較考究的房子，就有兩重窗戶。北方雨水少，許多平民住宅，屋頂全是平的；這

在多雨水的地方，不但要引起屋漏，而且冬天大雪之後，可以把房子壓倒的。歐、美各國，凡是多雪之地，屋頂統尖削作金字塔式，使冰雪不致堆積在屋上。日本西北部冬季，西北風來自日本海，所以雨雪霏霏，街道上積雪可以深至七八尺。大街上兩旁人家的屋簷，伸出牆外至四五尺之多，使人行道不致於爲雪所封蔽。我國自廈門以南，凡大城如香港、梧州等，街上的人行道上統造有走廊，一以避風雨，二以避炎熱可畏的日光。講到日光，依照現代科學上的研究，於人生有無限的利益。不特可殺微菌，增健康，而且可以療治軟骨症、癆等等。歐、美現代建築的式樣，很受這理論的影響，普通作鳥籠式，面面皆窗，使陽光隨處可以射入。這類新式建築，在國內也慢慢地盛行了。可是在中國氣候狀況之下，這類建築是很不合時宜的。因爲西歐諸國，緯度已高，兼之氣候溫和，所以一年中並無夏天。沿地中海各國和美國的大部分，雖有夏季而並不長。歐州英、德、法諸國，大多數時間雲霧蔽天。以英國而論，一年當中每天

平均照到太陽光的時間，在牛津不過四小時，愛丁堡祇有三小時。我國的緯度低，夏季長，黃河流域夏季已有三個月之久，到了長江下游就有五個月，到了華南增至八個月。而且每天照到太陽光的時間，要比英、法、德各國長得多。北平每天平均七小時有餘，南京每天六小時不足。所以英、法、德諸國患陽光太少，而我國大部，尤其是在夏天，患陽光太多。一到夏季，南京各處的新式洋房便都搭上一個蘆蓆棚，好像一個華服的婦人，外面罩了一件襤褸不堪的大衣。新式洋房牆上多開窗戶，原是要想多收吸太陽光；但是外面遮一層蘆蓆棚，是不准陽光進去。既不經濟，又不雅觀。這種矛盾現象，就可以表示我國若干建築家，還只曉得依樣葫蘆，而不能自出心裁地來適應環境。實際以我國夏季之長，日光之強，三十年前所流行有走廊的洋房，還比現代鳥籠式的建築為適用。當然從美術眼光看來，復古是不可能的。但適用而兼美觀的式樣，祇要努力去設計，一定可成功的。歐西式的房子，尚有一點不適宜於我國

的，歐洲有冬無夏，爲節省煤力電力起見，所以住屋宜矮小，我國長江以南，夏長冬短，故房間宜高大而寬敞。都市的設計，亦和氣候有關。歐、美緯度高，終年以西風爲多，住宅宜設於城之西部，以避免工廠的煤烟，及人烟稠密地點的惡濁空氣。大城如倫敦、紐約，城之西部，統是豪家的住宅，而東部則爲工廠區域或貧民窟。我國在季風區域，終年的風多自東來，故行政區住宅區應設在城的東面。這是主管都市設計的人應該注意的。

節氣候與人生及其他生物之關係

四八 應酬場中出醜

看官們啊，世界上有一個極苦的境界，比了疾病的痛苦，簡直還要加上千萬倍。那些沒有經歷過這種境界的小友們，必以爲這一篇小說，並沒甚麼深意的；然而讀了一遍之後，也未始不能增一番閱歷呢。

我父親的爲人，極其溫柔敦厚，又非常愛我，直當我是一顆夜明珠般，天擎在掌上。我小的時候，他就把那最高等最良好的教育，施在我身上。唉！看官們，要知學問雖是最有益的東西，也是最壞的東西。當時我浸沉羣籍，如醉如癡，羅列在眼前的，不下好幾百種。不多時，却居然如瀉瓶水，都讀得爛熟了。然而我只因如此，一輩子便常處於失敗之地。唉！看官們，你道爲何？原來我從小便膽小害羞，異乎尋常。便是有時要進一間人頭擁擠的屋子，心兒裏便覺跳個不住，抵死不肯跨進門限。及到長大時，仍然跳不出這個苦境。偶然見了個陌生人的臉兒，便一溜煙逃了去，藏匿不迭；不論甚麼骯髒的門罅壁角，只要容得進這身體，就當做是遮羞的安樂窩。若是那客人不容不見的，只得勉強強強的出來相見。但是當着他面，便石像木偶似的，呆立着不動，兩條臂，兩隻腳，只恨沒處安放；一壁還須窮搜力索，從腦中挖出幾句客套話來。一時間面上便也忽冷忽熱的，起了生理作用咧。

社會上一般少年人，和我同病的，却也很多很多。我往往見他們在學堂裏的時節，一個個都像生龍活虎；只一到社會上，和生客周旋，便一百二十個，偏促不寧，要快樂也快樂不出來了。有幾位覺得兩腳很不自然，左放也不是，右放也不是。有幾位覺得兩手垂着，着，都不大方便。只恨當時爺娘爲甚把這雙手生在他身上；倘能把它包裹起來，藏在家中壁櫥裏頭，豈不很好。如今却使它沒了擺佈，一會兒放在胸前，一會兒藏到背後去，一會兒却又歛的鑽入褲袋裏去了；剛進得褲袋，忽又好像捉蒼蠅一般，伸到頸後去。其實這理想上的蒼蠅，正不知道在甚麼所在呢。看官們啊，像這種煩惱的境界，我已經歷過了好幾次。這下邊一段故事，卽是其中的一節。唉！我只爲膽小害羞，纔喪失了無量的幸福，無量的樂趣。豈不可歎！豈不可恨！

一年上，我堂兄死了。死時，並沒遺囑，只爲我是他的近親，便按律承襲了他的遺產。那時我才二十四歲，總算交了個好運，頓時闊綽起來。親友們都來

勸我說該成家了，那意中不用說是勸我娶個老婆。我一想倒也不錯。那時的許多親友中，恰有一個眼兒紫羅蘭似的姑娘，最中我的意思。她風貌既活像是個天仙，並且還能持家；不過家中不甚富裕。只我橫豎單要娶她的人，並不要娶她的錢。因此也不管她有錢，沒有錢，只想候了個最好的機會，向她求婚，誠心誠意的求她下嫁，和我白頭偕老呢。我既懷了這希望，很想付之實行。有一天，可巧她母舅家裏開一個宴會，折柬相邀。我想時不可失，失了，懊悔也來不及，即忙應召而往。看官，我只爲平時膽小害羞，所以難得插身交際場中。然而我現在不得不硬着頭皮去一遭。

過了幾天，那不幸之夜到了。我穿了星期日穿的一件最華美的蘋果色衣服，上面飾着珠鈕扣，還配着白夾背和白襪子。對鏡一照，居然是個翩翩濁世的佳公子。接着又放大了膽兒，大踏步跨出門去。一股百折不回的勇氣，彷彿能把前途種種不幸的事，全都排去似的。唉！誰知那所屋子，剛剛跳進我的

眼兒，却又倒抽了一口冷氣。出門時那股勇氣，早像烏拉山上的積雪，遇了熱帶上的陽光，霎時消歸烏有。暗想屋中不知道有多少客人在着，教我怎樣去見他們。此時只怨自己，爲甚莽莽撞撞的趕來。然而已來了，却不便退縮回去；倘被屋中人瞧見了，豈非笑話。於是鼓着勇氣，跑到門前，按那門上的電鈴。

不一會，就有一個下人出來開門，領我入到吸煙室中。只見主人公一個人在那裏寫信，正忙着呢。當下他起身招呼了我一聲，便說他正寫着幾封極緊要的信兒，請等一會子。那時我竭力要裝出斯文大方的模樣，便笑咧，行禮咧，雙方並進；只苦兩隻腳，仍然沒有放處，煞是不安。接着又搜索枯腸，想幾句應時的客套話兒，何如一時總想不起來。外邊賓客們的笑聲，已一陣陣送入耳中。我心裏暗地叫了一百聲苦，想停一會子，和他們相見時，作何擺佈。這樣想時，任是把腦兒心兒翻它十幾個身，再也搜不出一句半句話來。半晌，那主人已寫完了信，滿地裏忙着尋吃墨水紙。我私想在人家做客，萬不能呆木不

靈，總得獻些兒殷勤纔好，便趕將過去，助着他找尋。那知天奪我魄，劈頭就鬧了事！一個不留心，把那墨水壺翻了個身。只見那烏黑的墨水，都倒在那紙兒又白又光潔，字兒又秀又整齊的幾張信箋上。我大大吃了一驚，心中又非常慚愧；只恨地上沒有洞兒，給我縮頭鑽將下去。只是自己既闖下了禍，又不得不老着面皮去挽救，忙掏出一方雪白的手帕子，輕輕地去吸那墨水。主人見了，禁不住格格磔磔的笑將起來，把我推在一旁；隨手取了些沒用的紙張，去吸淨那信箋上的墨水。

這難關過後，我便沒精打采的，跟着他到那餐室裏去。一路上愉悅迷離，像在夢中；心兒又好似變做了個轆轤，兀是起落不定；却沒有瞧見那雪白的襪子上，也染了一大抹的墨水咧。進餐室時，驀地裏，我又耽了個驚慌。原來那主人分外客氣，竟站在一邊，肅我進去。到此，我可不能再拔腳逃走，只得漲紅了臉兒，跨進門限去；一眼望見裏頭，有無數的客人，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

我一路走去，刻意裝着那種文雅練達的態度，向東也舉手行禮，向西也舉手行禮。偏偏惡運照臨，這時正有一個婢女，托着一盤香噴噴熱烘烘的糖漿饅頭過來，剛要放在那桌子上的當兒，恰恰被我臂兒一撞，只聽得豁朗一聲，那盤兒早摔在地上，那婢女也一滑腳，做了個玉山之顛。我心中又暗暗叫起苦來，倒像一個初入行伍的小兵，進了那敵軍槍林彈雨中的一般。

我闖了這第二場禍事，心兒裏益發不安，全身的熱血，冷森森的好似結成了冰；然而外面還硬裝着鎮定之狀，依舊不住的立正行禮。只苦了那雙腳一分鐘也沒有休息，忙得個甚麼似的。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萬惡的晦氣星，又來照臨了。原來剛纔那個糖漿饅頭還躺在地板上，頭兒向着天。我正眼兒注着前面恭恭敬敬的行禮時，冷不防一脚踹在它上，蚩的一聲滑過去，非但兩腳擺了個一字，還一屁股坐在它上邊。一條很體面的褲兒，便塗滿了糖漿。剎那間四下裏的笑聲，早又鬨然而起。然而那時的聲音，還不止這蚩然

鬨然的跌聲笑聲。接着又是彭彭的幾響。原來我栽下地去時，恰一脚絆倒了。旁邊兩把椅兒，一把椅兒上，剛坐着一位綺年玉貌活天仙似的姑娘，便也一個倒栽葱翻下身來，倒像是特地奉伴我似的。仔細瞧時，千不是，萬不是，不是我那意想中未來之愛妻白蓓脫姑娘是誰。

一會大家已坐定了。那主人公和賓客們都說着笑着，想把這事輕輕蓋掩過去。然而我却覺得又痛又憤又羞，心裏甚是難堪。倘在家中，便要狂叫暴跳，借着出氣了；只在此刻却不得不忍耐些。不但我自己覺得難堪，還有那一雙雙刀一般銳利的眼兒，都骨碌碌的在我面上盤旋；逼得我只把眼兒注在碟子上，連睫毛都不敢擡將起來。停了半晌，侍者已上羹湯了。白蓓脫恰坐在我旁邊，便托了一碟湯，奉到我面前。我剛要用手去接時，忽見她自己還沒有，便立刻打定一個主意，須瞧了她如何喝法，我才畫個依樣葫蘆；她不喝，我自然也不敢喝了。於是假做客氣着，請她留着自己用。女郎却分外情重，一定

要推給我。我一想不是路，喝時定有許多繁文縟節，我一些兒不知，這可不是又要出醜麼？當下就死命的推還她。誰知一個不留神，我托碟子的手兒，側了一側，那女郎一襲雪白的羅衫，就被那油膩膩的羹湯，潑了一身。簇新的褲子上，也不但塗着糖漿，還加上半碟的湯兒，弄得個淋漑盡致。白蓓脫見髒了衣服，一時着了慌，飛也似的跑去更衣。我還呆坐着，囁囁嚅嚅的說了許多沒用的抱歉話。一瞧自己褲兒，熱氣蒸騰，倒像是個洗衣所一般。

那侍者格外討好，又托了一碟子湯來，放在我眼前。我的刀叉戲，便行開幕禮了。只這兩眼依舊呆注在碟子上邊，不敢一閃，彷彿小學生讀書，見了個威嚴的先生，甚麼都不自在咧。那時我便摸索着了遮胸布，扣在半臂的鈕子上，拘拘束束的喝着那湯兒。少停白蓓脫已換了一身衣服，又珊珊而來了。我忙說了無數謝罪的話。然而那女孩子爲人，却很和氣，笑說：那剛纔的事，她自己不好，怪不得我。竟自輕描淡寫的撇了開去。我一片感激之心，便達到了極

點，真要五體投地，謝她天高地厚的大恩呢。接着又微微吐了一口氣，思想我的惡運，此刻總能告終了。只一摸額上，已滿了一顆顆的汗珠，便取出手帕來用力拭了幾下。唉！說也晦氣，我只爲了這一方窮兇極惡的手帕，便又鬧出岔子來了！我接二連三闖了幾場禍，靈魂早已飛去半天；那吸烟室中倒翻墨水的笑話，早丟在腦後，忘了個乾淨。拭汗時，就把手帕上的墨水漬，染得面上東一搭，西一搭的，活像是變做了個羅刹夜叉。那銳叫狂笑的聲音，早又風捲浪滾般破空而起。眼兒閃着我瞧的，不知道幾十雙。我還莫名所以，想不到自己又鬧了新鮮笑話兒，也和着他們狂笑，以爲這麼一笑，好把他們注意我的心兒，岔將開去。那知他們越發笑，越發瞧着我。我好不難堪，只得低下頭去避他們的眼光。唉！唉！我一眼便瞧見了那萬惡的手帕子，那上邊一個個墨水漬，分外的分明。

這當兒我又羞又憤，大叫而起，想逃到竈下去，向管家的要些水和肥皂，

抹淨這臉兒。不想這一來，大禍又臨頭了。原來我摸索那遮胸布時，却摸錯了那桌布的一角，牢扣在鈕子上；身兒剛一挺，那桌布也隨着掀起來了。只聽得豁朗朗一聲，那刀咧，又咧，杯盤碟子咧，和旁的一切食品咧，都掉在地上。賓客們吃驚不小，鬨然四散。我那時也大吃一驚，呆立着動彈不得；心中只溫理故書般，想着幼時節所讀的神怪小說。那主人公倒還鎮定，卽忙搶過來，擋住那未掉下的東西，又隨手把那桌布一拉。我一脫身，拔腳就跑，只並不往竈下去，沒命的逃出了門。一路上飛步狂奔，直趕到了自己的大門前纔停。以後一二月，不敢跨出門限一步。又過了幾個月，纔敢應他家的請帖呢。

看官，這上邊一段簡短的故事，就是在下供獻於諸君之前的。或能爲諸君借鏡之助，也未可知。總之，人生世上，總須入交際社會，學習一切。那一副雍容不迫的態度，和折衝樽俎的本領，實在是一刻鐘也少不了呢！

四八 賣炭翁

白居易

賣炭翁，

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烟火色，

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

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

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重千餘斤，

官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

繫向牛頭充炭值。

五〇 眼光遠大

止之

在上海的熱鬧馬路上行走，危險很多。你若低着頭，矇着眼的走，不被汽車壓死，定被行人擠倒。若教你開汽車，你也是低着頭，矇着眼的開，不知有幾多人要做你的犧牲啊？

低着頭，矇着眼，做甚麼事都是不行。便是近視眼的短處，也要想法補救。這方法是人人知道的——配一付近視眼鏡。

我們的眼光，任憑天生得怎銳利，終究不出乎數十丈的距離。那麼軍事家，探險家，航海家，天文家們不得不乞靈於望遠鏡了。

望得愈遠，視野的範圍也愈大。但上面所講的遠大，是屬於橫的，空間的，物的，也是物質的。更有一種遠大，屬於縱的，時間的，事的，也是精神的。這後一種，為我們靈明的人的生活，却更是緊要！

對於前一種，盲目的，短視的，果然不少。對於後一種，却是更多。

我們日常行事中，眼光矇昧淺狹處，正已不少。譬如平日浪費光陰，臨着考試，而手忙腳亂，銀錢到手，卽以供給口腹；有了正用，反已囊空。再如饒舌，謊語，爭鬥，倔強，種種無意識的舉動，但逞一時的好惡，不管將來的結果，都是眼光淺狹的害。

在大事上，關係自然更大。好比開汽車，較徒步行走，更宜睜眼瞭望。你對於選擇職業，升入某校某科，婚姻的大事，立身的方針等等；總該眼光遠大，若拘拘於目前的小利害，必致貽終身之憂。

在這些事上，我們的眼，便是我們的理性。若你的眼光不好，你的理性很容易受覺性的蒙蔽，以致見理不明，你該快去置辦近視眼鏡。這不是別的，便是思考，再三思考。遇着什麼事，不可倉忙做去，該先思考思考。這件事做不做，什麼理由，什麼結果，什麼代價；這樣或那樣假，什麼理由，什麼結果，什麼代價。

思考清楚了，你遠大的眼光，把這件事看得透澈了，然後勇敢做去，必不致肇禍，必可能成功。

眼光遠大；不單從自己一身着想，更該顧及家庭的、社會的、國家的、聖教的需要和利害。犧牲一己，以爲全體造福，遠勝那自私自利的一孔之見。眼光遠大；不單囿於生時，更該顧及生後。在這宇宙間，憑你望得怎樣遠大，總不過是數年數十年。望了數十年，忘了永遠年，算得眼光遠大嗎！

你或要說：我沒有這般好的眼光。我說：你去找望遠鏡罷！你自己的思考力不濟事，你去找老成練達的師長或親友；他們可能根據更精深的學識，更豐富的經驗，補助你眼光的缺憾，指示你遠大的事情。

